



會仲鳴孫伏園孫福熙合著

李西川

孫福熙



\$. 6 0

上海商務印書館
第一冊
定價 0.10

三
湖
遊
記

鳴 仲 曾
園 伏 孫
熙 福 孫
著 合

刊 店 書 明 開

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發行

精裝本實價大洋一元
普及本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不折扣)

“三湖游記”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著者

孫伏園
孫仲熙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湖北街金城里
開明書店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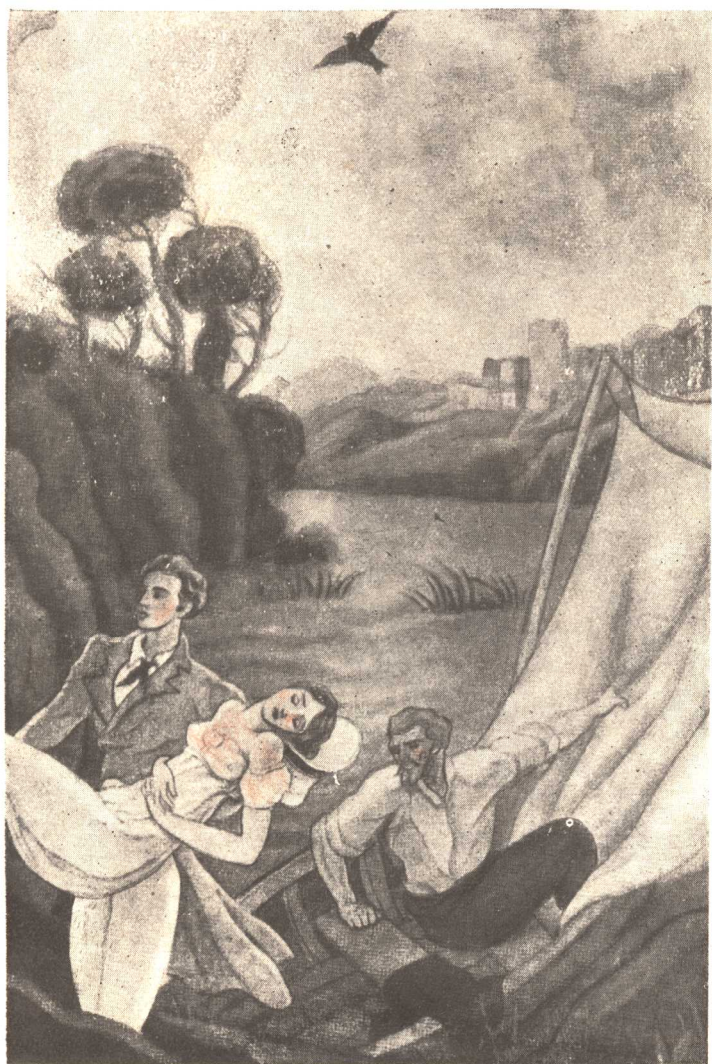


丁爾馬拉的時華維沙到初

SWT352/15



詩人與理查夫人初遇



蒲爾志湖上的情侶



她 和 他

方君璧繪



安納西湖光



繪 璧 君 方

雪 映 花 春



繪壁君方

色春濱湖



繪壁君方

雨風川一

— 次 目 —

遨遊（封面）

劉雪亞

談談三湖遊記

曾仲鳴（一）

麗 茫 湖

孫伏園（一七）

安 納 西 湖

孫福熙（二三）

蒲 爾 志 湖

曾仲鳴（二五）

— 畫 插 —

初到沙維華時的聖馬爾丁

詩人與查理夫人的初遇 (三色版)

蒲爾志湖上的情侶

他和她

安納西湖池

春花映雪

湖濱春色

一川風雨

談談「三湖遊記」

今年七月四日，我從巴黎的醫院出來，到威斯溫泉去養病。過了兩個星期，我收得伏園的一封信道：

「……你寄來的江上雜詠，我覺『江上煙消景最清，琴聲渡水更分明，岸邊柳絮天邊燕，飛繞船旁一樣輕』那一首，最爲悠揚。我們日內就到麗芒湖畔的聖祥奇爾夫村避暑，你回巴黎時，若是我們還沒有走呢，大家尙可晤談，若是我們已經走了，便請你也往麗芒湖邊和我們同遊幾日……」

七月二十四日，我返巴黎，就到世界旅舍——兩孫的寓所——旅舍在巴黎城的第六區，我進去的時候，有一中年的胖太太坐在櫃旁，她的身邊，立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胖太太見我走進，用着大力量，把粗肥的體子，慢慢的移動，站起來向我微笑問道：

「先生，你找什麼人？」

「我找孫福熙先生。」我答。

胖太太舉頭看看懸掛鎖匙的牌子，用着大力量，轉過身來，對我說道：

「孫先生，他今早已去沙維華了！」

我又問道：

「那麼，有鬚子的那位矮先生，也不在麼？」

胖太太身邊的小孩子，急急的接着道：

「孫先生的爸爸麼？」

小孩子的話還沒有說完，胖太太就喊道：

「小孩子不要多話！」

胖太太說後，又用着大力量，轉過身來，對我說道：

「孫先生的哥哥麼？他也去沙維華了！」

我在巴黎勾留幾日，八月一日也到麗芒湖邊的愛維昂城。君壁先幾天，早已由威斯到那裏。我們所租的別墅，叫做波斯別墅，是一間百年老屋，壁上掛古畫甚多，室中陳設的器具，和窗櫺的裝飾，都帶有東方的氣味，屋前有小廊，廊畔的雕欄已朽舊，纏着籐蘿，而牆角蛛網，爲風所吹，無數游絲臨空飄蕩，似美人的散髮一般。屋面湖，對岸爲瑞士的洛桑城，入夜，燈火明滅，如綴萬千金鋼鑽的長帶，浮在湖上，我的行裝甫卸，便作信通知伏園、春苔、愛維昂、離聖、祥哥、爾夫，只有十幾基羅邁當，我就約他們前來相會。

我到愛維昂，此次算是第三次了，前次來時，係住波斯別墅隔壁的美境旅舍，如今倚欄閒眺，風景仍舊，旅舍的片葉短草，一一可數，重來雖已相隔三年，徘徊瞻矚，似與久別的朋友，忽然再逢，輒戀戀不忍去。然而無知的草木，遇風搖動，向人漠然，若不相識了！

八月十日，我晨起旁欄，遙望湖上，濃霧重疊如幕，遠城高山，全已沒滅不可見。少頃，朝日東出，霧氣漸散，對岸的村落亦漸現，日愈高，霧愈薄，遠峯愈明。無何，日光照波，波影閃閃如金鱗，雪山古寺，盡已在望，似蜃樓，似仙島，或從空際，或從水面，忽然現露，使人對之，恍惚

如入夢中。我正在沈思着，忽見海岸旁走來兩個黃種人，先行的穿着黑斗篷，戴着闊邊帽，腕下握着一堆畫卷。在他的後面，係一鬍子，搖搖擺擺的慢步向我們的別墅行來。我再細看，自己說道：「這不是伏園和春苔麼？」不多時，他們果然上了樓，我們稍稍談敘，就想同去洛桑遊覽，又想到湖邊散步，我說：

「兩黃姊妹都在離愛維昂不遠的多農附近居住，我們爲何不去探視她們，使她們出乎意外的歡喜……」

君璧本來要去看明敏偉，對此提議，極爲贊成，我們四個人便賃一輛汽車，即刻動身，由愛維昂到多農，約離十基羅邁當，汽車走了二十分鐘就到了。不過兩黃的寓處隔多農還有十基羅邁當。她們所居的小鄉村，叫做奧絲耶。我們停車，問了路徑，便又啓程。奧絲耶村係在山巔，所以車行甚慢，徐徐的繞曲徑而上。沿途古木參天，枝葉繁盛，受炎日，芬芳四散，使人聞罷，勃然大有生意。我們的汽車上山許久，只遇着一二樵夫，有時遙見三四野兔，忽忽的從亂草裏穿過，有時又見農婦驅耕牛向坡下的田畝而去，我們因那裏境清人

稀，幾疑走錯了路。車行又五分點，漸聞喔喔的雞聲，再兩分鐘，見禮拜堂的尖塔，插入空際，不久，茅舍野店，都已見到了，春苔道：

「真是仙境，她們住在這裏，快要成仙了！」

我們的汽車剛剛停住，許多居民均跑出觀看，有口卸煙斗的老叟，有手抱幼孩的婦人，一艘男童少女，更圍着我們，爭相問道：

「你們來看『中國的小姐』麼？」

明敏偉惠在樓上聽見下面的聲音，也來到走廊觀望，見是我們，大聲喊道：

「我們就下來了！」

我們在奧絲耶喫了午飯，留了半天。到下午四時，就決定別了兩黃姊妹，下山回愛維昂去，汽車開至多農，我們談起法國的三湖——麗芒，安納西，蒲爾志——我們四個人中，除伏園外，大家都在三湖遊覽過，我們正在比較和批評三湖的風景，我就對伏園說：

「這裏距安納西不遠，今日我們的遊興這般濃，那個湖你又沒有去過，我們索性一

齊去，痛痛快快的遊覽一下子！

君璧拍手說道：

「是呀！好主意，即刻就去！」

伏園微笑，以手輕擦他的鬚鬚，慢慢的說：

「改日再去罷！」

我沒有等他說完，便對車夫商量，直赴安納西湖，不回愛維昂了。車夫只管有生意，也不顧伏園的搖手阻止，過了片時，已經看不見麗芒湖，汽車如飛一般跑去，上山下嶺，兩旁的樹木田舍，接續不斷的走過，好像展開一幅長畫，隨觀隨卷。我們在途中閒談，春苔對於婚姻問題，總是持他的高論，他以為沒有婚姻制度，就可以打破婚姻是賣絕的傳統觀念。我忽然想起某小姐對我說：「男女相愛，到最狂熱的時候，最爲有趣，最爲快樂，若使兩人誤信這種狂熱，可以長久而結婚。結婚之後，一定漸漸的淡下去，倒覺得無聊，大家便以爲愛情也不過如此而已。」我轉過來對春苔道：

「你的意思，也是如此麼？」

春苔聽着，笑而不答。他熟背我前寄他看的「舊時流水，舊時垂柳，況是舊時庭院，斜陽無賴戀雕梁，照來去懨懨孤燕。」相思誰訴，悲涼誰語，瘦影闌珊誰見，別來長夜久無眠，正怪得夢中尋遍。」那首鵲橋仙詞。他說，「我甚愛其中『斜陽無賴戀雕梁，照來去懨懨孤燕』的兩句，但是這首詞究竟爲何人而作……」我正想答他，伏園指着窗外，忽大呼道：

「你們看罷！那邊的一線碧綠，不是湖麼？」

原來我們只管談話，不知不覺，已到安納西湖了！我們叫車夫直接開到帶羅涯村中，停在比斯旅舍的面前，找了兩間臨湖的房子，房前有遊廊圍繞着，大家飯後，并立樓前閒眺，月色輕映湖面，微風徐起，岸邊的蘆草搖動不定，草端颺波，波紋吹縐，月影亦隨着而忽散忽合。我說：

「風景這樣好，春苔長於描寫天然，此次歸去，一定有一篇好遊記。」

伏園說：

「我們大家都做一篇罷！」

我以為每人做一篇同一地方的遊記，倒無趣味，便對他們說：

「我們不如在法國的三湖中，每人選擇一湖，做一篇遊記，集成『三湖遊記』，將文稿賣了錢，作將來再遊別處名勝的旅費，不更妙麼？」

伏園贊同我的意思，就說「我做麗芒湖遊記」，春苔決意寫安納西湖，并約君璧畫幾幅湖景，我就認定紀述詩人的湖——蒲爾志湖——大家約好九月底交稿，這就是「三湖遊記」的緣起。在那時，大家高興，隨便說說，原不想真的可以守約。

我們在安納西湖遊了一天，就回麗芒湖畔，隔了三四天，伏園有信給我說，他的麗芒湖已經動筆寫了三千多字，他的信中並且說道：「我的遊記不知道做得好不好，但是我

可以自誇，我能夠第一人繳卷呢。」他又催我快快的寫我的蒲爾志湖。

八月二十二日夜，君璧在波斯別墅的遊廊看書，我便靜靜的在那裏寫蒲爾志湖，君璧閒編閒讀，見卷中舊日所藏的玫瑰花瓣，偶有所感，填了一首念奴嬌詞：

「埋香卷裏，倩詩魂爲侶，恰稱餘豔，試問孤根何處是，剩此殘紅片片，寒籟簫中，淡痕月底，瘦夢隨風顫，關河縈繞，杜鵑一夜啼遍。遙想小立閒階，枝枝搖漾，飛影添裙練，冉冉斜陽人去後，恨與天涯俱遠，莫啓零編，深存幽思，謾教愁心見，舊痕猶在，斑斑新淚重染。」

她把此詞抄出，我們同至欄邊細看，閱竟默然，見地上樹影扶疏，流動不定，舉頭一望，則明月如鏡，已懸林杪，君璧說：

「原來月已圓了，今夜是舊曆七月十五日麼？」

我把陰陽曆對照表一察，果然是七月十五日，君璧又說：

「乘此月夜，我們何不泛舟一遊麗芒湖呵？」

我說：

「這種夜遊，一生能有幾次，我們或者還可以泛舟到聖祥哥爾夫，看伏園春，并且探探伏園的麗芒湖，已經脫稿沒有春苔的安納西湖，已經動筆沒有？」

我們泛一輕舟，停在湖心，四遠無人，萬籟沈寂，時已夜半，我對君璧說：

「我們還是回去罷！」

君壁倚舷無語，剛剛詠成絕句一首：

「依稀山影墮煙螺，月曳銀裙漾碧波，風露微侵雲鬢冷，槳聲沈靜浪聲多。」

君壁詩成，始答我道：

「如此良夜，使我憶及前三年，我們在西湖的夜遊。那時的湖面，風冷夜靜，只有我們的片舟，容與波間。岸旁數枝垂柳，一彎殘月，儼如一幅圖畫，你還見到麼？我們因衣單露清，緊緊的并肩而坐，忽有一大魚，跳至船畔，作聲砉然，我們爲之一驚，你還記得麼……現今夜闌，我們還是回去罷！」

我們正搖槳轉舵，忽聞岸邊的樹陰深處，有奏中國樂的，音響淒咽，我們移舟向岸，樂又停止，心裏頗爲抑鬱，我就填了一首念奴嬌詞：

「滿湖月色，漸風清露冷，一舟孤獨，雙槳打波山影碎，片片浮沈如玉，攪斷鷗眠，驚殘魚夢，上下爭飛逐，船停浪靜，依然萬頃凝綠。正念飄泊經年，垂楊陰裏，忽起江南曲，渺渺

家山何處是，各自無言極目，煙颭蘆邊，雪明峯際，雲把遙天束，夜闌歸去，潮聲寒咽空谷。」

我自此次夜遊之後，就把蒲爾志湖擱起，不再續下去寫。九月中，伏園春苔都由聖祥哥爾夫回巴黎；九月底，我也回到巴黎，我們談起三湖遊記，伏園的三千多字，依然沒有加增一字。春苔決意到近郊，靜心的一氣寫完他的安納西湖。我呢，我總是說：「九月底過了，再遲一個月，展限到十月底，我一定可以繳卷。」

十月十日，國慶日，我們邀了許多朋友在家中歡宴，伏園也在。春苔正由夏多紀愛理歸來，他的安納西湖已經脫稿，我們爭相傳觀。他的文章，既精細，又幽潔，時時表現飄逸瀟灑的畫意，我的酒量，本來不大，那夜因為讀了春苔的佳作，一連飲了幾十杯。伏園陪着我飲酒，竟然飲醉了，跑到窗邊，口裏只說「室中熱得利害，換換空氣，倒也舒服，」實則他偷偷的俯向街中大吐了。

我因春苔的安納西湖既已寫完，自己也興奮起來，續寫我的蒲爾志湖，十月底繳卷的計畫，給我僥倖達到了。

我把春苔的安納西湖，和我的蒲爾志湖，都交給伏園，只等他的麗芒湖寫完之後，便可一齊寄至上海，孰知我忽然要回國，整理行裝，匆匆忙忙的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巴黎，伏園將春苔和我的兩篇文字都交來，囑我自己帶回。他并附註一行道：

「此兩篇請你先帶回，我的一篇，一定寫好後寄奉。」

我離法京的那天，取出一把白摺扇，請留在巴黎的朋友們，每人書幾個字，留作紀念。有的寫「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有的寫「且復立斯須」，有的寫「春草明年綠」，有的寫「從今後」三字，有的寫「南浦」兩字。春苔寫的是：

「且莫憶

三湖遊記，

只回去，

噢你的

四盤一湯。」

春苔因我將行的時候，曾對他說：「我在船上沒有事，想寫一篇談談三湖遊記。」他以爲沿途的天氣，非常酷熱，怕我過於辛苦，所以說「且莫憶三湖遊記。」春苔待友，每每忘了自己，只念別人，他的好意，我真感激，我如今卻不從他的囑咐，偏在這炎日如火的紅海中，寫這談談三湖遊記，春苔知道，一定要怪我呢！至後面「只回去喫你的四盤一湯」那兩句，說起來，更爲好笑。國慶那一夜，我曾說：

「住在歐洲長久的中國人，初回國中，往往忘了中國的習慣，弄出許多笑話，我記得我初歸國到上海的時候，我和君璧走到一間四川菜館，按着外國進餐時每人一湯一肉一菜的成例，就點了四盤一湯。孰知菜饌送上來，竟是四大盤和一大碗的湯，我們兩人食來食去，總食不完，心裏只好暗自吃笑。」

春苔記住，便特意的寫在扇面。

現今，我離法國已經九日了！隔久別的祖國，日近一日，離巴黎的許多知友，亦日遠一日了！咳，祖國，親愛的祖國，我時時刻刻都記掛着你，我想起你，我就心跳，我希望能夠早早

的見你，我又不想就見到你，我沒有見你以前，抱着無限的企望，我只怕我的雙足踐着祖國的土地以後，我無限的企望，又成了泡影，這種情懷，從何說起，我從前有一首去國詠：

「去國已十年，相思知無益；夢裏見家山，無端淚嗚咽！」

我至今每次去國，每次也都有這般的感想。咳，祖國，「祖國」兩個字，音響何等纏綿，打入遊子的心坎，使遊子即刻記到祖國裏溪流潺湲的清聲，和枝葉搖曳的妙音。「祖國」兩個字，筆畫何等婉轉，觸到遊子的眼波，使遊子即刻見着祖國裏的河山綠水，和天末的飛鳥，空谷的斜照，咳，祖國，我忘不了你，我永遠忘不了你！

我念祖國，我不久便可親近祖國了！我念巴黎的許多知友，我只能在夢中與他們相逢。我的孤舟，向東前進，我卻常常憑欄，臨風西望，微月在波心跳蕩着，羣星懸空中炫耀着，海天茫茫，人生聚散，更爲茫茫，我想此時，伏園正在斗室中，對寒燈，撫短鬢，埋頭無語，寫他的麗芒湖，他從前說：「我可以第一人繳卷。」如今，過了期限，他已着急，他怕我們的三湖遊記，不能早日出版，所以拚命的想把麗芒湖，從速寫完，他偶然停筆，舉首外望，窗際白雪

霏霏，他一定擦他的長鬚，抽他的雪茄，而對春苔說：

「仲鳴，此刻正在紅海中，他或者不聽你的話，又在那裏，揮着汗，對着碧波，寫談談三湖遊記呢！」

麗
芒
湖

孫伏園著

麗芒湖

暑假旅行在歐美已成風氣，法國人對於這一點還算是比較後起的，但遠沒有到暑假時節，老早就甲問乙，乙問丙了，「你今年往什麼地方過暑假？」被問的乙丙，也會即刻答得上來，說他今年往麗芒，往安納西，或往蒲爾志——除了這著名的三湖以外，還有往海邊的，往外國的，甚至也有少數往極東的，或往北冰洋的。

暑假旅行是爲的避暑嗎？那也不盡然。法國的一般氣候，大概與中國的北部彷彿，即在盛暑，也不覺十分難受。而且有的人，竟從涼爽的地方，旅行到炎熱的地方去，這又是爲的什麼？一個最簡單而穩妥的答案是：爲的旅行。

自然，在暑假旅行中，旅行者也許增加了多少學問，也許證實了多少試驗，也許完成了多少著作，至少，也許新交了多少朋友，發起了多少組織。但是，這種都是旅行的副產，主

要的目的還是爲的旅行。

「暑假」兩個字，在中國，是教員學生輩的專用名詞。暑假者，教員學生暑中不上課之謂。但在西方，暑假是一切人暑中不作工之謂，或暑中旅行順便作工之謂。以巴黎爲例，許多店鋪暑中都關門，連賽納河邊的舊書肆也顯着零落，這便是因爲他們的掌櫃和店員都到別地方過暑假去了。那麼暑假中巴黎便很蕭索了嗎？不然！暑假中的巴黎，比平日只有熱鬧，因爲巴黎也是別處暑假旅行者的目的地。

暑假中工作最起勁的，要算是與旅行有關的各業。男人還穿着厚呢大氅，女人還圍着狐皮的時候，便見街上滿貼各旅行社的廣告了。廣告的內容很簡單，一點也不囉唆，只是一幅極動人的風景畫。下面註着：如願去者可訪問某某機關。說來奇怪，我們中國人來往歐洲常乘他的輪船的所謂「大法國火輪船公司」，負有運送法國帝國主義者往東侵略的使命的，在這個暑假旅行的當兒也廣貼風景畫，勸人在暑假中往極東旅行，裏面有一幅是中國的宮殿。

在這樣熱鬧的空氣裏，有的寫信往甲地問那里的生活費用，又有的寫信問朋友是否也願同去乙地，火車，輪船，汽車，旅館，甚至在風景地有餘屋出租的房主，一天到晚忙碌的無非爲着這件事。

這便是暑假旅行已成一種風氣。一句過於犀利的話是一個朋友說的，「即使不去，也要在家中躲幾天，表示這幾天的確沒有在巴黎，這是受着中產思想的支配而無錢或無暇旅行者的行事！」足見要違抗這種風氣的不易了。

但在我們中國人，對於這風氣卻另有一種態度。中國的士大夫階級瞭解風景本比西洋人早過多年，對於風景地的點綴，能力也遠出西方之上。遊覽山水，在西洋人是趨時，在中國讀書人是本色。工作能力百不及人，遊覽興趣從不讓人，這是我自己對於暑假旅行的態度了。何況我在巴黎本是遊客，大旅行中爲什麼不可有個趨時的小旅行呢？

這樣決定了我的麗芒湖之遊。

七月二十三日——初到

也許比做旅行事業的人還趕早，覺之兄在春間便將麗芒湖介紹給我們而且約定暑中同去。不幸得很，覺之兄得到家中的電信，因為母親重病不能不回去，比遊湖更大的計畫也都只有暫時停頓着；我驟然失卻一位指導一切的良師，不能同遊麗芒的事倒反而覺着不值的惋惜了。

覺之兄去年暑中住的是麗芒湖 (Lac Léman) 畔聖祥奇爾夫 (Saint Gingolph) 村的貝格杭 (Chalet Bergerand) 木屋。木屋是瑞士特色之一，因為山中多木材，屋內一切如門窗牆壁等無不用木材做成。覺之兄和貝格杭木屋的主人貝格杭先生貝格杭太太都要好，本來去年便約定今年再去，但是不測的風雲難用人力挽回，問我們弟兄也一時不能決定，於是在臨走時他先將傅怒安兄介紹給貝格杭木屋主人。怒安兄在六月初旬便去了，因此他繼覺之兄而為我們的麗芒湖邊的嚮導。

昨晚八時半在巴黎動身，與夏敬農兄口也不停的一直談到開車。談話的內容一大半是由中俄交涉引伸出來的夢囈。說也奇怪，中國有一點點小事，立刻可以影響到我們

遊客或僑民的體面，比用科學方法製造出來的寒暑表還要準確。這個升降據說已經有好幾次了：辛亥革命升，袁氏復古降，袁氏推倒升，軍閥內戰降，國民黨北伐升，國民黨腐化降。尤其是最末一次，國民黨北伐勝利的時候，據說中國人在盧森堡公園散步，也會無端有人來握手，並大贊許一頓中國的有希望，而一到國民黨腐化以後，他們看見中國人便轉過頭去不理了，這一次升得特別高，降的也特別下。因為有這種易感性的寒暑表在，怪不得僑民或遊客的愛國心連夢裏也要油然而生了。這幾天因為中俄的交涉，中國的態度居然有點強硬，引起了巴黎一個舊派報紙「人民之友」的稱許，影響忽然及於法國的一般人。敬農兄到警察署去簽「動身」，警官對他特別的敬禮，問他「是不是要回國從軍去了？」這幾天中俄的消息很緊張，我希望中國人打勝！巴黎大學的俄國同學路上碰見也要站下來談一談，說道「我們現在是交戰國了，但不妨趁大家沒有上戰場的時候，各人拋開了自己的國家觀念談一個暢快。」從公寓裏往車站，我們三個人坐在一輛汽車裏，汽車夫開車路微不謹慎了些，幾乎與一輛從橫路裏出來的汽車相撞，那輛

車裏的車夫出言便不客氣了，結論是「你以為今天車裏面坐了中國人便應該橫衝直撞了麼？」從這種零碎事實裏，東引西引伸，像煞有介事的，完成了我們的中國獨立夢。

爲了要做這個中國獨立的夢，連戰爭也不覺得應該咀咒了，現在的俄國是不是舊皇時代的俄國，現在的中國是不是明治時代的日本，這些事實也顧不得了，人在做夢的夜裏真不知道有過去的昨天和未來的明天的呵，我們的談話真是夢囈！

八時半了！我和三弟在車上，敬農兄在站臺上，三個人蕩漾在中國獨立的夢裏，萬分捨不得的分別了。

八時半從巴黎動身，直到今晨七時，在車中整整一夜，或坐或站，或行走，或打盹。照例，三等車是八個人一間，這比中國三等車的長條板棧有時竟連長條板棧也不可得者自然好得多了，但人心不知足，覺得沒有臥車還是缺憾。同室臨窗兩個胖商人，當初是忽而飲酒，忽而把衣箱直豎起來當作打牌的桌子，忽而不打牌了，兩個人向鄰座道一聲對不起，各脫了上衣，擦身子，換新衣，忽然起坐，忽在躺下，這樣歷歷碌碌的鬧了一夜，直到天明

纔下去。平心而論，胖子而略黏微汗在身的確是十分難受的，我會當幾年胖子，這一點很了解，只可惜現在漸漸辦着交卸，對於鄰座二公的歷碌頗有視同秦越之感了。只是對於沒有臥車認爲缺憾一節，倒還雙方意見密會無間的。

二公下去以後不久，七時餘，車到貝勒加德(Bellegarde)了。這車是從巴黎直往日內瓦的，我們往聖祥奇爾夫的客人須在貝勒加德下車。自貝勒加德到聖祥奇爾夫，雖然只有九十六基羅米突，但車站倒有二十二個，而且是每站必停的。這些站當中，只有安納馬司(Annemasse)，多農(Thonon-les-Bains)，愛維昂(Evian-les-Bains)三個是大站，其中尤以愛維昂爲最大，遊客也最多，所以自巴黎到愛維昂有直達的頭二等車，至於三等客，那只好多觀光幾個車站。

貝勒加德四境荒涼，雖然火車站規模也尚不小，但因爲一夜未得安眠，覺耳閉目見一無是處，荒涼者固然加倍荒涼，規模不小者亦似無可容足。三弟卻有甚好興致，他自幼便如此，即使在窘迫的境地裏，也會設法自娛。今日便又是一例了。他主張在車站裏喫東

西。這在我是絕不需要的。我現在需要的是嗽口，是洗手臉，是換襯衫褲，是找一個涼爽的地方酣睡。總括一句，我現在需要的是聖祥奇爾夫。然而這那里談得到呢？九十六基羅米突路，二十二個車站，如果你沒有本領即刻生起翼子來，那只有貼貼服服的坐在貝勒加德車站裏當「順民」。至於喫東西，我是老早看見的了。月臺上擺着桌子，上面整整齊齊的排着大碗，旁邊是一把大咖啡壺。客人一下車來，便羣聚到桌旁。真駭人，這樣大碗原來是裝咖啡和牛奶的，還加上大盤子的新月麵包！「這里許是鄉下風氣了，所以人們的食量怎大，」我這樣想過便算了，並不起絲毫豔羨之意。然而三弟卻主張與這些大盤大碗去發生關係。說也奇怪，大碗的咖啡牛奶雖然替代不了聖祥奇爾夫，然而喝下一碗以後，精神居然振作多了。於是把行李放在月臺上較僻靜處，兩人隨便在車站內外走走。貝勒加德雖是一個各路交叉的大站，然四面望去，無非是高高低低的小山頭。本地大抵沒有什麼工商業。這彷彿像中國的鄭州，然而不，那到底還有裴度墓等三兩古跡，這里卻也沒有。只是有一點，或者是我主觀的，覺得漸漸有到沙維華 (Saviole) 的預感。雖然是高高低

低的小山頭，難道也已經有沙維華的風度了嗎？至於車站內，卻照例貼有風景畫，那卻是一點不含胡的沙維華。我們在貝勒加德車站的一小時餘，一半就在這風景畫上消費去的。

十時半到了愛維昂。現在可更久了，在貝勒加德只等了一小時餘，這里卻要等四小時，下午二時二十分纔有車到聖祥哥爾夫去。我暗忖鐵路公司的心理，以為從巴黎到沙維華一帶來，愛維昂已經是盡頭了，還要再往聖祥哥爾夫等處去，那是不在計算之內的了。而我們卻偏偏做了他們計算以外的客人，於是有先看愛維昂的眼福。

這時我所需要的依舊是聖祥哥爾夫，我們身邊負擔的依舊是重重的兩件手提行李，然而愛維昂已在脚下，麗芒湖已在眼前了。其實麗芒湖早在眼前，車經多農以後，便一路沿湖而行，不過此刻坐在車站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裏，四小時功夫儘着享用，賞鑑湖景比在車中時遠遠的暢快了。

我們談會覺之兄。他是從前極愛西湖的，然而他說，麗芒比西湖好得多哩。比西湖好

得多的麗芒現在是在眼前了，但從前極愛的西湖我們也還在心頭，於是心頭一幅西湖圖，眼前一個麗芒湖，我們一樣一樣的比較去。

我們現在算是坐在「西園」裏喝茶和西湖的龍井茶一樣聞名世界的，是這裏維昂的礦泉水。但是我們桌子上並沒有，因為這是在全法國無論什麼地方都喝得到的，正不必急急然一到愛維昂便喝。我們桌上的依舊是啤酒和汽水，卻外加一張麗芒湖的地圖。現在按着地圖隔湖望去，對岸迷迷濛濛中似乎極繁華的，相當於西湖蠶桑學校的地位，這是瑞士的名城洛沙納（Lausanne）。因為麗芒湖的兩岸是分屬兩國的，靠旗下的一岸是屬法，對面蠶桑學校等的一岸是屬瑞，所以洛沙納是瑞士的名城，正如此岸愛維昂是法國的名城一樣。洛沙納這個字是近於原音的，這地方前幾年開過一個國際會議，在中國報上看見的地名卻是「洛桑」兩個字，好像他們預先知道我今天要用洛沙納來比西湖的蠶桑學校，所以特別將「沙納」二音寫成「桑」字來遷就我的比喻似的。

坐在西園裏，擊起左手來，一直指過去，遠遠的，遠遠的，那不是淨慈寺雷峯塔的一隻角上嗎？也許還要遠些，一直在南山的山嶼，桂花叢的中心，又有一個瑞士的，甚至世界的名城，這就是日內瓦。牠是盧梭（J. J. Rousseau）的故鄉。牠也是世界最大裝飾品的所在地。裝飾品？那不是說巴黎的著名香料鋪胡悞剛（Houbigant）嗎？是的，但那是女子的裝飾品，這是男子的裝飾品，國家的裝飾品，——國際聯盟！

右手斜對岸，似在山脚下，似在水中央，樓閣玲瓏的，不是國立藝術院麼？不錯，一點也不模糊，在麗芒湖裏照樣有一個，是西荅古堡（Château chillon）。

現在回過來看旗下這一岸，法國方面除了愛維昂之外還有什麼大城嗎？有的，是多農。這是在愛維昂的左首，相當於錢王祠的處所，我們來時火車經過的。至於右首錢塘門的傍近，那便是我們的目的地聖祥哥爾夫了。

麗芒大勢，已在指掌，而時間卻還不過正午。山德維支，權當午餐，盤子已經空了；不空的卻是擺着空盤和空瓶的桌子，和我們的肚子。四周的景物人事，可以看的都看厭了。甚

至望着對面車站門口，旅館的接客汽車一輛輛的開到，一輛輛裏跑下接客的人來，衣冠挺肅的，眼光注着車站出口，車站出口一個個的跑出客人，一個個的對着汽車視若無覩，於是汽車夫一個個的都懊喪，一輛輛的汽車又重行開走。他們是懊喪，我們坐在西園咖啡館裏是厭倦，於是也趁着他們開走的當兒，將兩件行李付託西園的女侍暫時收存，我們卻到湖邊去閒逛。

剛纔從咖啡館遠望各旅館的接客者，於懊喪之餘，解開了挺肅的厚呢制服，知道我們此刻是在陰地裏，而且飲下了如許冰水，倘在太陽光下，氣候是頗炎熱的。我們雖然已經休息了久久，已經喫過了早午餐的代替品，到底一夜未得安眠的事實依然存在，一身的微汗依然無法擺脫，所以走出旅館來，仍不敢多向太陽光下去跑路。好在愛維昂有的是樹蔭，菩提樹呀，洋梧桐呀，蓋滿了到處。愛維昂是一個山城，靠山面水有着許多條路，這條車站門前的大路剛在高下適中之處，上面是別墅住宅的區域，下面是商店街市的中。貫串上下的，小路固然甚多，但重要的則有一條上山電車(Funiculaire)。我們心中念

念念不忘我們的目的地聖祥哥爾夫，不願細看愛維昂，所以上山電車既沒有去乘，十餘礦泉中最有名的一個嘉夏泉 (Source Cachat) 走過也沒有去飲。打了一個圈子以後知道本地的名產是珍珠，以及螺鈿的各種小器具，我們坐下的咖啡館旁邊便是一個珍珠廠。其他便毫無所得了。回到車站附近，坐梧桐蔭下，再飲冰水，然後提出行李上車。

三時，我們到了聖祥哥爾夫。

七月二十四日——聖祥哥爾夫

想望了許久的聖祥哥爾夫居然在抱了。昨日下午三時，一下車來，牠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極好。牠是十足的鄉下氣。如果仍以西湖來比麗芒，那麼聖祥哥爾夫之與愛維昂，確像錢塘門之與西園。

真是鄉下了，在車站裏一問貝格杭木屋便知道，站員即刻指示我們去向，而且對我們說，行李不妨寄存在這裏，等一忽兒給我們送來。

愛維昂一樣，出車站門便是一條大路，而且出車站門第一樣看見的也就是從

愛維昂一直伴我們來到此地的麗芒。只是，所謂大路者，是聖祥哥爾夫惟一的大路，而且因為聖祥哥爾夫是法瑞交界的鄉村，聖祥哥爾夫既有半村屬法，半村屬瑞，於是這條大路也跟着半條屬法，半條屬瑞。

我們正在大路上行走的時候，巧遇了傅怒安兄。雖然我們昨天有電報給他，但兩方都算不準愛維昂到聖祥哥爾夫的路程，所以只好在路上巧遇。他穿了一套輕快的夏服，這在巴黎是極難看到的，首先令人覺到現在真是暑期了。他是到湖中去洗澡的，既然巧遇了我們，便先做我們的嚮導。

「聖祥哥爾夫，半村屬法，半村屬瑞，我們是知道的了，但我們住的究竟是法，半村呢，瑞，半村呢？」我先問他。

「是瑞，半村。」

「那麼以前我們在巴黎與你通信，都作本國信寄，倒不算欠資嗎？」三弟問他。

「所以，有許多地方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村子，不能不通融了。村裏有兩個郵局，法

半村裏一個法郵局，瑞半村裏一個瑞郵局。法郵局接到法國境內各處寄給瑞半村的信，理好打一包封，交由瑞郵局分送。瑞郵局也同樣辦理。大家都不算欠資。」怒安兄答。

「那麼寄出去呢？」我又問他。「你就犧牲一點脚步，寄法國的交法郵局，寄瑞士的交瑞郵局。」

「那自然！一封信裏要便宜兩封信的郵資，誰也願意犧牲一點脚步的！」

「如果有一個人寄情書，一心只在情人上，這樣複雜的門檻倘一忽略了，倒是要受罰的，——受罰自然是甘願，只是信要壓遲一班了。」

「伏老又來了！其實這種小村子裏，幾天住下來，便滿眼都是熟人，即使真的湖塗到這樣，郵局也會送回來讓你貼好了再寄，甚至會代你送到另半村的郵局去的。」

怒安兄從郵局又講到稅關。國界上的稅關最注意兩國價格不同的東西。瑞士禁酒，人民團體與政府機關協同辦理，所以捐稅極重；而法國是一個酒國，法國人管理小孩子別的都極嚴緊，而對於飲酒的放任卻認為理所當然。因為兩國風氣如此不同，所以瑞半

村的稅關最注意法半村裏的酒。但同是一種風氣，瑞半村禁酒決不會影響到法半村來，法半村飲酒倒極會影響到瑞半村去。於是住在瑞半村裏飲酒的人便苦極了。

「曾經有過一個故事的，」怒安兄說，「有一個人住在瑞半村裏，從法半村買酒回家，被稅關搜出了，捐得極苛；第二天他背了一張桌子，放在法半村的邊界上，坐起來大喝特喝；喝罷回家，拍着肚子對稅關人員說，酒在這里，你還捐不捐呢？」

說到這里，我們三個人真走到法瑞兩國的邊界上了。割開一個鄉村而定為兩國的國界，初聽似乎好不自然，其實也有牠自然的界限，這是兩山之間的一條小溪。溪上架一條石橋，就把兩條大路連而為一。橋左是法國稅關，邊界上站着四個稅吏，橋右是瑞士稅關，邊界上也站着四個稅吏。兩方都恭恭敬敬的靜聽着橋下兩國共有的潺潺的水聲。

對於法國方面，我們要出境，不必費什麼手續的。入瑞士境的時候，稅吏以外還站着 一個國家憲兵的兵官。這似乎兩國是同一制度，法國也這樣，無論如何的窮鄉僻壤，必有數名國家憲兵駐扎着。有時只有一名，兵也是他，官也是他。這站在瑞半村裏既高又大似

乎要和我們爲難的大概就是這一類了。但是奇怪，傅怒安兄跑到他面前，把我們介紹給他說，「這就是我常同你說起的兩位朋友，現在來了。他們大抵不會住久，兩三禮拜便回巴黎去的，你也不必驗他們的護照了。」他毫無異議，我們便容易的做了瑞士人了。於是接談我們的稅關。法國方面的四個稅吏注意的是什麼呢？是煙，鐘表和巧格力糖。煙在法國是國營的，價比別國都貴，外國煙尤其貴。美國的吉士牌煙捲，在上海值小洋兩角的小包，在法國值六法郎，合中國小洋八角。和瑞士比，相差雖然沒有這樣遠，但已和瑞士特產的鐘表和巧格力糖有同樣被注意的價值了。

稅關之外，還有鐵路也是如此。我們從貝勒加德來的車，是一直通到瑞士去的，但在聖祥哥爾夫有兩個車站，我們剛纔下車來的是法國站，現在步行要經過牠門口的是瑞士站。也和大路上步行一樣，乘火車越過國界，須受稅關的檢查。

鐵路之外，還有輪船也是如此。麗芒湖上有一種輪渡，從日內瓦起，走着「之」字的路線，左岸停一埠，就到右岸去，右岸停一埠，又到左岸來，一直走到聖祥哥爾夫，再走着

「之」字向日內瓦。輪船大小約如南京渡江的「澄平」，但共有二十艘，船名都用與麗芒有關的一切，如「麗芒」、「日內瓦」、「洛沙納」、「沙維華」等等。這可以說是麗芒與西湖不同的地方。西湖有四千號「划子」，數目固然可驚，然如跑到葛嶺上面一看，好像一片桑葉上的蠶蛹，滿湖幾全是這種一條條灰白色的東西。麗芒有二十艘大輪船，但我們所看得到的，常常是全無影踪，至多有一艘兩艘經過。至於稅關的問題，輪船倒是沒有，只是在船頭和船尾插兩張國旗，表示牠來往於兩國公共的湖上便了。不過乘客須隨身攜帶護照，雖然未必會驗，如愛維昂洛沙納間的對渡，卻不像在聖祥哥爾夫來往於法半村與瑞半村那樣簡單，總須有一本小書模樣的東西在手（甚至不是護照！）纔妥當。

我們三個人一邊談話，一邊鑑賞着聖祥哥爾夫的風景：前面是麗芒湖，不必說了，後面卻是高山，參差錯落，與湖濱其他各埠迥然不同。聖祥哥爾夫不及其他各埠的繁華也。許以此，他能夠保持他的鄉下氣，令人覺得比其他各埠更可愛者也是以此。就在這高山的脚下，忽安兄指點給我們：彷彿在一張綠色的桌毯上，擺着一件象牙的雕刻，工作是細

緻而又質樸的，那便是貝格杭木屋。木屋造成還不很久，而且主人愛素淡，所以未加油漆，木材的本色用山景襯托出來，造成這樣驚人的美麗。可惜他們的餘屋已經答應了一家朋友，所以怒安兄給我們預定了別一處，是德立發夫人（*Mme Derivan*）家。我們便跑去見德立發夫人，但兩間屋只有一張牀，於是我先住下。不久車站裏的行李送來了，我們便儘量的把夏衣換上，但叫人佩服的是送行李來者原來就是剛纔的站員自己。

昨夜怒安兄歸貝格杭木屋，我住德立發夫人家，三弟到美景旅館暫住一夜，三人約定今早相見，同去遊湖。

今早三人在美景旅館裏相見，我把怒安兄當作聖祥哥爾夫的主人，向他盛誇昨晚氣候的涼爽。這彷彿像前年我從武漢跑上廬山一樣，初秋蓋了薄棉被還嫌太冷，現在而且是盛夏。三弟則除了覺得涼爽以外，又聽了一夜的水聲，因為美景旅館正在法瑞兩國交界的溪旁，溪水就從他房間的窗外流過。

「麗芒的可愛不僅是這些哩。今天上午我們一同釣魚去。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將釣

魚的器具放在船上了。」我們於是依了怒安兄的提議，三人一同走出美景旅館，到了湖邊停船的處所。船的模樣，也彷彿就是西湖的划子，不過江浙人皮膚嬌嫩，划子上必用遮陽，這裡卻是沒有的。所謂停船的處所者，如在愛維昂那種大埠，幾十條船由一個人經管，你選定了那一條船以後，便由他給你解纜，約定幾小時以後還他。聖祥哥爾夫村子較小，遊人不多，所以怒安兄熟識的那一個埠頭，雖然也有十幾條船，卻值不得由一個人經管，租船時須自己跑到市上一家咖啡館去接頭，解纜繫纜都由租船者自己擔任，回來時自己跑到咖啡館去付船租。這與西湖的每一條划子有一個船夫的情形大不相同。

我們三人便上了船。照這裡的辦法，所謂三人乘船者，這三個人當然既是乘客，也是船夫。但他們兩位是麗芒式的，我卻是西湖式的；麗芒式的人跑到西湖去，垂拱而天下平的事是誰也會幹的，我一個西湖式的人跑上麗芒來卻束手無策了。恰好怒安兄忽然敬老起來，我便劃了船頭一席地作養老院，兩位少年槳手都非常努力，我趁着便宜一路順風的同他們駛向目的地去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見你的釣竿呢，」養老院裏的老人照例是多嘴的，「你所謂釣魚器具放在船上，到底放到那一條船上去了？」

「說來話長哩，器具在這里！」怒安兄此時從船板底下摸出一個白鐵罐來，罐裏頭一束線，線頭上亮光光的一個白鐵鉤。

「沒有別的了？」我們出驚的問他。

「都在這里了！」怒安兄用法語回答。

「那麼引餌呢？」三弟總有點疑惑。

「那是沒有的。釣魚本來須領照會，與巴黎塞納河（Seine）上釣魚的辦法一樣。但照會只限於有釣竿的人，不用釣竿可以省六法郎的照會費。至於引餌，那是隨便的；我因為小魚之類都懾得很，而且聽本地一個小孩子說，只是亮光光的一個鉤子蕩在水中，魚倒會來吞，有了引餌他反不會來吞了。我試了幾次，果然。」

「但我總替你擔心呢，這似乎是一注買空賣空的生意經！」

「你老先生還是躺着罷，我們預算今天中飯夠三個人喫的魚呢。」少年的勇敢的態度，可愛的少年的勇敢的態度。

目的地是離聖祥哥爾夫二里許一個臨湖的莊子的樹蔭下。「這是伯爾尼（瑞士京城）一個大商人的別墅，只有盛暑來住一月的，平時都空着。」怒安兄說。

太陽光下兩里路的生活，養老院裏的我都覺着真是盛暑了，何況在手不停漿的兩位少年。現在樹蔭下正好是休息的機會。照法國老輩的說法，這樣的一暴一寒是於身體有損無益的，所以從太陽光下到室內，最好是先在屋簷下半陽半陰的地方站立幾分鐘，免得到室內驟然接觸冷空氣。但這裡是樹蔭，剛剛合於這種哲學。太陽光依舊繼續的照下來，但被樹枝樹葉篩成零零碎碎的小塊。他透過樹枝，先照着我們，使我們不致受寒。再照到水面，水面受微風吹動，金光閃爍，與樹影織成透明的錦被。再透過錦被，照入水中，使我們看見我們的敵人的一舉一動，還清清楚楚的看見敵人的背景的湖底。魚也許和我們一樣，覺得太陽下太暖，陰地裏又太寒，所以羣聚到這樹蔭裏竄來竄去的罷？還是捨不

得這明媚的湖光，不忍讓遠客獨享，必親身加入，而爲美景中的一部演員，然後這美景纔算盡美呢？還是牠們已經窺破了遠客的心事，早已成竹在胸，所以毫無畏懼的神氣呢？

「照平常，這許多功夫，已經幾十條都釣起來了。而且平常還沒有這樣多的魚。」怒安兄一邊牽着釣絲，一邊這樣的歎息。

「也許你平常是在陰地裏，他們看不清楚；今天在太陽光上，明明垂着一個亮光光的白鐵鈎，他們豈肯來上這個當呢！」三弟幫着牽動釣絲，這樣答他。

怒安兄看着表，「現在已經十一點一刻，今天午飯看去喫不成魚了。再等他五分鐘，如果再沒有來的話，我們也該動身回去喫飯了。」

「在我倒覺着觀魚也有意思，釣得釣不得反若不關緊要似的。如果要喫魚，等一會到美景旅館叫一個喫不是一樣嗎？」

「二哥真是東方思想得利害！」

午飯我們果然在美景旅館裏喫魚。美景旅館門口一個臨湖的院子，上面密密的蓋

着菩提樹的枝葉，樹下參差的擺着幾十張餐桌，是一塊午餐最適宜的地方。本來喫飯的時候最忌吹風，法國人尤其視爲一種真理，因爲是屢試不爽的。所以在家庭裏喫飯，如女僕上菜時雙手托了盤子，逢開了一忽兒門，老太太們便萬分着急：「瑪利！瑪利！快快！關門關門！」但這所謂風者，一定是指兩頭窗門，或一頭窗門一頭門同時開着的流動空氣而言，倘只開一頭，便沒有什麼忌諱了。火車裏，電車裏，有的不懂法國風氣的外國人，開了兩頭窗門往往會受責問的。但索性在整個兒空曠的地方，便又不怕了。盛夏，也是不怕的。現在美景旅館門口，當着這樣的盛夏，對着這樣的美景，喫着雖然不是自己釣來而其味當然一般美的魚，微風拂拂的撲上身來，我們自然只有好感，不會畏懼的了。

飯後三人分散，各睡午覺，到三時再約齊了同到湖上去洗澡。怒安兄已經有了一幫洗澡朋友，每天下午不是他去約他們，便是他們來約他。我和三弟雖同他們一起去，但都沒有洗，卻坐在一塊巖石上看風景，談閒天。

晚飯我們學瑞士風氣，只喫一杯牛奶和一塊麵包，沒有其他葷食和鹹食。怒安兄說，

「我當初也喫不慣，一次兩次以後就不覺得什麼了。」我說，「這可動不得，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以後便繼續上天下地的亂談。但我總覺得有一件事沒有做似的；拿起煙斗，抽了幾口，也不自在；這總覺悟到千不是萬不是還是因爲晚飯沒有喫鹹食。但是此刻還有什麼法子呢？如果麗芒換了西湖，那麼跑到「碧梧軒」叫上一碟「養品雞」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只要繼續上天下地的亂談便好了嗎？即使不往碧梧軒，在自己家裏做一碗蛋炒飯，不也就是鹹食了嗎？但在飯食如此有規定時間的西洋，不單是不能如此實行，就算是如此空想也會被人看成瘋子的。此刻是什麼時候？是午夜十一點鐘了。除非在巴黎，那還可有半夜飯喫，但這是聖祥哥爾夫。固然德立發夫人家裏的鍋竈可以借用，但此刻去借用鍋竈不是叫人笑話嗎？而窗外是大風忽起，雷電交作，雨點像亂石般的向窗上擲來了。幸而三弟記得，我們行李裏頭還有罐頭帶着，開了一小罐鵝肝，空口喫完纔算了事。

幼年聽大人們的教訓，小孩子不要太安逸慣了。安逸慣了會喫不起苦的，長毛時候

是連想喫一碗白飯都得不到呵！現在國內又在那里過長毛時代了！

怒安兄直到雷雨完了纔回貝格杭木屋去。

七月二十五日——溪流

昨天傍晚，我們三人同到本村的輪船碼頭去乘涼。太陽下山以後，輪船碼頭成了人必去一轉的熱鬧處所。輪船靠岸的次數是減少了，不比日間，站立不上一二十分鐘便有輪船來到，住在湖濱各埠的遊客，有的整日乘船遊覽其他各埠，聖祥哥爾夫村子雖小，亦有大批的客人上下，我們站在碼頭上談閒天的人，理宜替他們讓道。還有那些整日工作的，現在已是休息的時間，本村沒有報紙，他們所認為社會新聞欄者，也就是這個輪船碼頭。小孩子羣聚着在碼頭欄杆的鐵槓上盤斛斗，老年人嚼著煙斗慢吞吞的警告他們，「小心，你們會掉下湖裏去的！」此外，則是東一叢西一撮人的談笑。

「您今天釣得不少罷，先生，」這是怒安兄在碼頭上問他一位釣魚同志，黃鬍子，高細身材，我們往往看見他不慌不忙的釣得極快而且多的。

「今天一起三四十條。」是回答。

這自然是值得令人豔羨的。他似乎真是老手了，只要看他釣得一條魚以後，從從容容的拿出一把小刀來，向魚口中取出鉤子，復將魚放入罐內，再取引餌置鉤上，重新垂下水中去，這種有條不紊而且行所無事的舉動，便已使我們歎服，何況又有用此不慌不忙的舉動換來的三四十條魚呢！

如果是一個視得興成敗爲無甚區別的衰朽，這種新聞也和其他社會新聞一樣，春風過耳，轉眼便沒有影踪了。而我們當中偏有一位勇敢的少年。同是一個消息，在衰朽者聽來是過耳春風，在勇敢的少年聽來也許是驚天動地的大專業的萌芽。怒安兄轉過頭去，瞥見了嚼着煙斗向那翻鐵槓的小孩子下警告的老頭子。我猜想他一定是刻刻不忘上午的失敗，但倘沒有聽見黃鬍子三四十條的消息，那即使瞥見了老頭子，也不會卽圖再舉的。

「明天上午你的船可以租給我麼？」因爲老頭子是划子主人，要圖再舉第一步須

租船。

「明天上午有大風雨，你要船來做什麼用呢？」這樣一來倒把我們的興趣轉移到聽他的談話，他的話匣也被怒安兄的一問引開了。可惜的是，在他自己以為最精彩的，聽衆也十分動容的，是關於月亮的圓缺的一段。「所以，在天將黑的時候出起來的，一定是圓月；如果是缺月呢，那不是未黑時已出來了，便是已黑了還未出！」這在我們中國人家常便飯，人家沒有用過數千年陰曆的，不是像他那樣在湖上有三五十年的經驗，真不容易知道罷。而在我們，卻十分注意他認為不甚重要的一句「明天上午有大風雨」，因為此時天還是好好的呢。

昨日晚上我一邊喫罐頭鵝肝，一邊聽着外面的風雨，三人幾乎不約而同的說出來：「老頭子的預言真準，只是提早了十二個鐘頭！」後來雷雨初止，開開窗門來一看，見到遠遠的紅光，我對怒安兄說，「月亮出來了！如果是老頭子，又可以講他的一篇大道理，而且此刻見到紅光時，可以先與人打賭，說今天出來一定不是圓月，因為現在已經快十二

點鐘了。」

誰知美人者人恆美之自己以為月出的遲早總不會弄錯的了，昨天是陰曆六月十八，大概日入後一小時許月出地面，此間面商是高山，延遲一二小時亦是意中事。不料今天早上德立發夫人進來，說起昨夜雷電為災，鄰村多岡（Torsion）被雷火所擊，幾乎全村燒去，只剩了兩所房子，現在還有八十人沒有地方住呢。問了一下方位，纔知道昨夜的紅光確是火警，與月出何干！德立發夫人更指着桌上擺着的一把牛奶壺說，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一個問題倒確是來的非常突兀，不容易索解的。細看牛奶壺時，我覺得它非常古樸。這倒不在話下，我對於古樸的瓷器素有偏好。在黃河上旅行時，我曾向船夫要過一隻他們喫飯的粗碗。上次與三弟及曾覺之兄同到蒙摩杭西（Montmorency）旅行時，房東借給我們一把牛奶壺，我也把玩不忍釋手。我的所謂古樸，可是很容易對付的，一點沒有玄妙的解釋，只是簡單的兩句話：瓷色忌白，花紋忌細。德立發夫人家裏的這把牛奶

壺，對於這兩個條件是吻合的。它是在玉黃色的瓷質上，畫着兩朵大玫瑰，三五片大葉；特別的是一種幽暗的玉黃色不會在別處見過，而且瓷面上有極細的冰紋。這種冰紋，不但是壺的裏面及外面無花紋的地方有，連花瓣上花葉上也是一樣有的。中國的碎瓷是極可愛的，但也不與它相同。

「這個碎紋是怎樣的呢？」三弟問她。

「就爲此我要問你們呢。這把牛奶壺是一個紀念呵！說來已有四年了也。像昨晚的多岡村一樣，這里還有一個鄰村叫諾弗爾（Novel）的被火燒了。也有許多人沒有飯喫，沒有衣服穿，沒有房屋住，多可憐呵！後來鄰村發起去救護他們，方法是用火燒場裏發掘出來的東西，比較完整的，定了很高的價格，由鄰村人去買。我們就買了這把牛奶壺。這真是一個紀念呵！現在諾弗爾已經全蓋好新屋，而且全村都極富有了。今天多岡村常有八十人沒有房屋住，恐怕也有人會來發起這種救濟呢。」

這一番不期待的話，我聽了十分感動。不但是牛奶壺的來歷如此，我萬萬想不到就

是小村落間救災恤鄰而用這種可愛的方法，我以一個平常頗喜留心社會事業的人，聽了真是如獲至寶了。我清清楚楚的看見，在兩朵大玫瑰花的花心裏，先映出一幅慘景來：火燒場的餘燼未滅，災民扶老攜幼，啼飢號寒，不忍卒觀。再映出一幅美景來：火燒場上的新屋落成，比前高大，比前整潔，居民個個都豐衣足食。先後相差如此之遠，而關鍵完全在於一把牛奶壺，令人動感也令人起敬的牛奶壺呵！

而預言家老頭子到底是未可厚非的，認紅光爲月色者，一經事實證明，謬誤便爾無可遁逃；提早十二個鐘頭者，及至十二個鐘頭以後，雖然不像昨夜那般凶猛，而小風小雨迄未停止，氣候涼爽且如初秋，誰也不作遊湖之想，我們的勇敢的少年也就暫時不談釣魚的事了。

美景旅館的露天餐室今天也不及時了，至於它的室內，那與我們自己的室內有什麼分別呢？於是乎我們自己在室內做午飯喫。馬鈴薯在法國是叫地蕷菓的，不但人人都愛好，而且人人都替馬鈴薯撒揚；如果一個外方人，生平沒有嘗過馬鈴薯滋味的，聽了這

種宣傳真會流涎百尺。然而馬鈴薯到底是馬鈴薯。一個中國江南人的我，心中早有我自己的菜蔬系統：蘿蔔不如茭白，茭白不如竹筍。至於在這系統以外的馬鈴薯，那好也可壞也可，從來以為值不得計較的。三弟卻住法國久，性情上也如學問上，受到許多法國的影響。他提到馬鈴薯便不像我的漠然了。當然，這里確與城市有不同的地方，城市裏我們在菜蔬攤上看見標着三倍價值的所謂新馬鈴薯，在這里幾乎到處都是，而且還有更新鮮的呢；昨天看見德立發夫人自己園地裏掘，我們便請她替我們多掘一克千，掘起以後立刻自己去洗，自己去煮，煮好然後剝了皮當點心喫。這是世界上最新的新馬鈴薯，如果巴黎菜蔬攤上的新馬鈴薯要比平常貴三倍，那這恐怕比巴黎的更應該貴三倍。我即刻記起我在家鄉喫菱角，新掘的馬鈴薯與新採的菱角兩種口味真是相像。愛憎原也是習慣，習慣便是一次一次的不慣堆積成功的，我相信系統以外的東西不久也自然編入系統以內，所以今天三弟提議喫馬鈴薯我便也覺得大可贊成了。

麵包是沙維華式的，是一種一尺直徑的大饅頭，大概每個一克千，但麵包鋪的老班

娘秤罷以後又添上一小片，使我們格外的滿意。牛排雖然也要秤過一道，但照例每塊是一客的分量。這樣我們的室內午餐，十分法國家常式的，更是十分沙維華式的喫下了。

飯後三弟在家休息，我便與怒安兄出去看溪流。

現在是將近兩點鐘，怒安兄說，「凡是法國來的信，兩點以前在瑞郵局，兩點以後便在瑞郵局了，我們反正走過瑞郵局，不妨先問了他一聲。」

「這裏沒有你們幾位的信，法國方面的還沒有送過來呢。」瑞郵局的小姑娘答覆我們。再到法郵局，果然尚未送出，而且我們三人都有信。

於是我們一直往溪流走去。這溪流便是法瑞兩國的關吏終日相對聽他的喚聲的，也便是前天晚上三弟在美景旅館聽了一夜的。但那都是下流，我們今天卻從間道繞向他的中流去呢。聖祥哥爾夫最大的路只有一條，是沿湖的，而且是兩國各半的。但小路很多。在法國境，沿溪流便有一條行人小徑，漸走漸高，我們叫它法國路。重要的機關都在大路上，如知事衙門，如公立小學，如憲兵部，如郵政局。但城市的發達是由內面漸向湖濱來

的，所以在沿溪小路的近旁還有舊城市，而且舊城市裏還有一個極重要的舊建築，便是村廟。雖然現在另有一個新廟已經造好了，但舊廟是村中最古的建築，村中比它更古的東西只有聖祥哥爾夫這個字了，但那是人名呢，是地名呢，是如傳說中所謂是個十字軍的名字呢，還是如字形所示是個海灣（Golf）的名字呢，那是蘆紳先生難言之了。除開這個不算，最古的仍是舊廟，所以村人很重視它。我們便也在這旁邊徘徊久之。舊城市中還有一樣最新的建築，雖然最新，但也與舊廟是差不多重要的，這便是大戰時的戰死紀念碑。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的大戰，法國幾乎各城市村鎮都死了人。一九一九停戰以後，各處都先後草草的立了紀念碑；但是現在經濟情形漸漸回復到戰前的狀態了，戰爭的餘痛也漸漸過去了，人們心中所感覺不安的是戰爭紀念碑未免太草率，恐不足以紀念死者的光榮。於是重建戰死紀念碑的事時有所聞了。聖祥哥爾夫的舊城市裏便建立着這樣一座新紀念碑。本來在這樣的邊界裏，一脚跨過溪流便是異國，國家觀念是未必十分濃厚了的罷，而且這個異國是一個永久中立國，不是很給人一種躲避戰爭的啓示

嗎？然而聖祥哥爾夫的法半村竟有八個人死在大戰裏，也許因此更值得受村人的崇敬罷。

穿過舊城市，我們到了溪流邊了。這里也是一條法瑞交界的通路，溪上架一小木橋，法國方面是一道沿溪小徑，與橋垂直，瑞士方面沿溪無路，小徑是橋的方向的延長。雖是通路，但真奇怪，除了我和怒安兄以外沒有第三人了。本村是只有算得出來的那麼多人，此刻都在那里工作。湖邊各埠的遊客，名爲來遊聖祥哥爾夫，大抵在美景旅館附近一逛，至多喝一杯咖啡便走了。本地的小孩子們，今天氣候清涼，大家在家裏玩着不出來了罷。行人既沒有第三個，離村宅至少也有半里路，所以除了流水的聲音以外，只有間或樹叢裏漏出一二鳥語，空氣是清靜單純到極點了。水的來路我們是知道的，但自橋以上，即被山石叢木遮住；水的去路我們更是知道的，但在我們視線以內不過數十步，以外也被山石叢木遮住了。只是這無頭無尾的一段，好像戲劇的一幕，小說的一節似的，給與我們無限大的吸引力，誰也不徵求誰的同意，兩人默默的在溪邊巖石上坐下了。

我們無語。我們是各在想什麼嗎？我卻沒有。我在忙亂的時候，極希望有一個清靜單純的環境，讓我好好的用一會思想。及至真得到了這樣的環境，我的思想卻被環境擒住，一絲一毫的作用也沒有了。但我覺得我極舒服，一種被擒住時的舒服。不是偉大，便擒不住貌小的；不是崇高，便擒不住卑下的；不是永久，便擒不住頃刻的。我的思想，也是溪流一般的東西，但它敢在溪流的面前顯醜麼？不是不敢，它是甘願的降服了。

我們無語。我們是因爲溪流沖瀉的聲浪太高而無語嗎？我卻不是。語言是怕對方不了解，不得已而纔用的。而語言卻是極不完美的東西，越解釋往往越誤會。爲消除誤會，最好加以解釋，爲怕越解釋越誤會，最好是不解釋。但天下有極易了解的事情，有如這溪流，永不會發生誤會不誤會的問題，也永不會發生解釋不解釋的問題，要語言何用呢！

我們無語。我是因爲羨慕溪旁的巖石而無語。他親身遭受千百年流水的潺湲，如果不是他，早驕矜得不可思議了，而他無語。他親身遭受千百年人畜的踐踏，如果不是他，早呼籲得不成樣子了，而他無語。處最活躍者之旁而獨安靜默，處最朗徹者之旁而獨安黯

濁。我的思想現在也許是在模擬牠於萬一了。

遠遠的一聲雷響，引出各處山谷的回聲，把我們如在夢中驚醒。

「天要下雨了，倘再像昨天那樣的一陣，可沒有地方躲雨了。」怒安兄先開口。

「那可不是嗎，那兩所小房子？」

「那隔溪的兩所小房子也是兩區稅目所謂以防偷漏，但竟沒有關警察守候，好像造了專爲我們躲雨似的，其實他們也許要待司什麼報告時纔來守候呢。我們這是回去罷。」

我們從市上回家，買了一支爬山的手杖，杖上刻有聖祥哥爾夫字樣，而尖頭上帶着一個鐵釘的。這小百貨店的老班是本村的學者，見人常喜歡談幾句巴黎，而且常喜歡把他從前的著作拿出來給人看，這是關於聖祥哥爾夫的風景的描寫，可惜一起只有三頁餘的篇幅。今天老班卻不在家，只見老班娘和她的一羣小姐。我又買了一把粗瓷的茶壺，是本村的特產，也有聖祥哥爾夫字樣的。買好將要走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回過頭去

問老班娘，「拿到瑞士地界去不妨麼？」這也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凡在法界買了東西，一定先在店鋪問一聲，這東西可以帶到瑞士地界去否，例如麵包是決不要緊的，罐頭食物之類便寧可小心些了，有時候不等我們問，老班娘先通知我們，這可以放在衣袋裏，那可以放在褲袋裏。有時候東西多了，口袋裏放不下，拚出讓他捐，索性打一個包拿在手上。那里知道關警一看見，便笑嘻嘻的問，「是食物罷，過去好了。」

但瓷茶壺到底不比食物，所以照例問一聲老班娘。

「關上問時，你們只要說，是到瑞士地界汲礦泉水去的。」因為本村法界沒有礦泉，用水都到瑞士地界去汲，所以老班娘教我這個方法。我想，用了同一方法也許可以帶酒到瑞界去罷，但這思想未免太荒唐了。

七月二十七日——麗芒湖上

前天自溪流回來，又下大雨。昨天上午有小雨，我們只在湖邊走走。聖祥哥爾夫這條大路，其實是沿湖國道，一邊是瑞士的蒲佛孩 (Bouveret) 一邊是梅葉離 (Meillerie) 都

紅特 (Tourronde) 而達愛維昂。小雨不足畏，我們便一直向着梅葉離走去。梅葉離是一個漁戶和石匠的村子，擺崙 (Byron) 遊麗芒時在這里遇大風的。但是天氣變動得太快，小雨忽然大起來了，大雨停止忽然又出太陽了，天空的雲塊飛快的來來往往了。大雨時我們跑下大路去，在緊靠湖邊一所新造別墅的廊下躲着，太陽出來了便在水邊劈石子。這種天氣很像江南的桂花烏，春夏之交例有一個黃梅時節，這卻是秋夏之交黃梅時節了。既不覺着炎熱，也不覺着涼爽，但覺略有運動以後，遍身發出一陣微汗，這微汗使人疲倦，使人消極，使人不願意有任何動作。我們望着前途，雖然聖祥哥爾夫到梅葉離只有七基羅米突路，雖然已經走了一半以上了，但那小半的路上如果沒有這樣一所別墅，下起大雨來將怎麼好呢？「擺崙呵，我們今天不能看梅葉離了。」

回到家裏三人自己弄午飯。

下午計畫今天遊湖的事。茶葉雞蛋便於攜帶，先放在家裏煮，這是主要糧食。我們再出去買點心之類，卻見法界咖啡館的門口羣聚着小孩。我們擠在裏面去一看，原來是一

個遊行音樂家在咖啡館裏演奏。我們也就估據着一席坐下了。各人都叫了一杯屈波納 (dubonnet)。音樂家舉起杯來向衆客人招呼：「這是人生呵，美酒婦人和音樂。」大家飲了一口酒，音樂家便繼續的將浮士德，斬龍記，等名曲一齣一齣的彈去。每彈完一曲，各桌上的客人都送過一點錢去到他面前，有一法郎的，有半法郎的，也有二十五生丁的。照例他自己可以來收；但他是沒有了一條腿的，而且從他的領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大戰時代的傷兵。法國電車地道車公共汽車裏都貼着一種條告：「切莫忘記：標着號碼的幾個坐位是留給大戰時代的傷兵的。」但是他們數目到底不多，所以平時客人擁擠的時候，這每輛車裏的四個座位也常有客人坐着，只是一邊留心，見有傷兵領徽的人來便讓他。這是他們敬重傷兵的習慣，今天每桌上的客人都送錢到音樂家面前去也是這個意思。

聽罷音樂，買了零碎東西，回家打算今天的路程。

也像西湖的有裏外湖一樣，麗芒分爲大湖小湖兩部分。靠近日內瓦的一角，相當於

西湖小南湖的地方，湖面忽然收小，這是小湖。其餘便是大湖。但麗芒與西湖的成因很不相同。西湖是山水注入，蓄而爲湖，形如蛛網。但因地勢較高，須築閘以防之，而昭慶寺一角，仍終日有水溢出。麗芒卻是一條大河（名Rhône）中間的一段，好像水龍吞了獺蝦蟆，一時不得消化，因而成了鼓起的大肚子。相當於昭慶寺的處所，恰恰與西湖相反，夾於蒲佛孩與維爾納夫（Villeneuve）兩村之間，是麗芒湖水的入口。一邊日內瓦則是麗芒湖水的出口。出口以下，入口以上，一般的都叫何納河。我們今天打算遊的是大湖的靠近入口一角的各埠，就是說，從錢塘門起，到蘇小墓附近爲止的各處。

我們的房東德立發先生是輪渡的駕駛員，我們恰好請教他一切。他說這樣最好是先乘船到維爾納夫，然後一處一處的遊過去，到西蓉古堡，到蒙德歐（Montreux），到克拉杭（Clarens），至多到佛佛（Vevey），便可以乘船回來，這幾處已經夠一天玩的了。而且他今天早上正要去上工，於是陪了我們一同到船上，也是他通知我們，這些村子是真的瑞士了，不比聖祥哥爾夫的瑞半村了，我們須將法國錢換成瑞士錢。瑞士的法郎就是

法國戰前的法郎，比現在法國的法郎貴五倍。我們從聖祥哥爾夫到維爾納夫的船價是八十生丁，就等於法國的四法郎。

上船以後我們便與德立發先生分手了，我們站在艙面上自看風景。我們回看聖祥哥爾夫。我們平日自以為村後高山在湖上要算最高的，不錯，離開聖祥哥爾夫一看，依然是全湖的最高山。只是聖祥哥爾夫的全村，卻出人意外的微小了。聖祥哥爾夫與蒲佛孩兩村相距只有五基羅米突，我們在湖上遠看去，兩村益發宛如一村。所以聖祥哥爾夫高山，也就是蒲佛孩的高山，更分不出什麼彼此。只是這帶高山完了以後，那邊維爾納夫方面的高山還沒有起頭，中間卻顯然的現出一大個空缺，即刻令人看見兩高山間大塊的天空，這便是麗芒的起點，何納河流向麗芒的入口。遠遠的望去，看到麗芒在這角上是黃色的，而且水聲都似乎聽得見。黃色一角的兩旁，是一片叢樹，尤以白楊為最多。這一片叢樹的地方，未必盡是河流，在地圖上也看得出，不但沒有高山，連小邱陵也沒有，這是窪地。何納水漲的時候難免要淹沒的罷。

當着這個入口上，有一個再小也沒有的小島（Ile de Peilz）曾經擺崙描寫過的。我們從前以為三潭印月不算小，阮公墩總要算天下最小的島了，那知與這個小島一比，阮公墩也許還是大洲呢。我們雖然沒有上去，因為輪船是不停的，但遠遠的望去，島上只有兩棵樹，島外只有三五隻白鵝，我想第三棵樹固然未必種得下，這幾隻白鵝也許因為島上無可容足纔浮到水面上來的罷。

船靠維爾納夫的岸了。這里也像法國岸的聖祥哥爾夫一樣，是瑞士岸的終點，所以沒有多少人下去。在下去的客人中間，我卻是最先的一個。我看見輪船碼頭上站着一個穿制服的船員，並不注意他，一心只顧着岸上的一切。他忽然朝我招呼了一下，又伸出一隻右手來，我心裏想，瑞士人是招呼遊客慣了的，看見外國人，所以來拉手罷，便也伸出一隻手去和他一拉。誰知拉完以後，他的手還沒有縮回去，我便覺得有些奇了。只聽他很和藹的說「票子，先生，」我纔恍然大悟他原來是輪船公司收票的，我未免太胡塗了。三人對着大笑一陣。此時還只早上八點餘鐘，我們反正準備暢遊這一天，不妨先去一探何納

河之源，乃一直向何納河入口走去。誰知走了二三十分鐘，覺瑞士街道清靜整飭，固遠出法國之上，而何納河之源到底沒有希望，不如改日再作計較，只在維爾納夫船塢旁徘徊了一下，便折向擺崙大旅館這邊比較熱鬧的處所走來，各人都買了一點小紀念品，我是一隻角質酒杯，刻有維爾納夫字樣的。

沿湖步行了二十分鐘，到西蓉古堡。這原先是一個十二世紀的建築，因為十六世紀初年在這裡監禁過一個爲爭日內瓦的獨立而得罪於沙維華公爵的牧師（Bonivard），十九世紀初年又經過擺崙的歌詠（The Prisoner of Chillon），所以如此聞名世界。上次我們在愛維昂的咖啡館裏遠遠望過來，說它似在山脚下，似在水中中央，現在知道它既在山脚下，也在水中中央，——釣橋放下時，古堡與陸地相通，是在山脚下了；釣橋收起時，古堡四面環水，又在水中中央了。我們在釣橋邊買了一本擺崙的詩，拿在手裏，便經過釣橋走到堡中去。進門第一層裏，最重要的便是監獄。幽暗陰沈，與其他古堡一樣，心上受着一種重壓，令人轉不過氣來。因爲現在古堡已成爲博物館性質，故愈加陳設得維妙維肖，只恨

不能起波尼伐於地下而請他重入一次地獄，乃在波尼伐曾被拴的一支柱上特別加以說明，並在柱旁懸一幅大畫，畫中背景就是這間監獄，絲毫沒有差異，只在柱上加拴了一個正氣凜然的波尼伐，使觀者覺得所遊並非博物館，卻明明是十六世紀初年的西蓉使了。第二三層裏重要的有餐廳，法庭，武士住室，公爵夫人臥房等。餐廳食具及爐旁燒烤鍋，後者鐵製，前者錫製，都是十五世紀時物。法庭內且有十五世紀時的木質浮雕天花板。其餘武士室，公爵夫人臥室中，其陳設除舊有者一概照原位置外，新添的也特別模倣做到古氣盎然。至於全堡，自遠處望來，如一座石英結晶體，稜角玲瓏的，那是它的瞭望塔。塔中窗戶，僅像門縫那樣一線，大隊遊客，登臨極感不便。幸嚮導的小姑娘處處照顧，我們得了便宜不少。此種小姑娘，大抵十八九歲模樣，口頭講得流利的英法德語，因為她所帶領的遊客中，世界各國人都有，所以匆匆忙忙的講完一口話，即刻又講第二口，當然在我們以為是流利可喜，在她自己一定以為刻板可厭的了。

出了西蓉古堡，我們又在它的旁近徘徊久之。我們不禁想到了中國古堡建築的時

代，正當中國南宋，西湖也正出着風頭。但那時有誰歌詠麗芒呢？看古堡的遺跡，沙維華公爵所參養的，武士以外還輪不到詩人。而他們畢竟脫出了中古黑暗的時代，古堡只供後人的賞玩了，中國即使早把西湖歌詠到爛熟，現代文明的曙光始終未見奈何！

我們乘電車到蒙德歐。蒙德歐的夜景，我們在聖祥哥爾夫的輪船碼頭上，是天天望見的。江南的夏夜，老農歎息着，星辰這樣多，這樣明，明天一定要更熱了：蒙德歐的電燈彷彿似之。不過這樣明而且密的星辰，我在中國北方及巴黎都很少看見，所以我特別回憶着江南。現在我們到了江南的天上了。這樣清靜，整潔而又繁華的城市，我在法國幾乎沒有見過。甚而至於我們不敢拿出茶葉蛋等東西來，怕喫完了以後沒有地方放蛋殼。但是事有湊巧，湖邊橈上坐着一對美國人模樣的男女，已經打開了食物包，而且我們自己也發見了每隔一二十步路有一個字紙簍，雖然十分清潔，裏面並沒有看見字紙，但是我們用報紙包了蛋殼，不也是字紙一類東西嗎？於是決定另找一橈坐下喫了。

蒙德歐第一可看的東西是古蒙德歐博物院。然而我們躊躇。如果我們是住在蒙德

歐的，那麼走進古蒙德歐博物院去，看見如此清靜，整潔而且繁華的城市，萬千年前不過如此如此，好像住在巴黎時走去參觀賈那華勒博物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然而我們對於眼前的蒙德歐還沒有研究，只有一個囫圇的讚美，即使參觀古蒙德歐博物院的結果，其能把古蒙德歐的印象清清楚楚擺在眼前了，趣味又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一邊喫茶葉蛋一邊商量，結果是捨去古蒙德歐博物院而另提第二個可看的東西，這便是曾覺之兄指示給我們的湖邊垂柳。垂柳在西洋是極少見的，詩人繆塞（Fred Musset）因為愛柳，所以有人到他的墳上去種了一棵，這也許是我們在巴黎看見的是惟一垂柳了。垂柳而在湖邊，凡是中國人誰不神往呢？所以一提出來三人即刻同意，決定喫完茶葉蛋便去訪柳。

蒙德歐現在繁華了，所以範圍擴大，與鄰近四五村房屋都連接起來，克拉杭也是這樣的一村。嚴格的說，蒙德歐自蒙德歐，克拉杭自克拉杭。若論事實，蒙德歐左邊確已併合了德利德（Territet），柏浪墟（Planches）等三四村，左邊也包括了克拉杭，甚至有漸向

佛佛的趨勢。這克拉杭和佛佛，都經盧梭在小說（*La Nouvelle Héloïse*）裏描寫過的。尤其是克拉杭收穫葡萄的幾頁，極用力的寄託他那大自然中的家庭理想。今天我們去訪的垂柳，便在白蒙德歐到克拉杭去的湖濱一帶。

垂柳不是成行的，先看見兩三棵，再看見一兩棵，這於我們的步行很有用處。我們在柳陰下坐了許久，照着相，談着天，憶念着中國風景，然而時間難免不夠了，正是捨不得走的時候，前面又來了三五棵，於是我們捨此就彼，這樣一路的過去，直到克拉杭。

克拉杭浮面一看，無非是蒙德歐的縮小。現在要找葡萄園，恐怕難了。此外，這裡有幾個名人墓，我們也無心去看。我們把克拉杭只看作訪柳的終點，終於硬起心腸，登上電車，向着佛佛的方向去了。

佛佛的交通很繁盛，又因為對湖是梅葉離而愈加得名。盧梭擺崙曾經描繪的痕跡，至今遊客還在仔細摩挲。我們先在市場旁近轉了一個圈子，觀察了一下佛佛的大勢，時已將五點，乃在咖啡館坐下休息。因見有條告不賣酒，便打聽他緣故，他說這是公共團體

發起禁止的，本城有十二家咖啡館自動不賣酒，我們如果要飲，他備有沒有酒精的果子露。蘋果的，梨的，葡萄的，我們飲了，味均甚好。我們直坐到輪船靠近碼頭，纔放下杯子乘船回聖祥哥爾夫。

七月二十九日——山村

前日在湖上只是打了一個小圈子，竟然疲倦到連昨日上午也無意出門。所謂一個小圈子者，就是由錢塘門到蘇小墓，或者說由聖祥哥爾夫到佛佛，這可見麗芒與西湖的面積相差實在不少。在西湖上，不但說由錢塘門到蘇小墓，就是整個的外湖一周，我也和三弟用半天功夫一同繞過。現在這裏有了輪船和電車的幫助，費了整整的一天，結果還落的兩腿酸麻，把昨日遊諾得爾的原約也打消了。幸而我們當中有一個勇敢的少年，昨日午飯時分，大家的疲倦漸見恢復，他便提議到近地走了。所謂近地者，就是與聖祥哥爾夫相距五基羅米突的蒲佛孩。昨天是蒲佛孩賽船的節日，尤其引動少年英雄們的視聽，我們便在烈日下步行着去了。我們到時正值開賽。司令者高叫村名，聞令卽有三人快步

跑到司令臺前，解纜，取舵，攜槳，下船，舉動迅速，唯恐不及。下船後一人司舵，二人司划槳，飛向湖心駛去。湖心植一紅旗，船繞紅旗以後，即轉舵回向司令臺。評判員手持時表，我們雖在遠處，也響應着司令臺的舉動，各人拿出自己的時表來注視。自出發時起，直到船回司令臺前，重新繫纜，並將舵槳等物安放周妥，一村需時四分五十秒。然後司令者再叫另一村選手三人動作如前。我們一起看了五六村，最後有四分半鐘的，最慢也有五分半乃至六分鐘的，但竟不見有聖祥哥爾夫的選手，也不聞司令臺上高呼聖祥哥爾夫的村名。這可見我們這個村子實在不大，平日就甚少聽見說起有所謂運動員，昨天的不能與賽自是意中事了。聖祥哥爾夫既沒有代表，一村一村的照例舉動在我們看來也厭呆板，頭頂上的烈日逼人實在太甚，而到底昨天的疲倦當未完全恢復，有此種種原因，我們於是看賽船不能終局，便乘輪船回聖祥哥爾夫了。三人約定早早休息，今日一定同去遊諾佛爾山村。

諾佛爾山村便是德立發夫人說過前四年曾遭火災的那個村子。村子是屬於法國

的，位在溪流的上游。如果從法半村上去，那道路是極爲單簡的。但我們偏由瑞半村去上，一則喜歡它道路曲折。行人稀少，可以多接近些山野風味！二則溪流是透早一定要渡過的，但在天天必經之路的橋上再去與兩國關吏各道一聲「好嗎」有什麼意思呢，倒不如由瑞半村上去，把渡溪這件事留作聽天由命的解決，什麼時候有一條溪流放在我們眼前了，什麼時候我們認爲有渡溪之必要了，我們纔渡溪到法國地界去。

我們先走過貝格杭木屋。我曾說，它像一座象牙雕刻品放在綠絨桌毯上。我們今天，就是鑽向這綠絨深處。說也奇怪，在賞鑑貝格杭木屋時，這綠樹，綠草以及綠色的一切，便是襯托這象牙雕刻品的桌毯，但是一旦像微塵般的三粒鑽向這桌毯的綠絨深處去，卻見裏面依然有枯黃的樹葉，有平坦的道路，有野生的紅果，有嚶嚶的鳥語，似與綠絨的織成完全無關的，又似與綠絨的織成完全無妨的。綠絨之所以爲綠絨，就是枯葉，道路，紅果，鳥語等等的總和嗎？還是綠絨之所以爲綠絨，就因爲它能容納這枯葉，道路，紅果，鳥語等等以無關又似有妨的東西，纔成其爲綠絨的純綠呢？這不是微塵們的眼力所能見到的

了。

微塵們的眼力究能見到多少呵！離我們的前面大約十丈路，一位全身黑衣服的老太太，背着一個白布包袱，一步一步的朝前走去。

「教士看報！教士都看報嗎？好關心時事呵！但教士在路上看報，我卻今天第二回見！」這是三粒微塵中最少年的一粒說出來的，那其餘的兩粒此時如墮五里霧中，真不知道他說的什麼。及至詳細追問，那少年的右手指着前面的老太太，卻令那兩粒微塵大不可仰。但此時輪到少年的一粒如墮五里霧中了，又轉向其餘的兩粒詳細追問。那兩粒中的一粒抑住了笑，囁咕他的近視眼說，

「將包作報，認女爲男，不辨腹背，妙哉怒安。」

三粒微塵又大家捧腹大笑一陣。

一路行去，不久卻追上了這看報的教士，我們互相招呼了。原來這位老太太一邊慢慢行路，一邊手上卻編着毛繩工作，使得她的步履慢而又慢。這也是我們這位少年所以

不辨腹背的一個原因。從此四人一同走去。她自是不及我們走得快，但我們有時忽然聽見溪流的聲音了，站下來神往一回，有時忽然看見什麼不經見的奇花異草了，又站下來賞鑑一回，於是老太太趕在我們的前面了。這條一層一層盤向高處的路，因為是在叢樹之中，所以如此清幽，如此靜穆，幾條清幽靜穆到令人不敢走了，如果是在中國。一直到略見村宅的地方，溪流漸收漸小，只要一棵楊樹倒在溪上便可以渡岸了，於是我們就靠着這棵楊樹及溪中幾塊大石頭的幫助，輕輕鬆鬆的又到法國了。楊樹是不認得什麼國界的，「只要能聯起你們來，倒了我怕什麼呢，」它第一天倒的時候也許是這樣想的罷，只是渡過溪流以後，卻分別了看報的教士。她行了一路，雖慢也感疲倦了罷，就在草地裏坐下了。我們所以能在楊樹上跨越國界，卻也靠她的指示呵！

渡溪就到諾佛爾。一早動身，此時已十一點了。照指南云，從聖祥哥爾夫到諾佛爾，步行但需一小時四十五分鐘，我們竟行了半天，因為我們是與看報的教士一般快慢呵。然而無論如何走的慢，其需要休息卻是一樣，於是便在兩三棵大菩提樹下坐定，這是一個

旅館 (Hotel Grammont) 的院子，設有餐桌等等的。院子中除了我們三人以外，只有和我們同住在聖祥哥爾夫的一隊旅行的中學生，恰也陸陸續續的來到。但他們是要到勃朗夏峯 (Mont Blanchard) 去的，當然不像我們一般閒散。前鋒的一部分同我們休息了一會，待殿軍的教師來到，只停了和我們寒暄幾句的功夫，便又率領着大隊走了。院子裏又只剩下我們三個人。

旅館的侍女是安納馬司人，姓了一個法國詩人的姓 (Musset)，卻又取着一個中國詩人的名 (Blanche)，已夠給人一種好感了，何況再加上殷勤的招待呢？我們打量這旅館，雖然也很闊大，但似乎並沒有客人，甚至像我們這種過路喫一頓飯或飲一杯酒的，除了我們三人以外也竟沒有第四個來到。不錯，遊人所最注意的是特點，本村的特點在什麼地方呢？確不大找得到。固然如德立發夫人所告訴我們，火災以後新屋比前更高大，村人也比前更富有了，但這種高大與富有，是山村地方的高大與富有，要說到能引起遊人的注意，那到底還有天淵之隔哩。村中或者產出過詩人嗎？沒有聽說。村名或者曾見於什

麼載籍嗎？沒有看見。如曾有之，我想一定不如現在一般寂寞了。它的特點，依我想，有是一個的，便是山村。因為湖邊的村子，全是近水的，人或厭倦了湖邊生活的時候，一定會惦記山村，但可能性到底太小了。那麼這樣大的旅館有誰養活它呢？這位姓詩人之姓而又名詩人之名的小姐告訴我們，同時我們也在旅館招牌旁邊一塊小牌上看見了，這裡是阿爾卑主義者（遊山客）俱樂部的支部。即使絕對沒有外客，只是本會會友來往的招待，當然是較為便宜的，也足夠它一年的開銷了。這位安納馬司人的侍女，只來幫六七八九共四個忙月，除了這四個忙月以外，倘有生意，老班娘自己出馬做侍女的了。

「人家介紹我來，我真想不到是這樣一個寂寞的村子！」

「本村人還不少罷？」

「大約一百人，不會再多的！」

她雖然十二分殷勤的招待，自己卻抱着一肚子的牢騷。但我們到底與她略有不同，除了同情於她的寂寞以外，我們覺得這樣的小村子確也小得好玩。她對我們說，本村沒

有郵局。只有一個女郵差 (factrice) 每天下山去一趟，將本村的信送下去，同時將別處寄來的信帶了上來分送，這樣一趟便完了。女郵差這個字，平常是極少見的，因為略大的村子，大抵便用男郵 (facteur) 了。諾佛爾居然小到用女郵差，在我也覺得好玩，不像詩人小姐那般哀矜勿喜的。

至於飯菜，卻極不寒酸；火腿菠菜泥，子雞與炸馬鈴薯，平常鄉下飯館裏都未必有的。我們衆口一詞的滿意極了。飯後大雨，我們搬到裏面客廳裏去坐，直到五時許，覺得如果再不走，只有做阿爾卑主義者，在這旅館裏住夜了，於是冒着雨，由法國路回到聖祥哥爾夫。三人都替那班到勃朗夏峯去的中學生着急。

八月一日——瑞士國慶日

自諾佛爾山村回來以後，雨絲陸陸續續的不斷。但我並沒有什麼不滿足。我覺得天好便出去遊湖，不好則在家談天，而且從窗口看湖上的雨景，一樣都是快事。間或也有雨住的時候，如前天下午，我們便到湖上去釣魚，如昨天傍晚，我們便到輪船碼頭去看落日。

可惜釣魚的成績依然不好，前天五個人乘了划子出去，自己三個人以外加了兩個本地郵局裏的小朋友，居然釣不到一條魚回來。當初還懷着好大希望，後來逐漸減少，少到絕望。但那兩位小朋友興味好，尤其是亞爾培，覺得即使沒有魚也該有別的戰利品來抵償才好，於是在水面上看見東西便撈，而且大膽的駛去，幾乎要到對面的蒙德歐了，纜載了滿船の木頭柴塊駛回聖祥哥爾夫。

昨天下午到輪船碼頭，看雨後的南山（Dentsu Mith）。麗芒湖上色彩的變幻，本較西湖複雜，其中尤以南山的變幻為最動人。如果照它那樣多的變幻推測起來，南山的本身可以說是沒有色彩的，完全隨着它周圍的一切而為轉移。但是它畢竟朝朝暮暮都在那里，與它比較接近的或有意研究它的人們，難道說不出一個它最愛表現的色彩麼？我說有的，是肉色。以肉色為基本，再在這肉色上面表現出它的喜怒哀樂等等來，這便是在麗芒湖上所看見的南山了。昨晚正當雨後，夕陽在日內瓦一角，光射到南山上，只一二十分鐘，我們竟有眼福看到它在閉幕以前表現最精彩的一齣，而且是在麗芒這面大鏡

前，它既不是劉老老般會把自己的影子認做親家母，自然只有神采更加煥發，映帶更加多趣的。

今天是瑞士國慶日。我們三人都是外客，雖曾躬逢法國的熱鬧國慶，但對於瑞士情形不熟，不便先向他們問長問短。而且我也想到，法國人的愛熱鬧，自有他們的特別國情，別國未必和他們一樣。凡在這種熱鬧的大節日裏，我想酒是一個熱鬧的重要分子，而瑞士卻是一個禁酒的國家，閱兵也是一個熱鬧的重要分子，而瑞士卻是一個局外中立的國家，所以我們料定，即使有若何繁多的儀式，也一定不和法國一樣的了。

但我們只是默察。房東德立發先生在輪船上工作，昨晚並沒有回來。麗芒湖上的輪渡是只開六個月的，也像諾佛爾村的侍女只幫四個忙月一樣，一交秋冬，遊人稀少，輪渡既然停止，德立發先生便家居了。家居的六個月，依然支付半薪，然德立發先生決不肯閒蕩的，在這休息的六個月裏他便做木匠。至於在工作的六個月裏每月四個禮拜日是併在一起休息的；我們也看見過在休息時期裏的德立發先生，那是一到家，連輪船上的制

服也沒有完全脫去，便取一把鋤頭到園裏去工作的。從這些情形推測，今天國慶日的放假也是當然的了。

德立發夫人是德立發先生的後妻。她自己對我們講，她在沒有和德立發先生結婚的時候，是日內瓦一家大銀行裏的廚子。所以她不但懂得許多上等筵席的烹調方法，她還善於製作精細的點心。她常常回憶日內瓦的繁華，因為我們打聽她到日內瓦去的船價，便給她一個講述并讚美日內瓦的機會。又因為她常想表現她那高明的手段，所以常常慫恿我們喫這個那個菜，喫這個那個點心。她的工作是一天到晚沒有休息的，不是在家裏洗衣服或收拾屋子，便是到園裏去種菜；不然，便到別人家裏去搜羅了衣服來洗；再不然，便到美景旅館等處打聽，是否需要工作，去給他們在廚房裏幫三天五天的忙。她對我們說，她曾經替人擔保一筆木器店的帳款，她那朋友後來搬了木器到別處去住了，這筆欠款完全由她付出。因為上了這個大當，所以非再這樣苦苦的工作三年，是填不滿這個虧空的。這固然是她苦苦工作的一個理由，但我以為在這樣普遍愛作工的空氣裏，即

使一旦還清了虧空，德立發夫人決不會好喫懶做的；不然，聖祥哥爾夫全村不見有一個好喫懶做的人，難道他們都因為有着虧負嗎？在中國社會裏，時常看見有好喫懶做的，例如我自己，難道因為我是富翁嗎？決不然的，只是因為情願餓死，懶得作工罷了。

德立發夫人是這樣愛作工的，她今天國慶日不休息倒是意中事；只是她也這樣愛慫恿我們喫這個喫那個的，昨天晚上何以竟不慫恿呢？德立發先生前妻的子女，大抵都長大成家的了；只是這位德立發夫人有一個獨子，叫亞利斯底特，與法國內閣總理白利安同名，我們常常叫他內閣總理的。他父母因為中年以後得子，所以特別疼愛他，尤其是德立發夫人，工作一有餘暇，真是珍護之唯恐不至。但何以今天一早起來他連一件新衣服也沒有着呢？從這些小地方看來，大概國慶對於德立發夫人並不十分重要的了。

然而村廟裏的鐘聲終於響了！

在一個遠客的心情裏，這每一下鐘聲都敲出瑞士獨立的模胡印象來。屈指一算，瑞士是十三世紀末年獨立的，到現在已有六百五十年光景了。初獨立時只有三州，現在共

二十二州，那十九州是陸續加入的；這種一州一州的加入，還不是因為聞了今天早晨一般的鐘聲而豔羨纔來加入的嗎？和平真是引動人的鐘聲呵，尤其是從一個戰爭國裏跑來的遠客。

午間在門口遇見貝格杭先生，他正衣冠楚楚的從街上回來。這不消說，今天早晨村廟必有國慶的儀式，而貝格杭先生衣冠楚楚，一定是團拜完了以後回來了。現在我們只要打聽晚上是不是還有花炮等等娛樂。昨天在大路旁看見搭好一間臨時簾棚，裏面掛着瑞士國旗，安好電燈，一定是作今天晚上跳舞之用的了。

於是我心中有了一個大略的概念。瑞士小村的國慶：早上在村廟鳴鐘，村人聚集團拜（如貝格杭先生）因工作關係亦可不參加（如德立發先生一家）晚上則有跳舞等。然而這種杜撰的概念到底是不值一笑的。午飯時分，怒安兄來了。他帶了好些消息來。第一，村中死了一位七十八歲的老先生，他一生工作，從未停歇過，直到昨天為止。他是村人的好模範，他死了村人都哀悼，今天早晨在村廟裏爲他舉行喪禮。

「那麼今天早晨的鐘聲，是喪禮不是國慶了！」我問他。

「是喪禮。」

「貝格杭先生衣冠楚楚的也是參加喪禮去的嗎？」

「自然是。」

「那麼對於國慶，本村竟全無動作嗎？」

「照例是今天白天如常工作，傍晚工作完了後，全國大小各廟鳴鐘舉行國慶。但本村只有這一口鐘，喪禮固然敲它，火警也是敲它，再不能負國慶的第三重任務了，所以本村今晚不鳴鐘。只是沿湖各村的煙火是有的，晚飯以後到湖上去一定大有可觀罷。」

晚飯完了以後，在我們窗口對面的山上，黑一陣白一陣的雲塊，跑也似的經過，好像特別向我們爲了晚上的花炮等候一天了的遠客示威似的。不但經過而已，又漸漸的沉下來了，漸漸的放出雨點來了。這怎麼好呢？「不要緊，現在尙未暗靜，即使出去也看不見花炮，而且有花炮也未必在此刻放。」於是三人又靜下。而雨點卻從未靜下。直到真的完

全暗靜了，三人乃冒着雨出去，在平常晚飯以後必去一轉的輪船碼頭上站着。果然不錯，蒙德歐、佛佛、洛沙納一帶的山上，平添了許多紅燈，這一定便是花炮的出發點。我們只要等着好了。等着，等着。水雲布滿湖上，連蒙德歐等的紅燈也漸漸被它遮蔽，蒙德歐平日像夏夜星辰般的燈火也完全不見了；這時候忽然想起了本村大路旁的臨時簾棚，便跑到那里一看，見有兩三對人正在跳舞，但我們已經全身溼透，不能不回去了。

八月三日——在貝格杭木屋

像一件象牙雕刻品放在綠絨桌毯上的，是貝格杭木屋。近去一看，大雕刻品旁邊還擺着許多小雕刻品，這是貝格杭先生放在草地上的蜜蜂箱。他和貝格杭夫人，兩人一樣的都是整日工作不輟，而且工作是無論鉅細的。如果前天看見他衣冠楚楚的弔喪回來，以爲他平常也是如此，那真是外國人的觀察，完全靠不住的了。單就我們看見的說，他有時拿了大鏟刀在割草，有時拿了耙在掘地，有時拿了耜在種菜，有時拿了罐去擠牛奶，有時拿了糖在餵蜜蜂。工作是繁複極了。他大概是四十上下的年紀，談吐是極其溫雅的。

「我曾在師範學校畢業，而且當過多年小學教員，」他對怒安兄講，「但我不願意再教下去了。我怕作文。要我出題給人做，做後給人改，固然覺得困難；即使有着題目叫我自己做，我也覺得看着題目，無話可說。」

這段話是怒安兄轉述給我們聽的，他對我們比較客氣，還不能講到這類體己話。

「但初等代數學與文法分析是他的專長，」怒安兄又接下去說，「即使現在拿一個代數題或一句複雜的句子叫他解析，他還可以立就無難色。」

「這是中國人所謂耕讀的生活了。」

「但他也曾做過保險公司裏的事情，所以保險事業他也有點內行；不過他的終身事業恐怕總是養蜂了。對於養蜂，他已有許多獨得的經驗。」

「其實單是養蜂，工作還要輕鬆些哩。」這又是我貪懶的人的觀察了，一開口便是輕鬆這類字眼。

「他也這樣對我說，」怒安兄答道，「現在因為前年建造這木屋的時候，負了不少

債，不能不這樣工作，再工作兩年，還清了這些債，那時便只要養蜂，身體可少辛苦一點了。」

真不愧爲同村人，這計畫完全與德立發先生家一樣！

我們怎麼忽然談起這些話來了呢？因爲怒安兄此刻來是受貝格杭夫人之託，催我們快到木屋去喫茶點的。貝格杭夫人有藝術的天才，畫有麗芒風景多幅，筆法極爲工緻。又擅音樂，雖然一天到晚工作着，但間有鋼琴聲流播出來，傳到我們耳裏。她是本村人，從前她父親在瑞半村裏開着一家瑞士旅館，她和她的兩個妹妹是這旅館的少東。就在那時候，她受了很好的藝術教育，後來也當過幾年小學教員。不幸這旅館因爲生意不好，且與人涉訟，終於關閉了。而貝格杭夫人，卻把青春消磨在這叢脞的家務裏，至今談及，還是感慨係之，她的一個妹妹也快四十幾了，至今未嫁，做的一手好點心。據怒安兄云，今天茶會的點心，就是這位小姐的佳作。

我們到了木屋，見了貝格杭夫人，她即將她那妹妹介紹給我們。她的相貌和態度，與她的姊姊一點也不相像，圓圓的臉，略帶健康的紅色，高高的身材，和着一口飛快的說話。

坐下不久，貝格杭夫人便將茶點搬了出來。現在作品和作家都在眼前了，我們不由得大家飲茶了一回。問起貝格杭先生，說是去接小姐了。

「六點鐘可以回來的，和我的女兒，她住在祖母家裏快一個月了。」

「可愛的靡靡姑呵！我一天到晚同他玩的，」怒安兄轉過頭去對三弟說，「我說有一個長頭髮的畫家快要到聖祥哥爾夫來住了，她因為在圖畫上看見過中國人有辮子，以為長頭髮當然就是辮子了，當心等一會兒她回來問你要辮子呢。」

此時我們坐在木屋的廊下，時間快到五點，太陽離下山固然尚遠，但光線已經傾斜，不像剛纔炎熱了。廊下有太陽光的一面，遮着帆布帳，微風吹來，布帳翼翼的作響。那沒有布帳的兩面，好像是一幅大立軸，一幅大橫披，畫的都是麗芒湖景。

我們正在一邊談話，一邊對着風景出神的時候，看見遠遠的叢樹旁邊，兩個戴着白餛飩帽的「姊姊」來了。我和三弟相互看了一眼，兩人都就明白。今天下午我們在家時候，聽見外面敲門，出去看時，是兩個「姊姊」問德立發夫人在家否，我們答以不在家，

便要把門，關上了。

「先生們，我們是里昂修道院裏出來募捐的。」她們不等門關上，其中的一個急急忙忙的向我們說，「德立發夫人不在家也不要緊，先生們可以出一點嗎？」

出一點倒未始不可以，不過第一我們不知道本地的規矩，出多出少都怕不合式；第二這種急急忙忙的，有孔便鑽的，尼姑道婆的神氣，卻有點令人不快。我們於是答她們，等問了德立發夫人以後給她們送去。

「多少沒有什麼關係的，你們願意出一點嗎？」

這近乎硬討了，我們乃咬定主意不給，口頭只答等問了德立發夫人再說。她們的態度本來是不好的，此時更不好了，「咄」的笑了一聲返身便走，連臨走的招呼也沒有。

現在從叢樹旁邊遠遠走來的，分明就是這兩個寶貝。我和三弟都不響。不料這回急急忙忙的，卻輪到貝格杭夫人了。她一瞥見遠遠的這兩個寶貝，便打斷了她在筵上的一切酬應，很抱歉的對我們說道，

「真對不起，我得趕緊出去，這是聖法蘭西斯修道院來的。」

說罷以後，她快快迎出去，一直從叢樹旁邊把她們迎了進來——還不即刻進來哩，先在門口園地裏看看花草菜蔬。貝格杭夫人一邊對她們講園蔬的時候，她們卻用眼角一邊打量着廊下的一切：一個貝格杭夫人的妹妹；三個中國人，其中兩個便是剛才在德立發夫人家裏不肯出捐錢的。這些還不十分重要，一件最重要的發見是席上沒有靡靡姑。

「靡靡姑呢？可愛的靡靡姑呢？我們專爲看她而來的。」

爲母親者的心上，聞人提愛女那有不快的呢，於是將六點鐘可以同父親一道回來的話對她們說了。然後，三人走到廊下來，貝格杭夫人給我們介紹，兩方面都當不認得，像初見一般的招呼了。還有小姐，是不必介紹的。兩口機警到極點的談鋒立刻轉向到她：

「阿，我知道，這一定是小姐的佳作了。小姐一向都好嗎？」

貝格杭夫人引她們到室內，重新爲她們煮菜，又爲她們拿出點心來，這點心也就是

她們所讚美的佳作。問長問短，說這個談那個，直到五點三刻，貝格杭夫人已經將摺錢給了她們，這兩位專爲看靡靡姑而來的姊姊卻等不得這十五分鐘而必要走了。臨走又經過廊下，極客氣的來同我們招呼，其中的一個從口袋裏拿出一疊照相明信片來，挑出一張放到我們三個中國人的面前，說這是她們法蘭西斯派在中國所做的工作。我們一看，知道是法蘭西斯派在山東宣教時所攝，中間站着說教的是法國教士，旁邊圍着若干穿棉袍子棉鞋的人聽說教，如此而已。但這卻令我佩服了，原來她們在室內喫點心的時候，還在那里計畫對付中國人的方法。在她們的意思，以爲剛才在德立發夫人家裏，兩方都覺有點不歡，現在這樣一談可以對付過去了。哈哈。

貝格杭夫人姊妹送着兩位姊姊出去的時候，怒安兄向我們咬了一下耳朵：

「小姐也是坐不久的她。不願見姊夫之面，所以等今天姊夫不在家而來探望阿姊。」

「太乖巧了，什麼地方給你打聽來這種女太太們的消息！」

「但是我還有一件發見在這里呢：兩個尼姑所以急急忙忙要走，一定也爲怕貝格

杭先生。」

三人談話未畢，送客的兩姊妹已經進來，果然，小姐向她姊妹及我們道了歉走了。

這時候廊下只剩了我們四人，各人心中都望着靡靡姑的到來。正在這萬木無聲待雨來的時候，我們向貝格杭夫人提議，前幾天說過我們來做一頓中國飯的，現在趁靡靡姑回家的機會，這頓中國飯就算作今天的晚飯罷。貝格杭夫人十分的歡迎，只怕今天時候太晚了來不及。其實中國飯這個詞兒，含義非常複雜，要說它來不及呢，便再寬限我們十天八天也未必來得及；要說它來得及呢，只要有每人一雙筷子，中國飯的條件便已十足具備，盤子裏面裝的是什麼菜蔬可以不論的，而恰巧我們剛有筷子多帶着。如果在巴黎，我們至少可以到「中法隆」裏去買些江瑤柱，蝦米，海參之類，再加上一瓶中國醬油，中國味道便十二分了。即使不在巴黎，只要在相距僅十六基羅米突的愛維昂，能夠買到新鮮的魚類，中國廚子的思路便要開展得多哩。聖祥哥爾夫不是買不出魚類，雖然我們不知道在那里買，我們卻在美景旅館裏喫過，只要向美景旅館一問便明白了，而此刻已

是下午六點鐘光景了，還談得到這些嗎？反正基本具筷子，有了筷子以後，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在這基本上建築起來。

三個中國廚子正在推敲他們那一篇創作的時候，剛才看見兩頂白餛飩帽子的叢樹旁邊，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後面跟着一個提了行李的男子向着木屋走來了，這是貝格杭先生和靡靡小姐。母親是說不出的歡喜，但是女兒見了生人，卻也說不出的畏懼與羞澀。貝格杭木屋裏面的家教一定是無微不至的，而靡靡小姐又天生是一個清寡的體格。她見生人幾乎怕得要哭，但懂禮節的姑娘怎肯哭出來呢，連口脣的震顫也用勁的壓了下去。她剛剛把心定了，便伸出手來與生人們一握，以後還睜圓了眼睛向着人一個一個的看，看了幾分鐘，生人們勸她去休息，便同着母親進去了。這邊三個廚子依舊推敲他們的創作。

七點鐘模樣，報道中國飯已經成功，諸位都該就座了。這回的靡靡小姐，已完全變了樣子，和剛才行裝甫卸的時候大不同了。她已梳過了頭髮，她已換上了衣服。母親一定已

通知過了，明天要請長頭髮的畫家替她畫相。她已經能和我們應對了。她即刻明白了。今天晚飯席上她處的是什麼地位？她是主人，但她也是客人。這個態度是處處看得出來的，也處處隨着她母親的。但她父親還沒有到，他回來放下行李，換去衣服，便到牛房裏擠奶去了。怒安兄跑去通知他，纔把他請了來。於是六個人就坐。

每人面前除了刀叉以外是一雙綠色建漆的竹筷。

像魔術般在一個鐘頭以內變出來的中國飯是：白菜肉絲蛋花湯，火腿蛋炒飯，茶葉蛋。

如果報出或者寫出，這三個菜的中國名字來，一定是怪刺眼和刺耳的，好像算術裏的公約數一樣，「蛋」字實在值得約去幾個才對。但是在喫的時候，竟絲毫覺不出架牀疊屋來，只覺得火腿炒飯和白菜肉絲湯是主體，蛋花只是各樣菜裏都有一點的作料罷了。貝格杭夫人說得好：

「中國菜裏的用雞蛋，好像我們用奶油一樣，各種菜裏都放一點。」

被她這樣一說，倒把我們剛才枯窘的思想掩飾過去了。

如果在中國，用這樣三個菜請了客，連窮鄉僻壤都會笑掉牙齒的罷。然而他們，無論父母女，都覺得非常滿意了。

只有茶葉蛋，是實實在在的茶葉蛋，即使走到天邊，也不會把茶葉當成主體，雞蛋變為作料的罷。

飯後又飲茶；因為我們住在湖邊已近兩禮拜，稍稍吐露了一點要回巴黎的口風，貝格杭夫人即有勝會不常的感慨。就是我們也何嘗捨得了麗芒呢？好在三弟要給靡靡小姐畫像，我們總還得有幾日住哩。

八月四日——日內瓦

我們已經在麗芒的大湖這一邊就是何納河流入這一邊遊過一個小圈子了，今天卻去遊何納河的出口就是小湖的盡處的大城日內瓦。

我們今天的糧食還是承上章：茶葉蛋。雖然預備走陸路，要過兩次國界，先出瑞境入

法境，再出法境入瑞境，但茶葉蛋決不是違禁的物品，所以放心的帶着。

第一道國界是本村的，關吏見我們帶了手提，便問回巴黎去了嗎，我們答以到日內瓦去，晚上還是要回來的。於是在法半村上車，經愛維昂多農等而至安納馬司，這便是第二道國界了。在第二道國界裏，卻沒有第一道那樣容易；只是在同車站內，從這道月臺走到那道月臺的一點麻煩，爲了驗護照，檢查行李和等車，足足費了我們一小時半的功夫。自安納馬司到日內瓦，便只有十幾分鐘了。

從聖祥哥爾夫出發，直到日內瓦爲止，這一條路可以說是不會離開湖邊。我們雖然在火車裏，卻仍一眼不放的賞鑑着湖景。車上遇見了何尙平君，他今年夏天住在安納西，今天去逛日內瓦，也和我們一樣預備早上去晚上回來的，碰的真是巧極了。我們九點半到日內瓦。

日內瓦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清靜，第二則是富麗。在這兩點上，到底同是瑞士的城市，日內瓦彷彿是蒙德歐的放大。

我們決定上午看博物院，下午看風景。先看拉德博物院，次看美術歷史博物院，一直看到十二點鐘，纔出來坐在梧桐樹下喫茶葉蛋。

倒不是因爲一葉落而天下知秋的預感，我們坐在梧桐樹下時，不知怎的忽然覺到暑假旅行快要完了。

「昨天貝格杭夫人聽說你們要走了很動感，你們到底還有幾天可以住呢？」怒安兄忽然提出了這篇昨天未曾完稿的別賦。

「還是先問你罷，你預備什麼時候離開麗芒呢？」

「我是不成問題的，反正巴黎的房子已經退去了。現在巴黎滿是遊客，回去很沒有意思的，不如在這里一直住下去，只要巴黎大學開課以前趕到就行。」

「我們恰恰相反，我們的房子沒有退去，現在天氣略見秋涼，應該回去了。而且我這預備用極短的時間去看一看安納西與蒲爾志呢，春苔是從前去過的。」我對他說。

「那麼你們在未離開麗芒以前，應該先去看一看弗利浦（Fribourg）。我是在你們

未來以前去過的了。弗利蒲聖尼古拉大教堂裏的風琴是天下聞名的。其中有一曲名叫「阿爾卑斯之雷雨」的，聽去真如置身雷雨中，值得去聽一聽。」

「是的，」三弟接下去說，「我有一個朋友閻宗臨君在弗利蒲，他已寫信來邀過我們了，我們一定去看一看。看了弗利蒲以後，索性也順便看一看伯爾尼。」

「只是麗芒湖上，我也還有一件心願未了哩。」我希望着說。

「什麼心願？」怒安兄先茫然，又着急了，想了一想，若有所悟，「阿，阿，我知道，我知道，伏老記得『詩人小姐』了，要想再到諾佛爾山村去看一趟，是不是？」

「記得不記得是心上的事情，倒不在乎一定要去看一趟。不過我的心願還沒有這樣美，比重訪詩人小姐的事要迂腐得多哩。」

「那麼你且不要說，讓我猜一猜。」

「不過這種事情說出來極簡單，實在值得你詩人少爺的一猜的。這是我的老脾氣，和你們常說我動不動便要翻語源字典的脾氣是一樣的，我天天看着這麗芒湖的一

泓清水，總存心要想去探一探何納河入口之源！」

「唉！這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去，還值得這樣小題大做嗎？」怒安兄似乎失望了。「倒是烏希洛沙納也該去看一下的，你們到弗利浦去的時候經過好了。」

我們一邊說話，一邊喫東西，四面也看看景色，因為博物院出來這塊休息的地方是在山上，所以有居高臨下之勢。三弟眼光銳利，發見了遠處一條噴泉。

「這可了不得！」我說，「我們現在是在山上，雖然有房屋遮着，但這條水明明是從平地噴出來的，卻噴得比我們坐着的地方還高。這一定就是我們在風景片上見過的所謂日內瓦大噴泉了。」

這時我們已經喫完東西，便望着噴泉的方面走下山去。一走到山下，雖然我們三人都是第一次到日內瓦，但三人都不約而同的叫出來，「阿，原來就是這裡了！」好像都會經來過似的。這是因為我們住在麗芒邊上已經那麼多日，一看見麗芒湖水，便覺着到了家裏；而且我們在未來以前，已經把日內瓦的地圖看過多次，尤其是這最重要的一塊地

方，就是麗芒湖水流向何納河的一個關鍵，是這樣簡單明瞭而容易記得的。

我們先在英國公園走了一圈，以後便坐着看噴泉。

麗芒湖一到了日內瓦，已經漸漸成河，所以日內瓦兩岸相望，已有如在蘇彝士那般的風味了，兩岸各築出一條堤來，拱抱着湖水，這大噴泉便從右岸堤尖上噴出的，如果遠看，就覺着整個麗芒的小湖，是一個大噴水池。噴泉旁邊是什麼建築物或雕刻品也沒有，好像是原有一園竹，可惜全園砍去了，卻贖着這一顆當風搖曳着。或者更像些，是一支大鵝毛筆，整日插在碧藍的大墨水壺裏，卻等不到一個巨人，來握着它寫出能使普天下人謳歌的文字。

雖然麗芒與何納，在日內瓦已經是一而二而一的東西了，但畢竟有着人工的界線，這便是一道有名的白山橋（Pont du Mont Blanc）。白山橋的所以命名，照指南上云，是因為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在橋上望得見白山。不錯，今天天氣確是晴朗，而且我們跑路，跑得把剛才喫茶葉蛋時的一點秋意又跑去了，我們正需要着白山呢。白山的整年積

雪，夏間雖有中午一二小時是融化的，但這能動得了「白」字的分毫麼！我們走到白山橋的中段，向右斜看過去，羣峯的後面，白山居然在望。這是和望梅止渴一樣的，電影院裏夏天尚且以映演雪景為時髦，何況是真的雪山擺在眼前，有不森森然從頭頂涼起涼到腳跟的嗎？

白山橋下有潺潺的水聲，則是何納河經過麗芒以後，重新在這裡起頭了。這一起頭，前途可真遠大哩！不但就出日內瓦流入法國境，而且還在法國境內灌溉許多有名的大城，如里昂，阿維儂等等，一直流入馬賽附近的里昂海灣。

我們在白山橋上，面向着何納河的去路，把白山暫且丟在背後，那第一樣看見的，就是河口一個極小又極精美的小島，名曰盧梭島，島上居中一個盧梭的銅像，因為他是日內瓦人，日內瓦人所以紀念着他。我們為愛這精美的小島，就在島中坐下飲汽水，拍照，談天，盤桓了久之。

白山橋左邊沿湖的一條路，名曰白山街。白山街中有一段已經改為威爾遜總統街

了，國際聯盟就在這條街裏。我們在湖邊一直遊到四點鐘，乃再乘火車經過兩道國界而回聖祥哥爾夫。

八月五日——探麗芒之源

麗芒的去路，昨天在日內瓦看見了。但麗芒的來路呢？自然，聖祥哥爾夫兩國交界的一條溪流也可以算作麗芒的來路，而且沿湖各村中像這樣的溪流還有不少哩。但是麗芒因為是一條大河中的一段，所以既有一條總去路，也有一條總來路，這便是我想了很久而未得機會前去一探的何納河入口了。我探何納河入口的動機，第一次發動於研究麗芒的地勢。照地圖上的色彩所示，湖水是用全藍色的，湖邊各陸地，依地勢的高下，而為淺深兩赭色。但無論淺深，展開麗芒地圖來，總覺得是全赭當中一片藍，萬不料忽然生出第三種顏色來：何納河入口及河之兩旁，既非藍色，也非淺深兩赭色，而是白色。我料定這是低地，但總想去一探。

第二次發動於乘輪船經過何納口外的時候。這一次看見地圖上白色的處所是低

地已無疑義，低地上且有大小樹叢。而且看見何納入口是黃色，不像黃河入海時連海也變爲黃色了，柯納的黃色竟無害於麗芒的碧藍，卻像麗芒有本領將何納的黃水染成碧藍似的。次之，我還在輪船上聽得何納入口的響聲，說不定這入口的水勢急到一個什麼樣子也說不定。河上不是可以造一條橋，讓我們站在上面嘆一聲「來者如斯夫！」

第三次發動於到蒲佛看賽船的時候，這一次實在是一個最近便的機會了，低地及樹叢已經看見一部分，只是水聲及黃色卻都被樹叢遮蔽着。如果不因爲日光太猛烈，也不因爲看賽船而在日光下站那麼多功夫，更不因爲前一天遊了沿湖各村而疲倦還沒有恢復，這一次便已經去過了。

我第四次的發動和決定，是昨天在日內瓦梧桐樹下的談話，和白山橋上觀玩何納的丟路。

今天下午天氣雖是陰晴，卻甚涼快，乃與三弟一同由聖祥哥爾夫步行而去。到蒲佛孩，果然下了一陣大雨，於是逃入蒲佛車站的待車室裏。看法國方面一次一次的來車，

和從這裏一次一次出發開向法國和本國的。這種火車的來往，我們把它當成晴雨表似的。總是說下一次車到時一定可以晴的了。然而不知怎樣，在這晴雨表的指示之下，剛剛小了，又大起來，剛剛晴了，又下起來，晴雨表也像是忙得應付不及。一直坐了一小時光景，纔像有點把握了，乃沿着大路走去。

我們以為大路一定是環湖馬路了，一直走過去，可以通到何納河的入口。入口上如果有橋，那橋上一定可以行車，有如西湖「段橋」的放大；即使沒有橋，也一定有輪渡，像南京浦口間的，也像杭州西興間的，渡河以後，那邊依舊是馬路。所以我們沿着大路走。萬不料走到後來，峯迴路轉，把一個麗芒湖找不見了。這時纔覺悟到馬路不是完全沿湖的，因為要避低地，所以只能沿山築去。倘再不回頭，目的地要達不到了。

「通路，小橋，維爾納夫。」我們回頭走了一大段，卻仍走頭無路的時候，忽然擰頭看見一塊小木牌，上面寫着這樣三個字。維爾納夫是上次我們坐了船去過的，的確是湖對岸的一個村子，再加上通路小橋等字樣，那還不是我們的目的地嗎？然而這所謂通路

(Passage) 實在小得太可憐，簡直是中國江南所說野貓路，而且雨後泥濘，即使不至於不通，至多也只能算作半通罷。

路上所看見的，是叢樹和牧場。叢樹是自己生起來的罷，牧場的分界也只是粗陋的鐵絲欄。牧場裏面有大羣的牛，大羣的馬，由一個小孩管着。狗看見有人來了，發狂般的亂吠。我最怕這不可理喻的東西，幸而似乎有人管着，人便住在牧場旁的小屋裏。最令人注意的，是一路時時看見小溪，上面架着小板橋一般的東西，下面溪水汪汪的流着。這可見所謂一條總來路的旁邊，也還有若干分來路的了。

忽然聞到流水的大聲了，忽然見到橋梁的鐵架了。這原來就是木牌上所謂的小橋 (Passerelle)，這原來就是輪船上曾經聽見的水聲了。

水面並不大，而水流卻真急。小橋的目的只為行人，所以兩邊用階級，惟一的特點就是輕巧，好像整架橋可以一手提了走似的。下面流水中卻仍有兩個橋樁；橋樁之薄，可謂薄到無以復減了，其用意是為減輕水流的抵抗力。水流固然是抵抗不了的，但我們從橋

上看下去，看見仍有若干枯草樹枝等物，隨流水而下，附着在這薄到無以復滅的橋樑上。我們在橋上來回走了幾趟，尤其是我，正體味着一種達到目的時的快樂。看上流，這樣富厚的來源，往古來今抒寫着，我不贊嘆，我只體味。看下流，這樣洶湧的聲勢，一霎那間消滅了，我不驚愕，我只體味。

急流兩岸是矮小的叢樹，一半在水中，一半出地面，岸是完全看不見的了。原意不是叫我們看不見，卻怕急流看見了，纔叫叢樹保護着的罷。

我們本想走到維爾納夫去，但是時間已經漸漸向晚，在地圖上看，急流偏在聖祥哥爾夫一面，到維爾納夫比到聖祥哥爾夫更遠，而且如果走到那邊去，依舊是牛羣，依舊是馬羣，依舊是狗吠，依舊是細流，依舊是泥濘的野貓路，這樣單調的重複，是我們受得了的嗎？我們既然達到了目的，倒不如循原路回來了。

從日內瓦方面照過來的晚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異常的長，好像要把我們的耳朵再拉到輕巧的鐵橋邊去聽一會兒水聲似的，然而我們與鐵橋到底一步一步的遠了。

八月七日——從湖邊到瑞士腹地

昨天探了麗芒之源，我是得未曾有的快樂。回家即刻寫了信給仲鳴兄，他們夫婦兩位都是麗芒的老友，問他們可曾走過這條野貓路。不料信剛剛寄走，他們的電報卻到了，說今天早上到麗芒來看我們。但我們已經定下今天到烏希洛沙納，弗利蒲，伯爾尼去，昨天寫了信通知閻宗臨兄。天下事情真有巧極的，如果昨晚的電報改在今晨到，仲鳴兄來不是整個兒撲空了嗎？現在卻有穩妥的方法，就是我們兩人迎上去，到愛維昂車站裏去等他們。

雖然只是兩禮拜的小別，而相見時的快樂，卻如我昨天探到了麗芒之源。

我先編造了一篇大道理，說這幾天住麗芒實在沒有甚麼意思，目的是想煽惑他們同到弗利蒲去聽「阿爾卑斯之雷雨」。

「但我總替你們擔心着，」仲鳴兄答我道，「萬一你們這種書上看來的消息未必靠得住，跑到弗利蒲一問，說是一世紀以前確有這回事，現在老早沒有了，卻怎麼好呢？」

我們誰也辯誰不過，於是曾夫人到旅館休息，我們三人同逛愛維昂。我和三弟在這兩禮拜裏，經過愛維昂已三四次了，但都沒有好好的逛過，好像有意留下今天暢遊似的。我們照了許多相，喫過了午飯，飲過了礦泉，乘了上山電車看過了山上的景色，凡是愛維昂可以逛的地方都逛過了，而我們的談話還是沒有斷，我們都覺得依依不捨似的，於是仲鳴兄又渡湖送我們到烏希洛沙納。

烏希和洛沙納，雖然是兩個地名，其實就像愛維昂的山上和山下一樣，烏希在山下，乘上山電車到山上，便是洛沙納。

剛才聽曾夫人說，麗芒的山景是瑞士岸獨享的，自愛維昂望洛沙納，一點不覺得什麼，但自洛沙納望愛維昂來，那才美麗呢。現在知道這話真是不錯。

遊完了烏希洛沙納，到火車站候車往弗利浦。我渴極了，而五分鐘以內火車便到，不能上咖啡館了。仲鳴兄去轉了一圈，回來說，「你們有瑞士五生丁嗎？喝水的地方倒有了，只是藏杯的自動機，須得丟進瑞士五生丁去，纔有一隻紙杯出來。」我們同去一看，果然。

但是我們偏偏都沒有瑞士五生丁！「管它呢，我用法國五生丁來試試看。」一隻杯子居來然出了。

「這真叫做渴者易爲飲，你又有了通信材料了。」仲鳴兄說罷，三人都笑。他直等到我們開車。

自洛沙納上車以後，一路沿湖行去，好像初到時沿行法國岸一樣，不過這一回卻刻刻印證着會夫人的至言，覺得遙望法國岸實在美麗，尤其是聖祥哥爾夫，是法國岸中最多高山的一村。雖然明天下午又會回來了，這十餘朝暮竟有那麼大的魔力，叫人連短期間的分離也不願意。當火車漸離湖岸，駛向山村的時候，這心情好像重演一度洛沙納之仲鳴兄。

到弗利蒲以後，閻宗臨兄的住所，正由一位這樣可感的教士領我們步行了二里許路的時候，又碰見一位更其可感的教士領我們到寄宿舍而親自爲我們收拾房間整理牀舖。頭一位是完全不認得的，第二位是受閻君之託而來招呼我們的，比來爾先生

(Buhler) 因爲閣君自己住在小湖，來不及趕回了。

什麼都靠着比來爾先生，這樣一個初次認識的朋友，而能給人這樣周到的招呼，幾乎生平第一次見。房間等等妥當以後，他領我們出去喫飯。這裏的語言已經是既似法語又似德語的了，他們自己的普通話是德語，和我們周旋卻用與法國人說來大不相同的法語。比來爾先生就用這樣的法語指導我們一切。連市政廳門口，有一顆帶有傳說的菩提樹，名叫毛拉菩提樹 (Tilleul du morat) 的，也仔細把傳說講述給我們。說是從前，弗利浦和毛拉各各獨立的時候，其間曾有着戰爭，有一個戰士從毛拉打了勝仗跑回來，手裏拿了一枝菩提樹，可惜因爲跑得太快，剛到弗利浦戰士便死了。卻留下這顆菩提樹，至今還活着。

喫完飯一路看着風景，仍由比來爾先生領我們到奏琴的聖尼古拉大廟。照廟門口的揭示，奏琴確有二時八時兩次，然此刻已快八時了，何以廟門還關着呢？和我們一樣的顧客，也有一二位，一樣的在廟門外徘徊。等到八時許，廟門忽然開了，問開門者今天是否

有奏琴，他卻答道「看人數夠不夠！」後來居然賣票了，居然開奏了，開奏的時候我點數人數，是十八人，可以見他所謂人數的夠不夠大約是十八上下了。

奏琴的目錄，一共有六曲，最後一曲是「阿爾卑斯之雷雨。」雷聲之大，真使人毛髮竦然。約十五分鐘，雷聲漸漸遠去，雨過天青的景色如在眼前，而曲終了。曲終出門，外面卻有真大雷雨，弄得人幾乎是真。是幻都辨不出來，廟內的如果是真，廟外的便是幻了，或者內外都是真的，是較為近理的說法罷。

等雷雨稍住，便與比來爾先生同到他爲我們整理好的房子，一夜睡得非常的安靜。
“八月八日的早晨八時起來，問比來爾先生，知九時二十三分有車往伯爾尼，乃與他一同出去喫早餐。他又陪我們上車，直等到車開走。

十時正到伯爾尼。不用說，到伯爾尼第一件事是看熊，熊是點綴伯爾尼這個字義的。問了一聲火車站，說此去過橋便是熊館了。那末，阿爾(Aare)河既把伯爾尼流成一個舌頭形，我們須得通過全個舌頭哩。所謂橋者，是怎樣的呢？我現在對於瑞士的橋和法國

的橋的區別大有所悟了。法國的橋是要行人知道此地有橋，越知道得快越好，經過時越使人留戀越好，經過以後越使人不忘越好，所以是藝術家顯本領的地方。瑞士的橋是要行人知道此地無橋，越發見得遲越好，但橋名是依然寫着的，一見了橋名便使人驚歎原來此地是橋，所以是建築師顯本領的地方。這伯爾尼城舌形地上，共有三條這樣令人看不見橋的橋。我們經過時如果不望一望水，真不知道正在走橋，只以為是一條長路，一條兩邊沒有房屋的極長的長路罷了。但是橋身雖長，我覺得橋名比橋身更長：從右頰搭到右舌邊的名叫 *Kirchenfeldbrücke*，從左頰搭到左舌邊的名叫 *Kornhansbrücke*，從舌尖搭到唇上的名叫 *Nydeckbrücke*，真是長得可觀了。

從火車站到能館，就是說從舌根到舌端的一條大路，是伯爾尼的繁華部分。我們看完能以後，便逛這條大路，同別的外國人一樣，賞鑑鐘樓的大自鳴鐘。這條大路不過二三里長，但每一里許有一個鐘樓，一過鐘樓又換一路名。路旁有一著名大廟（*Cathedrale münster*），我們使進去參觀。逛廟我在法國已成習慣，但法國的廟是尊嚴的，因為常常

有人跪在那裏，我們遊人也不由得祭神如神在起來。我常常癡想，在這種大廟裏，光線依然保持它原有的幽暗，空氣卻設法輸送些新鮮的進去，也沒有人相信神龕裏面真的還有神明，心願情服的整天跪在那裏懺悔了，那時我們去賞鑑這廟宇的宗教上乃至藝術上的價值，不知多有味呢？這癡想我在逛妙峯山時也說過一回，有人笑我是癡想，我自己知道是癡想，但這癡想竟有人拿來實現的，這便是瑞士的廟宇了。初看似乎是極難得的，轉折一想也覺得平常。我們不是常常看見王宮博物館嗎？中國的「故宮博物院」便是這樣布置的：什麼都仍王宮之舊，只去掉了一個皇帝。政治上可以如此，宗教上安有不可以如此的：什麼都仍廟宇之舊，只去掉了一個神明。只是沒有了神明以後，許多求神的人都不來了，所以空氣便連帶着乾淨。我在瑞士逛了許多這種沒有神明的古廟，照故宮博物院的例也可以說是古廟博物院，我真是感着十分的滿意。

下午去參觀了國會及公園。在這樣一個精美小巧的城市裏，忽而上山，忽而下水，忽而過橋，一走便走遍了，我們自己都覺得好笑起來。本來擔心着時間催促，等逛完回到車

站，倒還寬裕了二十餘分鐘。

旁晚便回到聖祥哥爾夫。

八月十日——別矣麗芒

我們在日內瓦梧桐樹下計算過的幾處地方都逛完了，我們應該與麗芒分別了，但我們真是捨麗芒不掉。直到昨天晚上，我和三弟逸發瘋，兩個人都說，「只要明天早上有陰雨，我們一定再住麗芒一日！」

今天一早便醒了，心上這樣想，反正是陰雨，何不多睡一忽兒呢？

然而，太陽從窗門上進來，催促着我們了。太陽！這是理智，這是決斷，這是勇敢！它叫我們記得先前的計畫，它叫我們實行梧桐樹下的談話，它叫我們覺悟別離的思念也。也許比朝暮的聚首更加美麗。

車站上的朋友，來替我們運行李的，已經到了門口。

貝格杭先生家送蜂蜜和點心來，這是麗芒的象徵，以後凡遇到甜蜜的味道便會一

度記得麗芒了罷。我們約定冬季再來，麗芒的雪景一定是比夏日更加美麗的。

我們在六時半離開聖祥哥爾夫。但是我們又與仲鳴兄夫婦遊愛維昂和多農，直到下午決定赴安納西的時候纔真正與麗芒作別。

安納西湖

孫福熙著

安納西湖

一

將弦的明月從雲端窺露顏面，安納西湖上陡然豪罩一層光明與嫵媚了。兩天來的陰沈，使西湖的一切都現愁色。第一，當此一年一度的七夕佳節，爲牛郎與織女着想，希望他們不遇風雨，而且只要他們高興，就可希望賜予大家之多的智巧。其次，風雨一到，安知他不帶來了秋色，一年盛事，將被他收拾淨盡。大家一動身世之感，不免都有憂容。可是，這月色，莊嚴而皎潔，他表示晴光再至的左證，他擔保今宵佳節的快活，這安得不使大家喜盈於色呢！薄雲散裂，四周鈎以金線，千種情態，一樣開心。圍在湖周的山上與岸邊的綠樹，本已漸漸暗黑下去的了，但一見月光即返黑還綠。還有最愛遊的羣鳥，垂頭斂翼，倦怠的歸去睡覺者，一見光明，再來飛舞，再來歌唱，再來繼續他們的情愛。

一輛汽車，開到湖上帶羅涯(Talioires)村中，在湖濱旅館的前面停下，少年的薛黛與章鵬從車中走出來。他們記得，在車中時，已是暗黑不能互見面貌了，爲什麼現在又相見了呢？擡起頭來，望見旅館門前大樹後的新月，才知月色照臨了他們兩個。於是薛黛就說：

「有月亮了！我是說會晴的。」

「我是說會晴的。」章鵬改正似的也說。

他們喫過晚餐，再回到房中，忽從樓頭望見瀲灩湖光，不覺滿心飛舞，於是急忙整裝，攜手一同下樓來了。

湖濱旅館的門前蓋滿古老的蓓蕾丹，就是稱爲法國梧桐的。中國的梧桐挺秀高逸，不愛與聞人事，而蓓蕾丹則最喜與人親近，三十年五十年的樹身，很可向上高長的，他們卻不生長上去，儘是向四周鋪張，給人們以陰影，他們的枝條伸下來伸下來，撫摩行人的頭頂，倘若是在水邊，還要從岸上俯到水面，讓遊艇中的人們觀賞。因爲他們有這種性質，

所以湖濱旅館面前是滿院綠葉了。電燈光四布葉叢中，分出一道碧綠一道菜綠的層次。樹幹上色彩斑駁，幻成宮殿中的雕柱。小籐桌籐椅遠近散列在這種雕柱間，樂隊的曲調就從這遠處傳達出來。隱約的樹蔭之後，遠見珠紅的欄干；一點燈光，照耀門前的玻璃，返照飛螢似的光彩。七八級石階上，碎影搖曳，兩個人影踏這石級而下了。

他們覺得十分輕快，這是因為音樂的波動，或者因為空氣的清涼，或者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感應；總之，這裏與久住的巴黎完全不同，所以使他們輕快，這是無疑的。竹根青的綢衫，依步履而微盪，一望而知是薛黛的身材。活潑爽利，有如晨曦中的飛瀑，醇厚輝麗，有如夏雨後的長虹。圓圓的面貌，遮蓋濃黑光潤的頭髮，額上直至眉頭，兩鬢與耳垂齊。這面貌嵌鑲在黑髮中，嵌鑲在濃綠的樹葉中，當此夜色，只能比擬他如一個白鵝絨的香粉撲而已。圓口的衣領露出頸頸，窈窕的兩袖露出手臂，這裙衫用中國綢所製，是湖縐巾的一種，有所謂薄綠的名字。細簇的回紋，織出杏林春燕，雖然是古圖案，近來舊材新用，改善多了。其寬窄配置完全由自己畫圖，依樣裁製，腰間兩條長帶，毫無時行俗氣，卻可與中國古

裝中的飄帶比擬；領口垂下一片短襟，利用他的擺盪來與裙邊的擺盪相調和，而胸前亦不致平空了；有時搭置肩上，有如領帶遇風，吹向身後，可以遮斷領口的圓形曲線。他今夜選定這件衣裳，他知道利用湖邊的清風，他知道，這淡青的色彩適合檸檬黃月光的映照，適合螃蟹青湖水的襯托。在他旁邊的章鷗勇敢敏慧，足夠與他相配，壯健的身體與廣大的頭額是最顯明的左證。

名稱雖然只是湖濱，但波濤衝擊，一如海灘，在此靜夜，愈增人的興感。他們兩人走到岸邊，走到浮搭水上的船碼頭立下。晚風吹來，湖水潏潏的摺皺，這使人覺得微寒了。謹慎的擡起頭來，望見對岸 Dumb 的燈光，沿湖岸向左過去，忽疎忽密，但漸遠而漸淡，消失在輕柔的薄霧中。不必是遠處，就是近地的高山頂上，亦有雲片遮斷，慢慢的移動，映在青綠的山前，真如記憶一樣的縹緲。天色真美麗呵，惟有這樣在欲雨的氣候中晴來的天色最美麗，正與一切人事在辛苦的希求中得到的最爲美滿是一樣的。滿天微帶古銅的綠色，雲彩有紫有黃，映照融和，都是最精微的色調，離月亮不遠，就是一條天河，除出有雲的

地方，都有繁星閃爍。不錯，牛女二星當於今晚在此相會了，這星叢中那個是他們呢？什麼時候是相會呢？他們真的要給人以機巧爲華綵嗎？岸頭的人間二星不知天上事，除了仰望以外，沒有別的了？一聲清亮的禽鳴，掠銀河而過，是水鷗或是野鷺，於是他們從仰望天邊一轉而爲俯察自己，兩人始知自己同浴在月光中。他們相互體忖，各見對面青青的面色。爲什麼面色這樣呢？或者是月下之故吧，或者是水上之故吧，但總沒有是喜是愁的情調。

「時間太遲了，回去罷。」

「對岸明天再去罷。」

兩人相對微笑，一同回去了。章鵬口占一絕：

「屋影參差柳影昏，

繫舟猶認去年痕。

湖山依舊潮來去，

底事重看已斷魂。」

二

流光迅速，不因大家的浩歎而稍減其速率，章鵬與薛黛來此湖上結婚，已是七年前的事了。以法國之富麗，他們偏選在此湖結婚，而且偏選 Chaparon 的小村，可知他們的嗜好，與此湖山對於他們的感情了。Chaparon 在帶羅涯的對岸，船到湖的南端，順小路進去，還要走十餘分鐘。小路漸漸上升，經過 Lathuille 的小火車站，遠望峻嶺之下，蘋果樹叢中間，有幾點紅屋，其中較高而較新的一所，就是他們租來建立新家庭的。這小村的人口只有八十五人，新生的小孩也在內了，他們都是種地的，擠了牛奶送到船碼頭，養了雞鴨送到城裏市場，算是他們與外人最大的交往，別的是沒有什麼了。外方的人少有到來，在此結婚避暑者從來沒有，至於中國人，真是他們第一次看見。正巧今年新建了一所較華美的房屋，希望有遊客來租了避暑的，雖然第一次看到中國人，卻自己擔保自己的出租了。

這紅頂房屋也有一層樓，玻璃窗戶，再加百葉遮簾，儼然是精雅的避暑山莊了。門前留植原有的蘋果梨子數樹，綠葉儘夠為嵌紅磚的白牆配色，還有滿樹的青綠果實，點綴出幾分富有與甜美景象。地面上新種了幾種草花，百合花剛剛盛開，攀援的架壁猩（*Clematis*）紅黃相間，沿門牆而上，其餘地金錢，秋海棠，東一叢西一行，布置得勻稱美滿，園外開出鐵桿門就是一塊石板，下面是一條小谿，水流經過，淙淙不絕。這裏的好處還在於四圍的外景。後面是一帶高山，說是稱為平橋（*Banc Plat*）的，青灰的巖石與林木的綠色相間，望到高處，雖然不是雲霧時節，也只能隱約辨其有此兩種顏色，不知究竟是巖或是樹，因為實在太高了。蒼老的果樹層層羅列在嫩綠的牧場上，再遠去，是挺直的白楊，從行列而遠為點線，色調亦漸帶藍色，消失在淡藍的空氣中，這一切是 *Savoie* 的普遍景色，正如章鵬所說，到 *Savoie* 的無論什麼地方，閉了眼睛也可默出周圍所有的一切。不過，此地有碧綠的湖光，就在屋中可以望見，而湖的對面，又是這樣高大的山巖，無窮的寶藏，無窮的希望。

兩人在此住下以後，親朋先後的到來，在舉行儀式的一天，大家忙碌而熱鬧。

爲了儀式的莊嚴，爲了朋友的取笑，一切新郎與新娘都有喜悅與恐懼的兩種心理，喜悅的是悠遠的前途，但也爲這悠遠的前途而恐懼，不過有的偏重一種，他種只是一現，即刻消失了。他們兩人當然不能例外，但在熱鬧與忙碌中沒有自覺的過去了。

三

夜是最大的滋補品，安納西湖面，新張開眼睛，靈活而清醒。昨夜的山色，樹木，爲了一天的疲倦，昏醉的噴出呵欠；經過一夜的休息，你看，在這晨光中，什麼都是康健而少年。蝴蝶花的翠藍顏色閃出綢緞光澤，自有這樣早起的黃絨粉蝶周圍飛繞，做他們的陪伴；荷茨龍 (Isérons) 盛開細小的喇叭花，有如舞場裏的紙線，撮了滿地，還要攀援門牆與樹幹之上。一陣嘹亮的笑聲，從開滿荷茨龍的園門中出來。立刻可以望見樹叢下一大羣華服的人影，薛黛莊中的衆客出發遊逛去了。

利用暑假時候，在此避暑旅行；而來參與婚禮的親族朋友，也都有時間多住幾日。這

大隊的遊客中林氏姊妹是新娘的好友，兩人一樣的服裝，一樣的妍秀，他們愛中國服裝，在此法國風景中行，見者以為天仙下凡，以為到什麼盛會去的歌舞化裝。不覺大家已走到 Lachuille 碼頭了。往北一望，湖上輪船正迎面而來。白色的船身，在朝陽中噴出濃黑的煤煙，昂起船頭，刻刻逼近，坦平的綠水上打起白浪，一直激動碼頭邊繫泊的小艇。湖岸一帶的蒲草浮游動盪。再看船身，已是很近，水面上露出半個明輪，是許多片片子構成，所以激動水面，所以行進如此迅速。這輪子上寫着一行金字：La France，年幼的希聖急忙告訴新娘，他的姑母：「這船叫得法蘭西。」且說且爭先跳上船裏去了。

章鵬為全體買了環湖票，走上樓梯，看大家都已在船頂上眺望了。

新娘還有一個朋友薛瑜，因為同姓，所以視如親妹。他愛譏諷，見新郎來時，他說：

「M.章，你今天穿了獵裝，回來要給我們什麼獵品？不錯，你的獵槍呢？」

章鵬實在裝得動人，一身輕灰帶紫的獵服，短腳褲子，皮鞋以上是黃皮裹腿，一頂軟邊細白蒲帽，翻領襯衫的袖口露出壯勁的頸頸。因為他的英雄氣象，似乎還缺一支槍的

樣子。林氏妹妹機警得很，因為看到內纜新郎上來的時候，微合了左眼看船邊風景，有照相的意思，所以立刻代他回答。用了很流利的法文說：

「Il est un chasseur des images. Vous voyez que son appareil photographique est son fusil (他是景物的獵人，他的照相機就是他的獵槍。)」

「你也將不免做了我的獵物！」章君對薛瑜說，而且指點從肩上掛下來的黃色皮套中的照相機，真如背槍的背着的。

不覺船已停過一站，遠遠的望去，見湖面緊束，有如蜂腰，章君對他的客人們說：

「這遠遠收縮之處，分安納西湖為兩部，我們是在小湖，這外面，北部，名為大湖。大湖深六十五米突，小湖深亦五十五米突。倘若掉下去……龍王拉你們做公主去了！」

「你還可在龍宮裏打獵，獵你的景物，或者還要獵豔！」薛瑜說出就逃開了。

「龍宮未必真有湖深是一點不慌的，這邊東岸，是帶羅涯，稍稍過去一點，有所謂『愛人巖』者，一片削壁，到水底下還是如此直削下去，離水面有四十米突之深。倘若愛

人在這底下，你們肯下去找他嗎？不必說了，這最狹的對面，就是 *Duinet*，我們就要上去了！」

水鷗兩三，飛繞船頭，薛黛愛極了，看他雪白的背，湖綠的胸腹，於是叫喊的說：

「你們看看，他們的肚子綠得真好看……原來是湖水的返光。」

船行漸緩，望見長堤一條，直通孤立的巖島。這堤上，密列大樹，故船漸靠岸就漸覺涼爽。水中綠影，滾如油滑，豔色服裝的青年男女在此垂釣，不必看見釣起魚來，水中豔影儘夠看之不厭了。大家上岸以後，在綠蔭下，順堤走去，島上建一古堡，中有圓塔，頂上女牆如齒，并有小孔圍在塔頂四周，蓋備禦敵時擲下彈石，凡封建時代的堡壘都如是，現在徒成遺跡而已。到外面來一看，堡基巖石上與水交接處滿綴綠苔，不勝表現鞏固與久遠之感。

沿湖邊走來，接連的山莊與旅館，但幾步相隔必有垂柳，印度栗，蓓蕾丹等樹蔽陰，這已到了村中了。看過禮拜堂之後，新娘的兩個內姪，少年愛遊，還有他的夫兄，與幾位朋友，還有薛瑜，都願去看聖母洞，於是約定在湖邊蜻蜓旅館等候，分作兩隊了。

蜻蜓旅館貼臨湖邊，是瑞士木屋式的房子。岸邊滿植大樹，下置桌椅，白布桌毯，上分置杯盤，而每一頂桌上都有一瓶鮮花。主人命侍者連接桌子，擺夠全隊人的位置，於是坐下。

樹下涼爽，微覺水面風來。仰頭見大樹枝葉間有日光閃爍，蓋湖水波動的返照也。這引動了諸葛女士的興趣，他說：

「聽說中國的西湖與安納西湖很像，不知究竟相差怎樣？」

「中國山水總像中國美人，輕柔委婉；而西洋風景則起伏濃郁，這是汪先生所說的。西湖的山高水深遠不及此，不過也別有長處。」

「我想一定天然較多，點綴較少。」諸葛女士說。

「能夠天然自然最好，但整理修飾能補天然之不足。」新娘表示他對於藝術的意見。

「我們幼年時到過西湖的，但現在也記不清了。」林女士天真的說。

諸葛女士最愛工作，最愛鼓勵他人工作，他自己是學雕刻的，所以說：「黛姊，你可以多畫畫這裏的好風景，等暑假完結，你一定有許多好成績。我恨我是不會畫的。」

遊聖母巖的一羣人回來了，有的以手帕擦額上的汗，有的以帽作扇，鼓風胸口，熱鬧的一陣語聲以後，坐定午餐了。心情的變換由於環境的變換；興致好了，所以食量更好。少年活潑的李雲岫舉杯進酒：

「祝新娘新郎的愛情萬歲！」

「祝在座的少爺小姐們愛情成功萬歲！」新郎不肯喫虧的報答。

章鵬照了許多相，於是又走到碼頭去等船。船纜鬆解以後，迅速的離岸了，這綠蔭，這長堤，這蜻蜓旅館，能不引起何時再來之想，於是大家說：

「再見！Dungt！」

船向對岸行，不到五分鐘就停了，一望高山重疊，紅屋錯落，左邊是銀灰巖壁，下臨深灣，在這暗藍水上船泊碼頭了。此時遠見紅衣女子，跨首蓓田而來，新娘見了，不禁動感：

「快點趕呵！趕不上了嗎？船上的人應該看到的。」

幸而真的趕上了。得失真是只錯一點的偶然呵。

「這裏就是帶羅涯了，風景之好，因 André Theuriot 的描寫而更聞名，在他的『秋之愛』小說中真是描摹出神。這裏有他住過的山莊。」

「原來秋之愛就是以這裏的背景的呵。船上小姑娘所賣的茜克萊曼(Cyclamen)正是書中提到的。」

「從此再過去就是大湖了。看這削壁，愛人巖！」

輪船繞一個大彎，靠巖邊進行，因為對面不但半島突出，即在湖心，亦有淺灘，蓋半島之餘峯也。轉出這個彎，固然一片大洋，而安納西城市融在金粉光中，有高塔尖頂做他的旌旗。然而，回頭看來處的小湖，滿涵靈秀，四圍高山，陽光所照，摺疊明爽，如一張綠幕，不知將揭露何種奇巧也。

將到安納西市，船身轉向，倒縮港裏面去，這一轉，弄得綠水返黃，加以白浪，美觀萬分。

岸邊人聚如蜂，見大隊的中國人，尤其是如此盛裝，安得不人人注目。有人將因此而羞澀，不過，人愛看戲，做戲的就愛人看；你我相看，大家增長智識，大家滿足美感。

走出公園的樹林，經廣場，市政廳，博物館，圖書館都在這裏。再向北走，一座大的戰死紀念碑，是 Bernard 的雕刻，他是最愛此湖山者。高大無比的蓓蕾丹貯立運河的兩岸，其枝葉相接，如爲河上蓋一圓穹。河上多小船，可以通湖，男女兩三，在此下船，在此起岸，各有其靈敏或初試的畏懼笨拙的姿勢，但人人臉上都染了綠葉的映照，各人都因看相對者的顏色而自己覺得涼爽了。一條小橋，輕巧精緻，名爲愛神橋，真是名不虛傳。

沿大街而進，兩面均有圓弧過廊，這是本城的舊制。追念羅馬盛時，此地亦已爲重要城市，興亡盛衰，全憑人爲，留得古跡正可策勵後人。新娘愛此古色，憑弔久之，醞釀油畫的腹稿。

不覺走到大禮拜堂了，登石級而上，三角形的門面下，開三門，上面一個大玫瑰窗，古舊可愛，蓋十六世紀時初建者。進門，大家依習慣脫帽低聲，小希聖以手向門邊貝殼形的

水盆中浸水，學法國人的習慣，欲以手指上的水分潤給林姐姐，而游嬉的在自己面前劃十字，引得大家要笑。他的姑母向他示意，不要出聲。章鵬低低的說：

「這裏亨利第四來做過禮拜，盧梭在小孩時在此當歌童唱讚美詩，他在懺悔錄中說的，有一天他還在此演奏一段簫呢。」

「這畫好不好的？」林妹妹問新娘。

「這幅下十字架的耶穌是意大利的名畫家 Caravaggio 的作品：十六世紀至今，二百餘年了。這種是歷史上的價值，所以不能與近代畫比較並論的。」

出禮拜堂就是盧梭路，不錯的，四十四號門牌是盧梭住過的，古舊的兩層房，很小的院子。斜對過十三號，是盧梭在 Lemaitre 樂師裏學琴之地。

大家選買風景片，也有立刻寫寄友人者，緩緩的走過港邊，一望平波泛紫，湖山全入斜輝中。本來，坐火車沿湖回去亦可，而環湖票與火車聯通，可不另買。但爲了可以飽看湖景，仍是坐船回來。

呵，滿幅的紅紫，除了薄綠的遠天，除了白鷗幾點，紅紫的水，紅紫的山，又是紅紫的滿天霞彩。倦遊了的人們，無力言語，無力思想，祇相對眷顧，如山邊落日，湖上輕鷺，一任自然之所至。

四

幾天來的同遊聚談，很是快活；但衆客先後的離此而去了；這對於章薛的新婚愛情，或者可以更加親切，然而相對久之，不免漸感單調。於是他們繼之以工作。

章鵬先翻閱拉馬爾丁的「默思」詩，因為他是離此不遠的蒲爾志湖主人，在這湖上產出無數名詩，在這湖上體味愛情與人生的甘苦。他翻到 Le Lac 一篇，迴環久之，於是開始繙譯，於是研究蒲爾志湖的景物，於是查考拉馬爾丁的事跡與思想。此時的薛黛已背了畫架與三脚檯作畫去了。白色的畫衣敞開了領口，大邊的草帽，不是爲時髦而是爲遮陽光用的。走到湖邊碼頭，遠望晨靄未散，遮斷湖南的 La Sambuy 高峯，近山襯托，顯出剛柔與主客的層次。一片牧場，有如綠絨，而白楊參差，列陣山麓。正俯視湖水，微風吹

過，皺出有青有綠的襟帶，這湖水之涯，是輕軟蒲葦，恰好融和山與水的界限。這景物能不動畫家的愛好，他坐在碼頭旁樹蔭下，張開畫架攝取這美景了。

時間已近正午，女畫家滿帶了高興回來，擎開拏畫的手臂，怕沾污畫上的油彩。祇吟默思拉馬爾丁詩句的章鵬，因為沈思太久了，立起來散散步，從樓窗口望見樹枝缺處一幅湖景，似乎覺得奇幻，瞬目注視，則夫人正進園來，一手在推合鐵門，風景在另一手上，所見風景，是他的畫幅也。

「畫好了嗎？」樓窗上問。

「畫好了。」窗下仰頭回答，伸畫給丈夫看。

今天，他們兩人新得了一種甜蜜。作了畫的，心中想：愛情以外還有工作；讀了詩的，心中想：工作之中就是愛情。爲了有這發見的緣故，各人各守界限，不匆匆跑上樓去，亦不匆匆跑下樓來，而這當中卻是得到另一種甜蜜了。

飯桌已經擺好，兩人對坐午餐，新成的畫幅放在火爐上的大鏡前，兩人的視線都注

在畫上，共同批評。在畫者自己得了安慰，同時推度到對方，所以說：

「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嗎？」

「沒有什麼。我想做一篇拉馬爾丁，正在繙譯他的 La Laco 等一等念給你聽。」

恬靜頗久，兩人各各舉叉喫菜，舉杯飲酒，這不是沒有思想，但不是有什麼惡意，他們各在今天所得的新經驗中尋求解答。畫家仍以繪畫爲題，說他的道理：

「藝術上是如此需要統一與絕對的，譬如一幅畫上用了各種變化的筆致，就不成東西了。但也最怕單調，你如果絕對的用這種方法，第二幅就沒有價值，第三第四幅機器裏推出來的都不如。藝術還是需要變化的。」

「絕對當然是藝術上的不破條例，藝術理論只有凡如何必如何，決不能說應該到幾分的程度，如醫生的藥方，可以某種十格蘭姆，某種十五格蘭姆，加糖水一百格蘭姆，便成最適於病人的藥品。然而，人身與人心一樣是柔弱的東西，他們最易疲倦，惟一的狀況下去，沒有不厭憎的，所以需要變換。實際上，這變化是爲了要保持絕對。旅行時精神較好，

就是這緣故。城市的人到鄉間，鄉間的人到城市，回到原處，工作更有興趣了。」

「對了，藝術就是弄這把戲，用了變化來保持不能變易的人生的趣味，因為人生是絕對的，不能忽是忽非的。」

「倘若圖畫而永遠用單調的筆致表現，就墜入平庸，豈能感動他人呢？」

「然而，變化只是養料，絕對是藝術永久的生命。例如我們到這裏的風景地，是吸取新鮮的精神，不是要把我們整個的變過一個。」

「這就是藝術家貴乎有操守之故。」

五

湖上的輪船「花冠」號(Couronne de Savoie)靠近帶羅涯，等着上船的人頗多，而上岸的只有章薛兩人，因為在此早晨，從小湖來者原來是沒有什麼人的。

蓓蕾丹垂枝水上，兩人眺望湖面，有如透隔綠簾，而這生動的枝葉，在湖面畫出天然圖案。岸邊的小船，解纜張帆，向輕柔的黃綠浮光而去。這景物引動了兩人的觀感，於是對

此拍了照。轉過頭去，綠色的木亭中陳列本地的畫片，貝殼與釣竿。還有許多書，章鵬要守亭的鄉姑娘拏出來看看，是小玫瑰叢書：小詩與短篇，較大本的多數是 A. Theuriel 的小說，因為這是本地久住的作家之故。他再買了「秋之愛」一則也是一個紀念，一則今天正去尋蹤小說中的景物，或者可以參考。此外又買了一隻山蟬，是蜜蠟做的，插在薛黛的帽上，真要以爲是活的飛來了。

沿斜坡而上，路徑曲折，這就是「秋之愛」中與 Villa Tranquille（靜廬）中所說到帶羅涯村中去惟一的路了。一直到村子將要走完的地方，回轉頭去，跳過村中的屋頂與樹頂，翠綠的湖面展在眼前，而高山一帶，有如花牆，遠遠的積着薄雪，消融在日光與雲煙中，這是 Semnoz 如油畫館中 Cabaud 所畫的全景。

「這一定是書中所說的微微藹山莊了。」

從門牆中望見蓓蕾丹與印度栗的綠蔭，滿地小花，正是熱鬧，而院底屋簷，有紫藤結綵，又極清閑之致。

「Mariannette (瑪麗婀娜旦) 住在這裏了。」薛黛說。

「還是說 Andre's Theurier 住在這裏呢？」章鵬略帶今昔之感的說。

他們兩人正如愛好紅樓夢者的尋大觀園，在古塚裏找靈魂。是的，對此湖山，憑欄望月，聽禮拜堂晚禱的鐘聲，順藍色的波光，遠去遠去，直至隱約的對岸山際水涯，與繼續的村歌相應和，在此蓬瀛仙境遇瑪麗婀娜旦的嫵柔，能不使非立波動情呢？兩人徘徊久之，於是走向山徑了。葡萄藤繁衍曲徑兩面，牧草豐形，螽斯唧唧，有幾處的長草已是割倒，太陽照臨，放散農村快樂的香味。晚熟的櫻桃尚留黑紫的滿樹果實，栗樹，張大如軍營的幕帳，鋸刻的葉間滿是綠色叢刺嫩果。再走是高大的樹林了，茂密的枝葉張蔽天空，雖然是很覺涼爽，不禁兩人獨在林中亦覺有點畏懼，正不知如此柔媚湖邊亦有駭人景色。忽見樹林缺處，蔚藍一角，以為是天，近去知是安納西湖水，臨水削壁千尺，不免悚然。而無意中登臨如此美景，亦覺欣喜萬分。原來這就是瑪麗婀娜旦來採茜克萊曼，他父親最愛的花，與非立波邂逅相遇，他們兩人並坐在野花氈上，共賞湖山之處。但非立波永離帶羅涯也。

正是經過這裏而去的，這就是「愛人巖」。

「我們採一點茜克萊曼吧。」

「回看姑娘與他講 Tournette 的美景，對阿爾卑斯羣的山峯，與父親兩人相抱對哭，非立波將是他父親的繼承者了，然而季候未換而人心全變，兩人終於永不再見。人事之短促一至於此。」章鵬坐着有點動感。

「可是山水永遠沒有變，留給我們欣賞。」薛高興的說。

「是的，Theuriet 給這景物以永遠不死的生命。」

兩人望湖上來往的小船，不管湖水如何深，總是浮載這小生命，順他所願而忽東忽西。水鷗更是輕快了，欲游欲飛，一由自主，緊張的掠水面一過，游魚捉在口中了。

兩人看了出神，然而時將正午，於是起身回來。章鵬說：

「本來，Tournette 不能去爬了，非立波住的 Toron 是經過三角的三人如此來回的，可以去看看，但路徑不知道，留在下次去了。」

走到古庵旅館，兩人就在此午餐。這裏也是非立波所住，而他決絕阿爾上波夫人之處。

有如愛看喜劇與悲劇，除出怯懦與麻木的人，都愛看強烈的日出與清澈的月色，風景給人等於戲劇。

六

這一天實在有點悶熱，然而午餐以後遮上一點白雲，太陽可以不晒了，而天色實在變化得很，於是引得畫家興致萬分。薛黛帶了畫具出去了。

他出門往北走，望湖光儘管在山路中走去，他想免去許多屋頂，最好多留天色，而下幅是湖水。走到一個高坡上，他就坐下了。

天色真美麗呵，他非但沒有畫過這樣豐富的天空色調，而且可以說從來沒有見過。風是從他的背後來的，所以浮雲漸向安納西市方面遠去。天空本是碧藍的，但漸遠漸帶銅綠，在此幕前便有無數層次的雲彩。近處的灰白帶紫，四周多有玫瑰淡邊，稍遠則銀灰

與蝦青相間，微有珠色；遠去，浮現在鬧市的爐燄似的光輝上者，如檸檬與橘子混和，是無數細片，輕浮散迭，消失在遠山之後，呵湖水，與雲塊相應和，塊青塊綠，這裏面又搗散了許多紫羅蘭的溶汁。風之所至，忽然波皺幽暗，忽然鏡光閃耀。而雲山投影其中，又成萬種情態。畫家先草草的鈎了木炭，他想，不能遲留了，於是加油彩。以畫家的三寸筆頭，追逐這萬頃風濤，他只要吹灰之力，使這不盡的大面全盤變易；幸虧興趣鼓勵他，不論他變得怎樣快，總要獵取這飛逝的一切到畫家的箭頭。

忽然，風是迎面而來了，浪花緊急的變了方向，從對面打來，而雲彩也愈沈愈下了，他儘是毫不遊移的畫去。現在真不對了，雨點已經下來，於是只得收畫就走。這時纔知道是離家如此之遠。

章鵬因為覺得看書上漸漸的暗了起來，於是到窗口去望天，知道原來是要下雨了。然而夫人到哪裏去畫了呢？他急忙的跑到園外，推開鐵門一看，並沒有來。這到哪裏去找呢？想必不久就來了，還是到樓窗去看，高一點比較可以看得遠。於是再跑到樓上，伸頭

窗外並不見人，只有大風狂吼，直立的白楊個個歪斜，如一竿細竹，蘋果樹菩提樹都反轉葉背，露出銀白。落葉飛舞，吹捲湖中，而灰雲成塊，沈向湖面，遮斷對面湖山，雷電並作，而雨點的響聲滴在窗邊，打在他身上了。

等他再下樓來，園中的花草上已全潤溼，大雨傾注，他不能再到園中去了。着急是不必說，他立在簷下發怔。鐵門驟開，畫先進門，人亦見到了。連忙鬆解畫具，全身浸溼，裙邊沾在腿上，而白鞋白襪全是泥漿了。

急急換去衣服，於是始有工夫再來看畫。這辛苦的工作給他們甜美的滋味。這時雷聲振動房屋，玻璃窗凜凜作響，兩人撫貼，從窗內望出去，隔了雨水流滾的玻璃，望見一片迷濛，湖面已成洋海，不見對面山峯，但見浪濤滔滔，打擊岸邊，如欲吞此山村。遠近果樹，胡桃蘋果，隨風墮地，撲撲有聲。忽聞啞的一響，黑白相間的一葉飛矢似的過去了。

「一隻喜鵲！」辭說。

「他也逃回家裏換衣服去了。」丈夫微笑的說。

「家中也有『人』在等他吧？」

七

風雨已過，夕陽更豔，流雲散佈，有乳白帶紫，有玫瑰紅和朱，輕飄浮游，襯托在從來未見的碧藍天上，如汪洋大海，各種形式各種顏色的水母在此歡會，如一幅翠藍，天上羣星化裝羽裳，在此酣舞，用無論什麼富麗神奇的事物都可拏來比擬，而結果還是不知他實在表現的神祕意義。一湖綠水，平滑照人，其溫嫺妍豔決不相信他也有哀愁獷野之時。山林草木，不論是胡桃樹蘋果樹，以至於最小的雛菊青苔，都受風雨洗刷而顯得十分少年，卻如受父母眉目示意的小孩的馴良服貼。太陽快從西山下去，隔湖，東山前面，一條虹弓，不知愛神把這弓的箭矢射到誰身上去了。這弧橋，如果不是幸福的化身，何必如此美麗，如此誘引，如此迷濛，如此縹緲倏忽呢？

金銀花香愈近夜而愈濃烈，晚餐以後，章薛兩人，與受風雨洗刷的山水一樣少年，乘園中金銀花的晚香風中，出來散步，驚喜景色如此壯偉，不禁胸懷鼓動。兩人欲往山坡上，

去遠望，於是走向村中經過。

道路已幾乎完全乾燥，只是石隙小草還滿沾雨珠。葡萄葉上加了新綠，而細簇的花球正結下幼果，嫩綠可愛，再添上雨滴。如翡翠穿珠，不知爲誰家少女作嫁鬢笄也。家禽三五，在村中散步，雄雞昂頭闊步，紅冠聳前，黑羽垂後，追蹤草地裏飛躍出來的青綠蚱蜢，被他含住了，喜洋洋的叫喚母雞，讓他喫這鮮美食品。矮屋簷下，斜陽光中，一個小孩，立在門口石級下，手扶小橈，橈上是貝殼與菜葉等等，正在烹調小孩的筵席。石級邊盆花若干，有大紅的日夜寧 (geranium)，圓形的小葉簇成一團，而細幹三四，擎出繡球一般的密密紅花。有芙茜亞 (fuchsia) 尖細的葉片，滿枝的垂下長柄的紅紫花朵，極像無數紗燈。門外小園，一樹胡桃，一樹櫻桃，爲這村屋配色，完成這幅鄉景的安寧幽閑的平衡。當此停步羨讚之中，石級上走出一位青年婦人，他正在拼擋牛酪，故連連以身前白色圍裳擦手。一見微笑，就與過客招呼：

「晚上好！先生，夫人。」

「晚上好！夫人。」

「散步去？天氣涼爽了！」

「天氣好。我們正在稱羨你們的房屋，你們的小孩真好看！」薛黛說。

小孩一見母親出來，早就丟開他的烹飪工作，靠近他的保護者身邊，眼睛圓睜的遠望生客。母親撫他的頭頂說：

「他到九月裏有三歲了。」

「我們給他照一個相。」先生說。

「好的。路易士，不要動！」且說且到室內急取李子交給小孩，讓章鵬照相。照相機托的一聲響後，他對小孩說：

「說呀，謝謝先生！」又轉變口氣：「先生會照相，夫人還曉得畫畫。那天我看他在屋後作畫，藍的湖水好像是真的一株白楊樹，有風吹過，真可說是活的一樣。」

「小孩的照片兩天內給你們。」頗有告別之意了。

「你們真好意！你們喜歡這鄉土嗎？」

「好極了。又美麗又清淨，我們很喜歡。」

「經畫家們稱讚，那是真光榮呢！夫人。只是這裏太清苦，要你們住起來，就整頓起來了。我們做工過生活，好看不好看是沒有心思的，也是不懂得的。」他說到這種有思想的話，更顯得精雅了。

「夫人，你就是最懂得的。有了你，這裏的風景更好了。」畫家放出他的色彩與感情來了。

說過再見以後，兩人走到高坡去，草地還是潤溼，然而顧不得這些，因為，這時的夕陽正好，從雲後射出輻軸的光線，大小雲片如海上漁舟，在此金液炫煌的大海中徜徉。其色彩之豐富勻和，極天然的能事了。紫綠的山嶺襯在前景，使這幻夢的天空更顯得銜銜瀟瀟。有如濃色的粉袋，在此山間振拍，無處不現鬆軟蒸騰之感，而隨處分其綠褐紅紫的層次，這又是天工奪畫家的能事了。這樣一幕一幕的變換景色，一刻不停的產出瑰麗的情

調，非筆墨所能盡致，而畫家順次的採納胸中，供給他美滿的寶藏，一直到了只留一絲暮靄時節方緩步回來。這寶藏是他今天在風雨中辛苦作畫的酬報。

八

薛黛莊中新增了熱鬧，第一，牆上滿掛了畫幅，有風雲中畫來的，有夕陽中畫來的，有晨曦初現，有薄霧籠湖，還有爲他丈夫畫的讀書時的肖像。熱鬧的第二原因，是新來了看畫的朋友。

晚餐桌前，周圍是完全本地風光的繪畫，熱鬧的談話聲中，清茶一杯放在圍坐桌邊的各人面前，其中新客是壽丁與章非，由諸葛女士陪伴來的。

熱烈的談論漸漸過去以後，主人取出本省的指南，展在桌上說：

「我們來討論討論遊逛的地方呵。」

「我們聽你報來。」壽丁說。

「好。我們總要走得遠一點的。」

第一是Erie峽，離城九基羅米突，可以步行，亦可坐火車。這條水深九十米突，長約半里，在巖隙中流過，闊自三米突至十米突。巖路曲折，樹影參差，倒是不壞。

第二是Maure嶺，以樹林勝，爬山三小時，一面雪嶺在望，一面碧綠的安納西湖展在脚下。從這條路走下去，可以走到我們屋後的高山上，出海面一千七百餘米突。

第三是Thorens，有古堡著名，建於十六世紀，中有Van Dyck的兩幅油畫肖像，及意大利古畫。保存古代木器雕刻甚好。」

「這都是好的，我們由近及遠，先揀定一個開手，——不是開手，是開步。」壽丁說。

「至於更遠的，到Chamonix看水海；還有，南至蒲爾志湖，北至麗芒湖，可以與把兩個湖與安納西湖比較比較。」

「蒲爾志湖則遊Aix與Chambery，拉馬爾丁與盧梭的故地。」諸葛說。

「麗芒呢則遊Evian與Thonon，我們可以到Thonon附近去看林氏姊妹。」

「明天先來一個環湖遊行，怎麼樣呢？我以為，安納西湖本身已經夠一生體味，倘若

還能上一次高山，看旭日照雷峯，那是更好了。」

「你們對於三湖的比較意見何如？」這是沙龍主人的考題了。

大家精神很是興奮，在此假中遊覽時節，當然什麼勝地都覺可愛。章非這次先說了：「麗芒有時是很獷野的呢！」

「真的，有點像的海。浪濤奔騰時，當然不必說，就是平靜時，水色幽藍，已經夠了。你知道，三百米突的深度呢！」

「山峯也是峻峭，給人莊嚴或悶塞之感。」

「他的名望之大是因為他的面積與山脈的氣魄。」

「蒲爾志面積與安納西差不多，而貓山壁立，又是顯出不和諧美的一類特性。不過麗芒四周多熱鬧城市，尤其是瑞士一岸，雖有高山深水，比較的使人有入世之想。蒲爾志的山麓全是野岸，只有從水上去還可以靠近岸邊，步行簡截不能通，這是拉馬爾丁在此黑夜影中滿幻愁思之地了。」

「蒲爾志湖靠拉馬爾丁成名，不過自有其原因。因為較自然，少社會性也。」

「Aix-les-Bains 的熱鬧已害了他不少，幸虧只有這一處。」

「安納西是剛柔兼有了。」

「水是深的，山是高的，第一因為四周山勢的勻稱，不如其他兩湖周圍高低相差之多，而湖面曲折，就有溫柔嬌嬈之態。」

「不過他的名望似乎不及其餘兩湖之大。因為他沒有什麼事跡。」

「現在是有事跡了。章薛兩人在這裏結婚的呢！」

「不必說了，明天先逛這溫柔嬌嬈的湖上。對了，明天是七夕，我們須遊夜湖。」

九

暢飲以後，在將弦的明月下，清澈的湖山，狂熱的酒酣，少年的豪情，在這配調中，鄉村人家已經關門睡覺，十分靜默，只聽得這章薛家的少年大隊，從村中出來，步聲，唱聲，笑語聲，使湖山震動響應，而他們自己毫不覺得。

他們走到湖邊了，跳下船去，章鵬打槳，於是船已離岸了。

月亮雖只半圓，而光耀明朗，照臨全湖。這是要經驗過方纔知道的，夜間望山，簡直高長一倍，湖水也驟然的廣闊，固然是湖面輕霧使然，實在也是自己縮小了之故。剛纔喝了酒長大了的身體全被晚風吹去了。然而勇氣是要鼓舞起來的。他們歌唱大江東。歌聲起處，熱血沸騰，打槳愈加用力，水波愈加升沈。他們是把自己擴大，只覺自己是在太平洋上，在揚子江中，昂然有物皆我主之概。

「我們現在這樣高歌盪漾，五年十年後的中國土地上，總有一滴我們現在所蒸沸的血了吧？」

「如果不然，這許多到法國來的中國學生完全是無意義，我們的飲酒泛湖完全是無意義了。」

「在哪一塊土地上發芽，就愛在哪裏開花。我們愛這湖山，爲了培養熱血送到中國去灌灑。這湖山，不是我們的，我們有賞玩的權利，然而沒有保管或修飾的義務。我們要去

管保修飾我們所發芽的湖山而賞玩之。」

「賞玩還在其次，第一步要使中國土地可以請人賞玩。」

「如果中國土地不能保管修飾，除非中國青年沒有血。」

「不錯，新近接到中國來信，廣東政府決定再革命，國民黨從新改組。在黃埔辦軍官學校造就軍事人材。」

「有一天青年都入黨，而黨員都當兵，少年中國就已造成了。」

「民族盛衰的原因實在是很簡單的，只是青年的血能不能起來的問題。在老民族呢，即使是青年，也是冷冷的，所以不能振興，而非絕對的不能熱，卻是懶得加熱之故。」

船已划到大湖，在峭峻的巖邊，雙槳擊水，水擊巖涯，於是彎進去，在陰暗中，樹枝下，薛黛吹簫，什麼聲音都靜默，但聞圓潤凜冽的一個一個聲韻，連墜水面，浮向遼遠而去。簫聲止時，雨蛙羣鳴，如苦飢渴。少壯的頭腦也最愛聽哀怨的聲調，慷慨激昂的感覺使他們鼓舞，但抑鬱泣訴亦使他們振奮，因為，他們聽這種不愛聽的聲音，就起拯民於水火之中，舍

我其誰之想，於是亦昂頭奮臂，勇往無敵了。他們之愛聽哀音與卑微弱女的聽人家哭聲以代自己的暗淚者大不相同。

於是他們找更幽黑的地域。回轉裏湖，順帶羅涯前進，這時月光已斜，離山頭不遠，就要不見了，涼風潤溼，不禁手中的簫上如汗珠一層，頗覺寒冷，而各人衣衫亦都感潮潤而單薄。樹蔭濃密，不辨對面何物，亦不知再進去離岸尚有若干丈尺，然而總是鼓槳前進，貪看這水中黑油似的繚繞波紋。垂下的樹枝正掃拂頭上，忽然水中響聲的一躍，不知是什麼東西，同時枝頭亦竄出一隻大翼黑鳥，急急的振翼飛去。

探頭黑影之外，南面湖端已將隨青色薄霧而消失，山色淡如輕煙，不必想登臨，且不必想像其為何種體質。湖山交界之處，蒲草盪搖，一來一去，如受何物指示，用以引人入迷者。蛙叫格格，就從此處產出。呵，這是有點……有點新鮮了。

再看天上，星數驟然增加了不少，蓋月將西沈，光力很弱也。在此漸趨深藍的天色間，銀河斜瀉，引得諸葛說：

「真是，今夕七夕，天上雙星幽會如何了？」

大家仰視，在銀河兩岸，各人見其各人的雙星幽會。星光閃爍，各有如螢如電的顏色，而有時隕星飛落，正給人以此何來何去之想，算是得到一個剛纔疑問的答案：

「誰自覺今夕得到智巧的，就可證明雙星已經幽會了。」

一直到小船泊岸，一直到摸索回去，一直到各人熟睡床中，各人還聽到自己的狂歌，看到這七夕湖上的銀河邊的形形色色。

十

「山水既不到我們裏來，惟有我們到山水裏去。」

秋之愛小說中有此名句，秋之愛迷的人們正是順從這句話，去找書中所描寫看日出的 Tournette。

他們於午後四時在帶羅涯出發。各人輕便的服裝，背了禦寒的衣毯。有的皮鞋加釘，有的繩底軟鞋。尖鋒的手杖在手，簡便的食物飲料背在皮袋中。一個老年的嚮導在先開

路，不過已不是小說中的 Bastian 了。

天氣正熱，幸而走不多路就有茂林，而漸高漸多微風，尙覺比平地爲涼。山路並不艱險，景物亦覺平平，好在是大隊，趁熱鬧走去，毫不困倦，忽然，路漸高漸窄，穿過一嶺，回頭看時，落日滿照平湖，此種景色，絕非僅僅浮游湖上者所能想像。

山路起伏，沙礫絆脚，大家都覺勝景的代價也付得不少。每當路面上傾時，則大腿面上的筋肉牽掛作痛，總想有下傾的路；當遇下傾之時，又因小腿後面的筋肉牽掛而痛了。尤其是女子們，今天真是破天荒的步行了，這是天下多少男子也是無福享受的，他們居然滿在眼底了。老嚮導知道他們幾步一息的態度，他說：

「走過這山頭，我們就在後面的木屋過夜了。」

最美的落日已在山後消失，金紅的天空驟然的褪色，但見微綠的天中偷露一粒一粒的星光，一經注意，便愈數愈多，而月亮正弦，光照大地了。他們圍坐地上喫過餅乾與汽水，想晚間留在此地總是不妙，幸虧尙有月光，但山頂不比平地，日落後驟然寒縮，於是又

引起他們續走的勇氣，想動動取暖了。

驟見柏林茂密，地上是一片綠草，草面露珠，在月光中閃閃發亮。樹後是一所木屋，盡出門框中的紅色燈光，聽到他們大隊趕到的喜悅聲音，迎出一位老婦，老嚮導招呼之後告大隊來客進去休息。

「先生夫人們沒有晚餐過，我能怎樣的爲你們預備呢？」

「我們自己帶了東西。倘若你能爲我們做一個湯，那是最完美了。」

「好極了，馬鈴薯做湯，豇豆我去摘去。」

老太太正在泥漿石塊塑成的竈中燃點了樹枝，燒起湯來；他們就由老嚮導的陪伴走去了。

一片清淡的世界中，只留兩處光明：上面是一個月亮，下面是一個安納西湖面。沿湖邊斷續的星星燈火，有如天上星光的反照。火車的汽笛，夜鳥的鳴聲，鄉人的村歌，小孩的啼哭，在此山崖，都隱約能辨，當此天下衆生都在脚底千尺之下的境况，能不起「惟我獨

清」之感。正大家沈默中，老人發問了：

「先生們住在湖上哪裏呢？」

「Lathuille 附近。」

「Lathuille 是在這湖尖，一個小屋是車站。」

「這才對了。你看，那是我們的住屋，反正是村口第一家。」薛黛說。

「湖面狹窄的地方就是我們來的帶羅涯。」

「對了，這裏就是我們昨晚泊船時飛出黑鳥的。」說到過去，大家不禁恍惚，又追慕又酸楚，如重婚後之想念前妻。

「M. 章，這是瑪麗婀娜旦與父親同來看日出的地方了，還因此而引了非立波之來。」

「還因此而引了我們之來。」章鵬接應。

「一點不錯，」老人插語，「你們講的是秋之愛小說中人，聽說自從這小說做出，大

家就都要到這 Tournette 來了。」

「M. 壽對於秋之愛有什麼意見？」薛黛問。

「他的風景描寫我很喜歡，有幾處真是出神的。你們鼓勵我寫安納西遊記，我還不知道怎樣能夠與他的名作比擬呢。」

「風景太多，似乎氣悶一點，因為容易遺失結構的主體。」章非說。

「我的愛看風景確是出於性癖，所以總覺得他並不多。」壽說。

「你是畫家，是風景畫家，愛看風景是你的功課呵。」薛說。

「不過，」壽丁立刻辨正，「我覺得這部小說的風景，爲主角瑪麗婀娜且佈景，決不能嫌其太多。」

老人早就從旁邊走近一點，似乎有話想說。一聽大家的談話稍有中斷，他就插入的說：

「先生夫人們，我想我們的湯是可以預備好了。」

回到木屋中，一頂小板桌已經擺在屋中了。老太太分送每人一碗湯，熱氣騰騰的，這時真是需要了。六人圍坐桌邊，又取出袋中帶來的罐頭與麵包共喫。

「M. 壽，你還沒有說完秋之愛呢。」

「我以為，瑪麗婀娜旦是安納西風景的結晶。」

「可惜被非立波一把捏死了。」章鵬含似戲似恨之意。

「我倒認為這是作者把他捏死的。作者的描寫不必說了，就是敘述他的談話，亦滿繪純樸色彩。他說決不嫉妬非立波的過去；當非立波的舊情人到來時，非立波在兩面講了多少假話，瑪麗婀娜旦看了他的恍惚情緒，以為是自己得罪了他，所以說：倘若所有從昨天起我們所計劃的事是要使你發生心事或追悔的，實在告訴我，不要怕使我憂愁。這樣純樸的性質旁邊而有非立波的畏怯，欺詐與貪慾，真該羞死天下男子。」

「我卻覺得羞死天下女子，」薛黛插入，「等你說完我再說。」

「作者是這樣的殘忍，以此純潔如安納西風景似的瑪麗婀娜旦身上，偏要塗畫大

多數女子的缺點了。」

老太太看大家已經喫完，就來收拾盤碗，問要不要咖啡。大家不喝咖啡，於是搬開桌子，在屋中地上，墊起乾草，鋪上毯子，就預備在這裏睡覺。章非用壽丁的字句說：「我的殘忍，要在純潔的 Tournette 身上的草地裏去塗畫一下。」笑着出去了。壽丁續說：

「瑪麗婀娜且既承認決不疑忌非立波的過去，那末，不管阿爾上波夫人來否，非立波有情書給他否，都可不問的。實在，婚姻存在一天，這嫉妬一日不能除，即使非立波從來沒有情人，他也是要疑忌的。」

「我所要說他的就是這個言行不符。」薛續說。「最羞的，當初是拒絕非立波的懺悔簡直交代女工，不准再放他進門來，後來又悔了，還走到非立波的空屋裏想一見，卻已不見了。這真是我們大多數女子毫無決斷的大缺點，被作者殘忍而痛快的塗畫出來了。男子在這一點上是率直多了，雖然也有男子是到處說愛，說過使忘的，但非立波的爬山遠去，只託引路老人帶回一束鮮花給姑娘，是十分男性的美麗。」

大家圍坐屋中墊毛毯的地上，愈談愈起勁，諸葛說：

「就是這木屋地上，瑪麗婀娜且與非立波都先後住過一夜的呢！」

「我倒不以非立波爲然，」章鵬說，「他是過慣了巴黎生活的人，爲了一個小女孩偏要來犧牲一切了；他與阿爾上波夫人斷絕十五年的關係，哪裏是出於志願的，不過二者不可得兼，就只得丟了他。這何嘗是男子氣象的？」

「正如作者所說，」壽丁看一看大家的面色，「男子有三次試驗的機會，其實連一千次一萬次也是有的，而女子也是同樣的有無窮次。不過，在事實上，不必第三次，不論男女，第二次就是不純潔的了。自從婚姻有了制度，凡第二次都不純潔了，因爲他知道對於第一次負道德上的責任，所以，他對第二人非誑騙不可，或者不承認過去的事實，或者說與第一人的關係原來是身心不在的。這在他是不得不然，因爲，婚姻只允許一男一女的關係，如果不這樣解釋，便違犯婚姻原則。」

「一次失敗的人就不再結婚了嗎？」薛黛問。

「只要沒有婚姻制度，就可打破婚姻是賣絕的傳統觀念，從此不必對婚姻制度負責，也不必對第二愛人說謊了。然而天下癡男女總是不願聽到情人老實說出與別人的愛情，卻獎勵情人說騙的說終生專一的愛他。」

「倘若真的終生專一豈不很好嗎？」章鵬責難他。

「不過，倒是假的當中還有一點生趣。你只要去看，凡完全真的時候，必定如在深坑，於是就要想法與人暗通信札了。你們想，在青年時以談情爲生命的，忽然於結婚之後變爲罪命，這是何等難受的變化。如果是一個十分負責的人，當然，連偶然的思想別一個異性身上也是應該認爲罪孽的，這將如何生活呢？」

「你的思想如此玄虛，不知你將來過一個怎樣的婚姻生活？你是要十二分的忠誠於一個人的呢？還是要毫不說謊的對一千人一萬人說愛呢？」章鵬笑問。

「兩種裏面必能做到一種。實在，不能做到也不要緊，只要這樣的說出就痛快了。小說就是爲不能照小說實行的人而做的。在藝術上，說出就算是做到了的，藝術家在遠遠

的地方畫一個好看的箭靶，使人捨命的愛好去射，他的責任已盡；射得準不準是別人的事。我們在這裏如此有小說意味的景物面前，切勿錯過機會，自己抑制這景物引出來的我們的思想與說話。天下夫婦大多數是不快活的，我要用這個畫餅給他們充饑。人生與小說一樣，能夠有驚天動地的結構最好，得不到，只是過平庸生活中看看峻險美麗的畫景，也就如身歷其境的快活過去了。所以，像黛姐那樣學畫的，看了這安納西的美景，應該多多作畫，供給不能到這裏來的人去看，我們也各人用文字描寫這風景地，也算一個畫餅，供給饑餓的人。」

「如此談論確是我們這景物中應有的點綴，這是我們的畫餅。」章鵬說。

「餅是喫過了，現在是應該睡覺了。不要醒不過來看明天的日出，雖然日出也只是畫的，不過倒不是一個餅的價值可以替代的。」

旅行的疲勞與旅行的快樂使他們立即睡去；然而，就因為這個緣故，使他們不能立即醒來。老嚮導再三的叫他們：

「先生！先生！看日出要來不及了！……昨夜儘是談講，我是說，今天要起不來的。現在真醒不過來了。先生！先生！」

「呵，幾點鐘了？」

「我不曉得幾點鐘，不過看日出的時候是到了。」

一個一個的相遞叫醒，大家急忙起來了，壽丁到門邊去偷看，究竟太陽起來到什麼程度了，但一望黑漆，只有寒風從微開的門縫刺入，有如白刃，他連忙關門，回向老人說：

「太陽還一點沒有起來，冷倒是真冷呵！」

「看日出自然要沒有出來時看的。」老人回答。「從一點沒有黑暗中看他怎樣發生第一絲光線。外面是冷的，衣服要多穿一點。」

室外是一片黑暗與寒冷，幸虧老太太的一盞紙罩提燈，大家靠着這豆大的光明走路。老人大概是爲了敷衍日出前等待的時候，所以在滿天星斗的黑暗中東指西劃的講解，反直一片是黑暗，除了對此黑暗夜色引起一點疑懼以外，真是不值一聽。可是日出真

是開始了。

當天與山劃出隱約的曲刻界限時就是日出的開始。這天上驟然染了桂紅，而且漸斑斑駁駁變化；山呢，一筆暗紫帶綠，沉重，剛強，堅實，凡天下的巍峨都在這裏了。星光漸少而漸淡，紅的天色愈加燃燒他少壯之火，直線萬條，輻射雲外，不知他到幾萬丈而止，於是一片白雪，宛然如白布摺疊，稜角凜凜。回頭背面層巒，已被日光照耀，玫瑰紅的散片雲下，擺出神鬼迷陣，真引人登臨呵，然而決非真實。羣山之下是如鏡綠水，這是安納西湖，從形態而決定，但他的顏色是變幻已極。

日出是每天有的，湖景亦必隨時逞其變化；人們鼓起勇氣，竭盡奔跑，算是看到今天的日出與此刻的湖景。這大隊的遊客今天的所得不在於看了日出與湖景，卻是在於從這奔跑所得的這個新覺悟。

正如爬山一樣，無論什麼盛大的感情，到了最高峯以後，下來時是沒有什麼可記的了，——可記的就是上去時的追憶與體味而已。章辭與他們的客人就是這樣的下去了。

十一

這一切都是往事了，七年前的事了。他們回到中國擔任教課，他們入國民黨，聽總理遺囑，他們加入北伐，順長江而東征。他們回到中國，想灌灑法國美景中所涵養的熱血。然而都是往事了。七夕的月色如舊，湖山一切，絲毫沒有變易，只要拏出薛黛的畫幅來，可以看見完全是一個樣子。然而人事是經歷得多了。

惟有悲哀最能滋生希望，回想過去雖是悲哀，而悠長的未來完全在我們手下，可以讓我們致力。正如一本書，翻過的頁數最可增加繼續翻閱下去的經驗。

風景就是最好的書本，你一頁一頁的看過去，凡各人所需要的，都可在這字句間求得。

湖山雖然未變，章薛兩人，從回憶七年前往事的悲哀而新得七年來未有的滋養。且看他們幾年後不灑這所得的熱血在中國土地！

一九二九年十月

蒲爾志湖

會仲鳴著

蒲爾志湖

——詩人的湖——

沙維華——Savoie

山明水秀的沙維華！

在歷史上，曾爲歐洲列強窺伺爭奪的區域，不知多少健兒流血於其空谷中，陳屍於其溪流旁。在地理上，界於意瑞法之間，如今已歸入法國的版圖了。在文學上，沙維華算是浪漫主義的「搖籃」。

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以前，古典主義漸漸衰微，一般的作家只知崇古，只求模擬，謹守規則的裁判，絕無生動的文思，用冷淡的辭采，爲理智的敘述。及盧梭出，首倡返於自然，

一面著書攻擊虛偽的社會，一面作文描寫飄逸的風景，似在黑雲密布的天空中，放出淡微的陽光。他在文學界，已是浪漫主義的先驅。大革命以後，中更變亂，復經帝政，文藝思想，亦受壓迫，新文學的發展因而停頓，浪漫主義的運動，遂由鄰邦的文學家繼續提倡，而輸入於法國。英的擺崙 (Byron) 德的歌德 (Goethe) 或具豪俠的氣概，而寫悲涼的詩歌，或含熱烈的情感，而與浩渺的愁思。他們都樹起新文學的旗幟，以爲號召，使浪漫主義如奔濤澎湃，一瀉千里。同時，法國詩人文士如史代埃夫人 (Madame de Staël)，夏多布里痕 (Chateaubriand)，拉馬爾丁 (Lamartine) 等，先後輩出，向古典主義派攻擊，正如初升的朝日，消殘霧，排浮雲，光輝四射。浪漫主義得此數人的努力，遂日益興盛，直至千八百三十年，許峨 (Victor Hugo) 等繼起而奮鬪，卒使新主義完全成功，爲文學界開一新紀元。

盧梭，擺崙，史代埃，夏多布里痕，拉馬爾丁諸人，都是浪漫主義的先驅者或奮鬪者，而他們與沙維華卻都發生密切的關係，或流連沙維華的景物，而詠爲千古不沒的詩歌文章，或來往沙維華的湖山，而留着無限的情史逸事，所以我們可以說沙維華沒有那幾個

詩人文士，沙維華的好湖山或亦泯滅而無聞，那幾個詩人文士沒有在沙維華居住，沒有留意過沙維華的好湖山，他們的詩歌文章或者也沒有那種柔婉的情緒和悲愴的興感。那幾個詩人文士，既是浪漫主義的先驅者，或奮鬪者，那麼，沙維華自然是浪漫主義的「搖籃」了。

沙維華有皓白的雪山，明滅天末，沙維華有碧藍的邱岡，映媚煙中，沙維華還有三大名湖——麗芒——安納西——蒲爾志——三湖的形勢，完全不同，三湖的波光，亦完全不同，但是三湖的邊岸，都有浪漫主義的詩人文士的履跡，三湖的勝境，也都經浪漫主義的詩人文士的詠敘，那是完全相同呢。

盧梭 (Y. Y. Rousseau) 少年無所依歸的時候，就是在亞勒西湖畔，爲華倫夫人 (Madame de Warens) 所收容，華倫夫人愛盧梭，天真而多才，盧梭慕華倫夫人豔麗而溫柔，他們遂由朋友而成爲情侶，現今亞勒西城盧梭街十三號，尚有盧梭的舊寓，使人徘徊屋前，終不能忘卻那個又和靄又嬌傲又放浪又暴躁的美少年呢。盧梭與華倫夫人在

安納西不久，便遷至蒲爾志湖附近的蒼白霏城（Chambery）。他們的小石屋，係在城南查爾默村（Les Charmettes）。他們從千七百三十六年至千七百四十年，在那裏度過四十年溫柔的光陰，那時，盧梭只有二十四歲，華倫夫人已過中年了，所以盧梭愛敬她和慈母一般，他後來在懺悔錄中說道：

「在這裏，我的夢想開始啓發了，在這裏，我度愉快而又迅速的時光，然而我在那時起，纔覺得有人生的樂趣呢！」

盧梭又在懺悔錄紀述他們遷入小屋時的情景道：

「我們回至查爾默村隱居，屋係康志耶先生（M. de Cronzie）的產業，在蒼白霏的郊外，極爲清靜，似已離城百里，兩岡之間，有一小谷，谷底，溪流潺湲，穿樹陰，濺細石而去，繞谷三四家，自成村落，我們的小屋，亦在其間，前有大園，園的下段種葡萄，園的上段植果樹，屋面森林，中多栗樹，稍遠有噴泉，更臨高處，羣山蒼然，綠草芊芊，可以牧畜，我們在此，得安居而過野人的生活了，我初到的那天，喜出望外，抱我的女友而接吻，我的淚珠，因欣喜

過甚，不覺脫眶而盈盈滴在她的顫際，我對她說：『呵！媽媽！今日是我們的幸福與恬淡的生活的開始了！』我們若在這裏找不到這兩種情懷，我們不用再到的地方尋覓了。」

離蒲爾志湖的二百里，離安納西湖約一百六十里，有麗芒湖，半屬瑞士，半屬法國，麗芒湖畔的日內瓦城（Geneve），便是盧梭的故鄉，近日內瓦的哥白村（Coppet），為史代埃夫人的居留地，她因酷愛自由，反對拿破崙的專制行爲，千八百零三年，被逐出境，遂亡命瑞士，與文學家剛斯東（Benjamin Constant）同居於哥白村，兩人學識皆極深遠，性情甚爲融洽，互相愛慕，遂結爲情侶，時或攜手散步橋邊，靜觀紅日西下，時或泛舟湖上，容與月光山影之間，見者皆疑爲天仙眷屬。史代埃夫人與當代以美麗盛稱的夏嘉密夫人（Madame Récamier）相友善，史代埃夫人不能回法，夏嘉密夫人亦時至哥白村探視她，與夏嘉密夫人同行的，有夏多布里痕，他們幾個美人文士相聚的時候，多爲文學的辯論，所以史代埃夫人在哥白村的「沙龍」成爲歷史上有名的會集所，也是浪漫主義的文社的先聲。在那時候，拉馬爾丁正當少年，久慕史代埃夫人的文名，與夏嘉密夫人的豔

名，恨無親睹顏色的機會，一日，他特行至哥白村，匿在史代埃夫人的寓所旁，乘她與夏密夫人乘車駛過時，他急跑出，匆匆一瞻，便即欣然歸去，爲人稱道不置。如此，可知史代埃夫人的著作，影響當時青年的思想，極爲重大，因爲史代埃夫人不特天才高，感情富，她還是一個慕豪俠氣概的女子，愛激烈奔放的生活，所以當代文學界都視她爲領導浪漫主義的燈塔呢。

在哥白的對村有默陸希村 (Mellierie)，村依湖畔，多險峻的巖石，潮聲打岸，激爲怒濤，往往穿空數丈，盧梭在朱麗 (Julie) 小說中，敘述朱麗與她的情人，嘗泛舟遇風，至此逃避，後來擺盞遊麗芒湖時，曾於千八百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夜，泛舟過此，憑弔古蹟，正欲詠詩，忽然風浪大作，舟觸亂石，幾乎沈沒，擺盞既歸，每語人道：

「我得在那巖石邊，也遇着暴風雨，真是我終生的大幸事呢。」

在安納西湖，麗芒湖，雖多浪漫主義的詩人文士的遺宅或逸史，但還不及蒲爾志湖引起研究浪漫主義之特別留戀。蒲爾志湖是屬於一人的，專屬於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

的，那個詩人是拉馬爾丁，那個湖自經拉馬爾丁居住過，詠歎過，更留下一段韻事，而拉馬爾丁自與他的情侶相遇於湖上以後，便大啓發他的詩才，詠成十數篇的絕妙詩歌，在法國的文學史中，算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傑作，所以直至如今一般人都稱蒲爾志湖爲「詩人的湖」，又稱拉馬爾丁爲「湖的詩人」。

二

沙維華有沙維華特殊的空氣，沙維華有沙維華特殊的色彩，這些空氣，這些色彩，不僅在別的名勝是找不到的，就是一般人們在沒有沙維華徘徊瞻矚過，也決不能想像到沙維華有如何特殊的空氣，有如何特殊的色彩。

最近小說家白荷 (Berard) 在沙維華誌中，說道：

「每處名勝，都有引人遊覽的特點，每處名勝，也都有何時宜於遊覽，何時不宜於遊覽的時節，只有沙維華，便不同了，到了春候，沙維華的山谷裏，東風和煦，羣花怒發，燦然與浩浩的天色相掩映，迨至夏日，湖光山影，互相爭碧，皓白的孤帆，每從波上，颯然搖空，綠而

去，直達天涯，縹緲始不可見，秋季的紅葉黃樹，或搖曳水邊，或橫斜遠峯，嚴冬既深，遙峯積雪，長松懸冰，晨受日光，則暈紅似玫瑰色，夜照明月，則益覺皎潔無塵，沙維華的風景，真是隨時隨地，都使人流連呢！

盧梭居處麗芒湖，為時較久，所以他描寫湖上的景象，亦較別人瀏亮可愛，盧梭居麗芒時，正度他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所以他紀述湖上的風物，極為纏綿細膩，他在「朱麗」小說裏，曾說道：

「東有春花，南有秋果，北有冬時的白雪，在一霎那間，可以見到各季的風景……更有皎皎的遠山，明滅雲際，晨陽晚靄，朝夕在望……」

盧梭愛湖邊的「天然」，盧梭更愛「天然」中的偉壯驚人的形態，他說：

「平原縱美，不能使我戀戀不去，我所愛的，是浩蕩的急流，奇異的巖石，蒼翠的古松，黝黑的深林，或登陟千仞的高峯，或升降危險的峭徑，或臨深淵，或履峻壁，使我心戰身慄，我始引以為快……」

盧梭以爲湖景的美，是永遠不變的，但湖景裏的「人」因有聚散離合的境遇，對於湖景的觀察，遂生出哀傷快樂的情感，他在「朱麗」書中，敘述兩情人蘭橈并臂，畫樓共倚的時候，圍繞他們的山影波光，都會比平常更顯得秀媚，迨至兩情人分別，各在天涯地角，遙相想念的時候，不僅山際所縈抱的，是悲愁的白雲，水面所漾蕩的，是慘淡的綠波，有時連目前所瞻矚的湖山，亦忽然消滅不見，因爲兩情侶分離以後，心坎中所纏綿的，只有愛人的形影，腦海裏所潮上的，亦只有愛人的形影呢！

安納西湖在浪漫主義的時代，已有許多詩家文人來去那裏，近今的文學家如譚奈（Taine）德希靄（A. Theuriot），畫家如伯那（Bernard），沙巴（Chabos）都曾住過那湖邊，并且繪寫過那湖景，德希靄時時說：「安納西湖薄暮的時候，夕陽留在遠處，天末幾片殘霞，如美人的紅頰，何等可愛呵！」安納西湖入夜以後，月色如銀，橫瀉波上，輕舟容與其間，使人悠然有出塵之想。「無月的長夜，倚闌閒眺，河漢清明，羣星照耀，可以望見遠山的黑影。」

至於蒲爾志湖的景狀，描寫得最婉轉的，觀察得最精密的，自然是「湖的詩人」了。
拉馬爾在夏佛哀 (Raphoël) 小說中，述蒲爾志湖邊的秋景道：

「我到湖邊的那日，秋風已漸起了，但天氣還溫和，羣樹的亂葉，爲晨霜所欺，變爲粉紅色，飄散空際，爲暴雨驟至，煙霧濛濛，浮繞山谷，徐升至高處，將遠山盡掩，只餘幾片遙峯未沒，爲渺茫的滄海中，露出兩三荒島。」

他在湖邊小住，秋候漸深，他又寫道：

「初雪已下，將遠峯的松杪染作白色，我已不能在山中散步了，十月底的溫和氣息，沈聚於山谷裏，湖邊的空氣，與湖上的波浪，尙微暖可近，白楊徑間，正午時，受陽光所映，枝影參差，密布地上，深山的聲籟，亦時時聞到……」

他流連湖濱，直至秋末，臨高望遠，又述所見道：

「如今已經不是秋候了，日光從雲隙射出，照耀四遠，覺得冬天尙帶暖氣……有時，晨起，忽見微雪片片，如天鵝的白羽，飛翔空際，輕覆晚開的玫瑰花，與園隅的長青草，正午

日出，薄雪盡融，湖光更清麗動人，最後的殘照，浮漾波間，作光明滅……巖旁的無果花樹，葉尚未落，疎枝倒映湖面，隨風搖蕩，斜陽留影巖石，石色更暈紅如醉……」

蒲爾志湖的風景，既如拉馬爾丁所述，蒲爾志湖的形勢，究竟如何呢？我們在天色漸暮的時候，登湖旁的孫卜德岡（Chambotte），下窺全湖，湖的形狀，明白如畫，極像一美人橫臥於深綠的織草上；向南，近蒼白霏城，在德細維村（Tresserve）微高處；如一嬌首，稍下，旁雷克斯城（Aix），彷彿如見一肩一臂；再低，近聖伊洛遜（Saint-Tunocent）與沙爾維山（Montagne de la Charve）之間，纖細如腰，從此以下，湖面漸寬，直達康徐（Conjux）與沙狄恩（Châtillon）兩岸，似古代的長裙，拖曳過踵，飄飄然欲憑風而飛；與德江道院，依傍湖畔，若隱若現，似一白玉的環佩懸於衣襟；遠近的淡雲輕煙，徐徐而下，微颺湖上，又似舒卷的薄紗，籠住秀媚的纖軀。我們對此形態，忽覺茫然，如見「湖的詩人」的情侶，還徜徉於沙維華的青山綠水間，我們憶到「湖的詩人」的情侶，我們就不能不想起拉馬爾丁與查理夫人（Madame Charles）在湖上所經過的韻事，更不能不述及他們在湖

上所留下的情史了⁴

三

千八百二十年浪漫主義的運動成功前十年詩人拉馬爾丁的「沈思集」出版，大引起文學界的注意，因為集中的詩篇，都含濃密的情感，飄逸的風格，音調和諧，意思新穎，脫去當時古典主義的枯澀拘泥的氣味，而開後來浪漫主義的光明燦爛的途徑，「沈思集」中有「湖」詩一首，是拉馬爾丁於千八百十七年在蒲爾志湖邊所詠的，此詩所敘，就是詩人與他的情侶查理夫人在蒲爾志湖的故事，悲惻婉轉，如泣如訴，字字都是從心坎吐出，行行都是用熱血寫成，拉馬爾丁詠此詩時，已經二十七歲，他是第二次到蒲爾志湖了，我們如今要追求前一年——千八百十六年——拉馬爾丁第一次到蒲爾志湖的情況，我們就可以知道拉馬爾丁和蒲爾志湖的關係，我們更可以明白為什麼蒲爾志湖會成了「詩人的湖」。

千八百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拉馬爾丁以王室侍衛，因拿破崙回到巴黎，隨禁衛軍

逃避至法國北境，在那時，國王準備赴比利時，各侍衛有主張跟國王出亡的，有主張護送國王至邊地，各自散歸田里的，拉馬爾丁贊成後說，出向衆人解釋，卒得同意，他既歸家，常閉居讀書，少與友朋來往，翌年，他因病至威斯（Vichy）休養，獨處無聊，遂決於十月初往蒲爾志湖邊，遊覽沙維華的名勝，他到湖邊靄克斯城時，遊客已稀，由友人的介紹，入白希耶（Berier）醫生所開設的旅舍，他當日就與白希耶醫生閒談，白希耶醫生對他說：

「拉馬爾丁先生，你在此時來此休息，極爲適宜，因爲許多遊客都離去了，全城異常冷靜，可以安心療養，就是我的旅舍中，現在也沒有幾多客人，只有兩位老姑娘，一位教士，一位商人，他們都很規矩，不愛吵鬧……」

拉馬爾丁隨後就跟一個僕人到自己的房中，走至樓梯旁，遇一少婦，態度窈窕，舉止幽嫻，首裹薄紗，匆匆行過，彷彿見着她的顏色淡白，露出倦容，拉馬爾丁就想這位美婦人一定不是剛才醫生所說兩個老姑娘之一了，他便問僕人道：

「這位太太，也是白希耶醫生家中的住客麼？」

「是的，先生，不過在飯廳中，你不會碰見她，她的房子，就是在你的房子的隔壁，她自從到此以來，極少下樓，她總是在房中用膳，她是巴黎人，她是現今著名的學者查理先生的夫人……」

那個僕人說罷，又低聲歎道：

「我們覺得她患重病，不過她異常溫柔，愛和小孩子親近，她雖然少與大家見面，但是人人都喜歡她。」

這一段紀述，是最近小說家加余露 (A. Cahuet) 在他所著「湖的情侶」中，用實寫的筆法，記載拉馬爾丁和查理夫人第一次遇見的情狀，而拉馬爾丁在「夏佛哀」書裏自述，卻與前面所敘的，稍有出入，他說道：

「我到湖邊後，日在房中閱書，時或登山陟嶺，瞻望遠景，倦極歸來，即進晚餐，餐罷，又回房裏，獨倚窗間而閒思，每每靜對碧空，碧空盡吸人的靈魂，如臨深淵，輕將心上的祕奧陳訴，晨曦初上，光佈全室，樓下泉流亦潺湲作聲，我始驚起，又進餐，又臨高，日以爲常，欲藉

此以洩胸中的抑鬱。

「時或憑欄向晚靜眺，見隔室的窗際，射出燈光，有一婦人，以手靠額，微掠黑髮，似亦如我懷有無限心緒。他倚窗看園中的月色，望天末的山影，我在夜景微茫中，只望見清白純潔的半面，匿於漆黑的細髮間，淡影寫在窗上，受窗隙的燈光所照，頗模糊可辨，她偶然作兩三語，或向女僕談話，他的聲響，清亮中帶外國腔，嬌媚中帶悲愁意，餘音嫋嫋，纏繞我的耳旁，久而不滅，使我非常的感動，這種聲音，我從來沒有聽過，就是在意大利，我也沒有聽過，這種聲音，是從齒際輕微吐出，如夜深人靜時，亞芸白島的小孩們在海邊奏鋼琴的音調一般，簡直是絕妙的樂曲，不是人間的語聲，我沈寂地聽着，絕不想到這種聲音，深深的打入我的心坎，永遠留住，終身不忘，我過了此一夜，便不再想念了！」

「但是，有一日薄暮，我從花園的小屏進來，我見她坐在木槿，向溫和的斜照裏取暖。我徐將小屏關閉，她并未聞到，她以為獨自一人在園中沈想。我因此可以詳細的瞻望她，而她又不見着我，在她與我之間，只隔着二十餘步的距離。葡萄樹枝的殘影，與將沒的日

光，在她的頸邊搖蕩，互相爭映。她的軀體，似比常人略高，好像『浴女』石像，飄飄然，使人愛慕她的風度，而不去細察她的形狀。她穿着輕鬆多折的衣裳，縞素的薄紗，緊貼肌膚，只露出一雙纖細的白手，抱膝閒坐。手中握一朵紅色丁香花，此花多野生在積雪的深山裏，不知何故，一般人稱許它做詩人的丁香花。她的紗巾，微微的樹起一角，遮覆額際，如一風帽，以禦傍晚的霧氣。她的嬌首，斜靠左肩，全軀有弱不自勝之態。她的長睫，掩過兩眼，似避夕照的光輝。她具沈肅的面貌，淡白的容顏，神態寂然，似一死像。但是此死像卻能引人神往，攝人魂魄，使人向光明與愛情的境地，而生活於快樂與幸福的光彩中。我進園中，稍走幾步，履觸殘葉，作聲機械，她始啓目顧視。她的兩目蒼藍如海色，向我遙望，似從遠處忽然射來，與我的距離若干丈。我從未在別人的眼光中，作一比例，我但覺得那對眼光，如兩顆明星，白數萬里外的天空射出，在深夜中向人照耀。他的鼻端，正如希臘人，她的額，高而多愁，她的唇，薄而帶悲態，唇的兩角，因之下垂，她的橢圓臉，從鬢邊以上，纖口以下，漸已消瘦，她的容態似非人世所常見的，在她恍惚如夢的沈思中，雜有痛苦與情慾的愁緒……

「我向她行禮，就匆匆的走過，低首無語，我因無意中，擾亂了她的幽思，頗露出抱歉的神氣，她當我走過的時候，兩頰也微呈暈紅色……」

在同一旅舍，兩個男女住客，偶然遇見，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爲什麼便發生互相愛慕的念頭，而在蒲爾志湖邊留下一段可詠可歌的韻史呢？在中國照迷信的習慣，就說是人生姻緣，前世注定，冥冥間有人爲他們牽合，在外國，也有許多人，相信這種逢遇，是屬於「天命」，不過我們要曉得拉馬爾丁在那時，正當少年，容貌清秀，舉止飄逸，是一個豪爽的美詩家，查理夫人既豔麗又聰明，嫁與老學者，雖出自己意，但年歲習慣，相差太遠，絕無夫妻的愛情，一個曠男，一個怨女，生在浪漫主義的時代，居處風景感人的湖山，又相逢於悲愁苦悶的秋候，自然會一見而情生，所以拉馬爾丁第一次遇着查理夫人時，不禁低聲歎道：「她真美呵！她真美呵……」而加余說在「湖的情侶中」亦說查理夫人見過拉馬爾丁以後，心中志忑不已。

拉馬爾丁見到查理夫人後，更爲關心她的生活，向老醫生探查她的身世，他遂知道

她係於九月十七日到湖邊，她的丈夫是巴黎的著名物理學家，娶她時，年已老髦，彼此雖有夫婦的名義，實如父女的相愛，她因得病，須至鄉間休養，查理年事既長，艱於步履，不能與她同來，所以她獨帶一女僕至白希耶醫生家中居住，她的病況危險，將不久於人世，拉馬爾丁聞罷，愀然奔回自己的房間，跪在木十字架前，虔誠祈禱道：

「咳！上帝呵！她的生命，已臨危險的境地麼？你可憐她罷！你救了她罷！」

拉馬爾丁於不知不覺中，已以對朋友的情誼對她，愛親族的誠心愛她，這次祈禱，是我們的詩人第一次的呼籲，第一次的悲痛了！

是年——千八百十六年——十月八日，拉馬爾丁泛一輕舟，欲往沙狄恩尋友，天朗風清，湖面波平如鏡，舟行不久，拉馬爾丁遙見有一小白帆，從露克斯埠出發，他就認得這帆船上有查理夫人在，無何，風起雲飛，波濤撼空，查理夫人的小帆船，為狂浪所搖盪，幾至傾覆，拉馬爾丁就決定不去沙狄恩，令舟人移船近查理夫人的船邊。查理夫人因驚懼過甚，已經暈倒，拉馬爾丁抱她放在船板上，急將小舟泛至奧德江的岸旁。他又抱她到一漁

無限深情，都表露於沈沈對視的眼波中，加余靄說：「他們未曾相遇相談以前，早已相愛相慕了，現今既已相遇相談，自然更爲相愛相慕呢！」查理夫人先對拉馬爾了說道：

「你以眼淚給我，我醒時，叫你做弟弟，你也願認我爲姊姊……」

她又覺得此種語氣過於冷淡，急急的變爲溫柔些，而又說道：

「我只見過你的面，知道你的姓名，然而我早已認識你的靈魂了……」

他們既已互相認識，互相深談，彼此又述身世遭遇，似有同病相憐之概，她長歎道：

「設使你沒有受過艱難困苦，你沒有經過孤單悲慘的生活，你我的生命中，就少了一點相同的境遇了……我沒有見到你，我就可說我未曾見過我自己的影子呢……」

她忽然記到自己的病軀，將不久於人世，所以又對拉馬爾了道：

「我只是少年的影子，我只是美人的影子，我只是愛情的影子……你的心留住，留住你的心，給你將來的愛人，我是將死的人了，你只好給我一隻溫柔的手，扶我向黃泉的道路罷……」

拉馬爾丁聽完，泫然欲泣，拉着她的手而長吻，他的心裏又悲痛又愉快，他記起前數日與白希耶醫生的談話，覺得查理夫人的病狀，已入危期，她所抱的憂慮，亦非無因，并不是故作傷心語以動人。他又想到當此時，兩人得在沈寂的湖濱，窄狹的茅屋，對坐談心，幾乎不知是在天上，抑在人間，只覺着他們兩人以外，似已無所謂塵世，就是山崩地陷，他們埋沒其中，他們也只有含笑緊抱而同逝呢！

拉馬爾丁本來對查理夫人的愛情，純粹是男女的愛情，他想查理夫人永遠做他的情人，查理夫人的心中，也何曾不作如是想，但是她早已嫁了人，她不願瞞騙她的「老丈夫」，所以拚命的以理性抑住情感，也不過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罷了，她常常對拉馬爾丁說：

「我要拉住你的心，我先要說謊，我一生最恨說謊……并且驅來的幸福，在我看起來，絕非幸福，將來只有懊悔……」

她自己要以理性抑住情感，她又怕拉馬爾丁依然幻想，所以她也要拉馬爾丁和她

一樣，以理性抑住情感，她又對他說道：

「咳！要我重新再變更我的生活，已經太遲了，不過你要曉得，我是活着或已死去，我永遠愛你，像和露之姊妹愛弟弟一般……」

在查理夫人遇風的第二晚，他們兩人坐原船回露克斯城，不過那晚風清浪平，查理夫人伏在拉馬爾丁的懷中，他們頰頰相依傍，時時微笑，仰視天空的明星閃閃作光，既抵客舍，各歸房中安歇，他們的房，只隔薄牆，彼此的聲息，一一可聞，他們每每談至深夜，拉馬爾丁以口觸壁，祝她晚安，始解衣就寢，自是以後，湖畔的柳樹下，或山中的野徑旁，常見他們并肩閒步，攜手密語，查理夫人有時斜睨拉馬爾丁而說道：

「我愛你，設使我不告訴你，『自然』也會替我對你說：『我愛你！』或者我可以替我們說：『我們相愛呢！』」

拉馬爾丁樂極而呼道：

「再說一遍罷！再說一遍罷！」

查理夫人繼續說：

「我是你的，我是屬於你的和屬於我自己的一般，設使我要以我的心給你，誰也不能夠阻止我，你要我對我的身如何支配，我是全憑你的意思……」

她有時又對他說：

「當你情慾熱烈的時候，你要我把我的身體給你，我一定就給你，不過這種的犧牲，不僅有損我的人格，並且可以妨害我的生命……你那樣的時，不僅毀滅我無辜的情感，並且同時奪去我的殘生！」

查理夫人既以心獻給拉馬爾丁，她的身體，雖然依舊，但是她對於查理的信約，已經背叛，她何以如此拒絕拉馬爾丁呢？實則她自己知道她的病已無可救，又會傳染他人，所以她不願意拉馬爾丁為她而發情狂，為她而得痼疾。這也是她對拉馬爾丁的深情處，一個女子，一個多情的女子，對於她的愛人的憐惜，往往不是常人所能料到的。她可以不顧一生的幸福，她可以受盡世間的毀謗，她可以蔑視禮教的縛束，然而她總不忍她的愛人

爲她而悲哀，爲她而苦惱，所以我們可以說查理夫人與拉馬爾丁相愛的熱度，若非查理夫人的癆疾，早已達於沸點，還計算什麼良心的責備，還顧慮什麼世俗的譏笑，一般研究他們在湖上所留下的情史的人們，還在那裏探求究竟他們只是精神的戀愛呢？——亦稱爲柏拉圖式的戀愛——還是肉體的戀愛，這等工作，不特無謂，且亦無聊，因爲拉馬爾丁在「夏佛哀」書中，早已對我們告訴過，他們的戀愛，是純潔的，是超俗的，照平常的觀察，兩個男女的戀愛，往往分不開精神和肉體，然而有時也有例外，兩人間只發生精神的戀愛，而無肉體的關係的，亦非絕無其事，并且純粹的精神的戀愛，或許還比肉體的戀愛，較有趣味，較爲持久，設使拉馬爾丁對查理夫人的愛情，稍稍參雜些肉體的慾念，這段「愛史」或者沒有如此高尚，如此超脫，而拉馬爾丁的理想，或者也沒有那樣卓絕，沒有那樣清潔，至於他的詩篇，也不會有那種深摯的情致，高遠的意境，纏綿的心緒，所以他們只達到精神的戀愛，不僅是他們不得已的事實，也是文學界的大幸事！

我們說他們只達到精神的戀愛，是他們不得已的事實，並非我們憑空構造，我們再

述他們在湖邊所經過的幾段小事，便可證明他們也曾觸起「非精神的慾念」呢。

一夜，天氣溫和，河漢橫空，羣星閃耀，他們攜手散步於旅舍的旁邊，同坐於一廢園的牆下，並肩依傍，久無言語……無何，他們低聲細談，遠近沈寂，秋蟲似亦不敢作聲，恐亂他們的情話，查理夫人每聽拉馬爾丁發狂熱的請求時，一定對他說：「我愛你……我愛你，和一個溫柔的姊妹一般！」有時又對他說：「你不好對我多所要求，我們這樣的生活，不是大快樂的日子麼？我的朋友，隨我過這種大快樂的日子罷！這種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也是我一生最後的日子了……」拉馬爾丁到此只好敬愛她，安慰她，更不敢懷着別種的奢望，查理夫人說完這幾句話，以首倚靠詩人的肩上，他們的雙口緊緊的碰着，接吻許久，不肯離開，他們的接吻，固然是純潔的，但也是何等溫柔的，何等消魂的！他們談至夜半，始歸旅舍，行到中途，查理夫人忽擲拉馬爾丁的懷裏而呼道：

「呀！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和一個姊妹一般，實在是不夠的，我要愛你和慈靄的母親一樣！」

咳！查理夫人所說「我愛你和姊姊一般實在是不夠的」這一句，是她心中所要說的眞話，而未了的一句，不過要掩住自己的眞心，故意變了語氣，硬把理性來抑遏性感，這樣的苦衷，似極好笑，然亦太可憐了！

一日下午，他們又到湖畔的小岡散步，她永遠是依着詩人的身傍，走了許久，他們停住，遙望遠峯的秀影，倒映湖面，風吹波動，影亦隨之而搖蕩不定，她的病體，雖經長時間的步行，也不覺疲倦，她不好飲食的胃口，也知道饑餓了，拉馬爾丁就向牧人的破屋中，求得一碗牛乳，一塊乾麵包，她一邊食麵包，一邊微笑看她的詩人，她對拉馬爾丁道：

「我愛你的眼波……你的眼波向我沈視的時候，呈出有天才的精神……我愛你的聲音，那些聲音雖然說出無理的言語，但是我眞愛聽呢……我要你愛我！」

她說時抱住拉馬爾丁的首，而吻他的長髮，她的口裏又輕輕的歎道：

「我要你的顫依傍我的鬢……這樣的生活，何等溫柔呵……是的，你跪下來罷！我要你跪下，跪着的愛神呵！我眞愛你！我常常覺得你是世間許多女人所要夢想遇見的一

個愛神！」

到了斜日西下，餘照留在最高峯的積雪上，皎白的積雪，漸漸變為淺紅色，如盛開的一朵大玫瑰，排於翠碧的遠山間。他們見暮色從湖面徐徐上升，只好攜手下岡，同歸新舍。又過幾日，他們泛舟湖上，斜陽未落，全舟半受日光，半帶山影，他們並坐，瞻望風景，兩岸楓葉，深紅如血斑，浪聲拍岸，與野寺的鐘聲，遠相叫應，查理夫人忽對拉馬爾丁道：

「呵！我們一齊死罷！」

她的音響極為清明，她的態度極為閒靜，她說完此句話，歇了許多，又說道：

「呵！是的，我們一齊死罷！人間再沒有別的幸福，可以給我們，天上也再沒有別的美緣，可以許我們了！」

她舉目四顧，指着湖山而對拉馬爾丁道：

「你看罷！我們的一切環境，都已預備好，作我們的葬身地；你看那斜照，多美呵！它下山之後，明日或者不再出來了！你看那羣山，多青呵！它的影子，向湖面照着，或者是最後的

一次了！它的影子直遮我們的身上，好像對我們說：『你們用這塊大殮布，同沈至湖底去罷！』你看這裏的水波，又清潔，又沈靜，又深奧，真是一層乾淨土，我們葬在裏面，誰也不能驚醒我們的好夢，而對我們說：『分離罷！』世上沒有人再可以見到我們的雙影，世上沒有人再可以知道我們的祕事，我們的身體下沈以後，波浪便已依舊閉合，誰也不能找得了，我們的靈魂，團結成爲一片，向空間飄蕩，永不分散，我們的軀體，葬在湖底，只有波聲擊岸，隨風斷續罷了……呵！在這種愛情與『天然』的沈醉中，我們一齊死罷！這樣的死，只有愉快，沒有恐懼，此時不死，將來我們要死的時候，或者沒有這種快樂呢……我比你大幾歲，爾我的年齡，現今的相差，不大覺得，再過了幾時，你正中年，我已半老，我的容顏，亦將衰頹，所留在你的心上，只有過去的幸福，而你要找別的爱情了！你若愛了另一婦人，我將爲你的變節而妒死，你若因我而不樂，我亦將爲你的苦痛而憂死，呵！我們一齊死罷！將一切不可靠的將來，將一切最可怕的將來，都葬在我們最後最柔婉最痛快的一吻中罷！

他們猶豫片時，終沒有勇氣，一同投身湖裏，照查理夫人的念頭，我們可以知道她對

拉馬爾丁的相愛，實有「一往情深」的狀況，既不是平常的朋友交情，也不是姊弟的愛，更不是什麼母子的愛了！

他們不一齊死去，他們的好夢終被人驚醒了！他們的分離之期，果然到了！查理夫人因天氣漸冷，她的老丈夫屢屢來函催促，她不能不歸巴黎了！十月二十七日，他們離開邁克斯城，他們與蒲志湖分別，他們永遠不能再在這湖邊度甜蜜的時光了！將來詩人重到，湖山依舊，佳人已遠，只好獨依巖石，對遙巒而感歎而斷魂了！

他們離去湖邊，先到蒼白霏城，住在意大利街的一間小旅舍，他們同到城南查爾默村，尋訪盧梭與華倫夫人的舊居，查理夫人心中大有感觸，極爲沈靜，不作一語，拉馬爾丁帶柔婉的聲音問她道：

「你想什麼？爲什麼不告訴我呵！」

查理夫人握着他的手而長歎道：

「咳！我想我若能夠做你的『華倫夫人』……咳！她真幸福呵！她能夠爲她的愛

人而犧牲……」

他們在蒼白 霏城，停了一夜，第二日早晨，就向里昂出發，查理夫人爲避免人家的注意，獨坐車中，拉馬爾丁同一朋友，騎追隨車的前後，盡護送的責任，有時他們也跑到查理夫人的車中談敘，以解她的愁苦，車輪越向北走，她的面色越爲蒼白，她的心房的振動，越爲急促，而她的聲音，亦越爲低微，她因拉馬爾丁的要求，稍作微笑，并唱蘇格蘭的漁歌，唱到漁人分別的末節，口不成音，淚如雨下，伏在詩人的膝上，嗚咽不止，他們由里昂至馬江城，休息一夜，即當分別，詩人與他的情侶，匆匆接吻而相離，他後來說：「如是迅速的別去，如人裂開傷痕一般，要匆促的裂過，不忍多所留戀，爲怕聽得傷痕裂開的聲音！」他的朋友當日就回家中，他雖已與查理夫人告別，依然行繞她的旅舍，不欲便去，他的袋裏存款已罄，想再租車，直赴巴黎，而費無所從出，他只好將身上的金表金鍊，和舊時的軍服付質，得金幣三十五枚，他遂決定賃車，暗隨查理夫人的車後，沿途看護，他跑至查理夫人的旅舍，向車夫探問明日的路程，他又私賄女僕，要她在途中時以查理夫人的消息相告，他

曾述此次旅行的情況道：

「沒有難事阻礙我的計謀了，我得暗中追隨她的左右，保護她的平安……沿途我每想從車中跳下，跑到她的車內，在那車內，裝滿我的靈魂，而在我的車中，只有我的軀殼，絕不知風吹雪凍的痛苦了，我雖想再去見她吻她，然而終怕她見我時，過於感動而暈絕，再別我時，又過於悲傷而致病，我只有時時以此念頭抑住我的熱情……」

在半途，她因辛苦過甚，曾暈過一次，女僕急以告拉馬爾丁，他就下車以暖水熱她的冷額，許久，她始發歎息，拉馬爾丁即復回至自己的車中，他囑車夫和女僕，不要以真事告她，但他獨處，彷彿聞見查理夫人醒後呼道：「我好像看見他在這裏，設使他還在這裏呵！」他急又跳下，然而她的雙馬已奔馳北去了，他仍回原車，一直追送至巴黎，兩車進巴黎城門時，天已沈黑，她的車向着自己的屋裏而停住，他的車轉向一間小旅舍，他找定房子，就行至她的屋前瞻望，屋臨森江傍岸，窗際燈光照耀，他還可以見到她的秀影寫在玻璃上，他想飛至窗外，以口就玻璃而長吻，無何，她開窗遠眺，長歎不止，他欲狂呼，然而終不敢使

她過於驚喜而致病，只在橋畔遙望！不久，燈火已熄，連此薄影亦不可見，真所謂「咫尺天涯」了！

拉馬爾丁知道夜已深沈，他獨自歸去，愁對寒燈，終夜不寐，翌日，他決心南還家中，未行以前，留一短簡，寄與查理夫人，此簡雖寥寥數行，然而纏綿婉轉，何等深情呵！

「我一路跟你到巴黎，我暗中保護你，我沒有見你已受愛你的人們的照料以後，我終不能離開你，我也不忍離開你，昨宵夜半，你開窗望羣星而歎息的時候，我就在你的窗下，你或者可以聽到我的聲息，現今你接到此信時，我已隔你很遠了！」

拉馬爾丁回去的時候，覺得沿途的風景，與來時完全不同了！路旁的樹枝，撼空蕭蕭，嚴冬的北風，迎面索索，好像都帶悲愁的情感，並且好像對他說：「咳！你的愛人，她已經不在你的左右了！」拉馬爾丁越想越苦，多日不落的淚珠，忽然沾溼了衣襟，他以爲到了家裏，找得慈母的愛憐，看遍故鄉的風物，愁心可以稍減，那知道他的心坎，中了「愛神的利矢」，愈想拔出愈覺得矢的穿進愈深，他對着一片碧綠的芳草，就記起湖上的波光，他聽

着鄰舍少女的歌曲，就記起愛人的嬌音，他倚欄望薄暮的殘霞，便如見着她的顏色，他開步看空際的白雲，便如見着她的形影，他度日如歲，茫茫似有所失，他最快樂的時間，就是接讀她的書札，她的書札，都是表露真摯的愛情，寫滿委婉的辭句。

「你來罷！你來罷！」

「你對於我，竟作殘酷的責難，我真不能消受呵！我可以表示我愛你，實在是過於我愛一切人們！我可以離開世界，不顧種種的阻礙，投到你的膝傍，而對你說：我的身，任你如何支配，我是你的奴隸，我已失敗了，然而我自己覺得有幸福！我爲你已經作無數的犧牲，名節呵，榮譽呵，身體呵，我還管這些麼！我只要證明我是愛你的……我能夠爲你而死，已經是我一生之幸……設使你以爲人們的毀譽，可以不顧，我一定憑你的意思，而不顧人們的毀譽！當你愛我的時候，我總可以找到避身的所在，當你不愛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尋着一片草地，以掩遮我的殘軀……」

拉馬爾丁讀罷這幾行由心血湧出而和淚寫就的情書，更不能在他的家鄉，再作少

頃的勾留了他於千八百十七年一月五日，離馬江城而來巴黎了！

拉馬爾丁抵巴黎後，當夜就見到查理夫人於她的客廳，她已經是「學者的主婦」圍着許多名人，許多教授，她和他們談敘，狀極親切，她見拉馬爾丁進來，握手微笑——只是一個微笑——拉馬爾丁大為失望，蒲爾志湖上甜蜜的生活，已經不可再得了！她已經不是湖上所遇見的「情侶」了！她已忘記他了！前日書札中的情話，都是虛僞的了！他回到旅舍，中心悲傷，暗自飲泣，第二日清晨，他尚未起牀，接到她的長函，函中最熱烈的幾段道：

「是你麼？亞呂方斯！剛纔投在我的懷中，而即失卻，和匆匆逃去的幸福一般，就是你麼？……我正在自問，是不是上帝使你發現在我的面前？我又在自問，上帝還肯使你再發現麼？……咳！殘酷的人們，竟使我們分開了！我們和他們無怨無仇，他們為什麼要分開我們呢？我真想對他們說：『隨我去罷！你們知道，我並非屬於你們的』……他們走了，你本來可以留住，而我又獨自一人在此，然而天命不願意我們今夜過於快樂而死……上帝

許我愛你，亞呂方斯！我相信上帝許我愛你！上帝就是禁止我愛你，我也不能不愛你！並且我愛你的熱情，或會因他的禁止而時刻增加呢！呵！不，上天是公正的，上天既已使我們接近而相親相愛，便不會再使我們忽然分離了……

「呵！我望今夜快快的飛過，今夜沈沈，使我苦痛……我不會記錯了麼？你真是來了麼？你和我都住在一城裏，咳！要等到明天，我纔能夠確定你已近在我的身邊了，要等到我再見到你以後，我纔能夠確定我實在有幸福了……」

「你答復我幾個字罷！你告訴我，你是永遠愛我罷！你的柔語，可以打進我的心坎，咳！我真愛你呵！這種幸福，難道不許我享受麼？」

「我親愛的小孩！我不多說了，我希望你可以安安閒閒的睡幾點鐘，在這一夜中，我祈禱上帝使我們再有明白的相見……你睡了罷！明早你起來的時候，便可以收到這封信了……」

「我的愛神！我的亞呂方斯！我的心，感動極了！我要快樂死了！我愛你的真情，我實沒

有力量可以向你說呢！」

兩個情侶，在巴黎常常會面，避着許多人而會面，近郊的森林中，在濃密的綠陰下，時遇見他們的儷影，冬盡春來，野花怒發，羣鳥歡唱，使他們更覺相聚的日子，不易再得，目前的幸福，切莫放過，他們有時停止古樹旁，沈沈相看，嫣然一笑，他們有時並坐巖石上，深接吻，誓同生死，查理夫人愛拉馬爾丁，愛到極點了，她說：「我不怕死，我知道死了，然而我只願能夠愛你！」她說：「苦痛是什麼一回事？若使苦痛不會殺死，這種苦痛，便不強烈了！」她的愛情異常狂熱，一變平日閒靜的常態，她對詩人道：

「不是你，也不是上帝，可以奪去我愛你的心了！這種愛情，和我的生命的原素一樣，我離去塵世的那日，我就帶去這原素而與之同盡……」

「我的天神呵！我如今不怕死了！我只怕你離開我了！我是屬於你的，你愛我罷！你永遠愛我罷！」

詩人快要離開她了！

她所怕的慘事，快要到了！

她所不怕的死神，也快要接近她的身旁了！

拉馬爾丁因家庭的催促，不能不歸去，千八百十七年五月六日，是他們最後的相見的日子了！

他們想不到這日就是他們最後相見的日子，他們約定八月中在蒲志爾湖再會，他們希望再在湖邊，尋覓去年的愉快，再在湖邊，繼續去年的遊興！

五月六日，他們在巴黎蒙騷公園相會，他們心裏有許多話要說，終於不能說出，他們只好無語相看，他們此時，希望生翼並飛，直入雲端，他們此時，又希望相抱而死，化爲雙禽，深藏林際，然而他們只是兩個情侶，他們只是兩個人，他們不能遠飛，他們又不敢同死，他們僅能揮淚分別，拉馬爾丁先行，拉馬爾丁又回來，他們緊緊的握手，他們淒然相離，拉馬爾丁不敢回首，查理夫人立着不動，她知道此次的分散，終無再見的機會，她知道自己的病，日益沈重，不能再至蒲志爾湖了！

果然，八月二十一日，詩人又到湖邊了，他等她，他日日等她，他時時刻刻等她，她終不來，她已經病重臥牀，不能來了！他重至去年與她同遊的巖石畔，他孤坐終日，他的心如刀刺一般，地的淚痕，隨風飛散，他太悲痛，他不能不把悲痛說出，他即刻寫了一篇哀感頑豔的「湖」詩，蒲爾志湖因此詩而得名，他們的愛情，也因此詩而千古了！

拉馬爾丁在湖邊等查理夫人，她實在病已沉重，不能離巴黎了，她只好瞞騙他，安慰他，叫他不來看她，他覺得蒲爾志湖的綠波，雖然同去年一樣的柔潤，但是有時又像離人的愁淚，飄流不息，蒲爾志湖的夜月，雖然同去年一樣的皎潔，但是有時又像遠客的悲容，慘淡可哀，他閉目靜思，所見到的，是他的愛人，他殘宵作夢，所見到的，又是他的愛人，隨時隨地，查理夫人的形影，始終不離他的想像，他不能再在蒲爾志湖留戀了，這湖的景物，容易引起他的悲感，太使他傷心了，他在此時，曾對人說：「此世界使我懼怕，我不能再活在此世界了……」他既回至馬江城，就想跑到巴黎，然而他的旅費缺乏，他的家人又不放他遠遊，他由查理夫人的醫生處，探得查理夫人的病狀，他憂悶至數夜不能成眠！

十一月十日夜，查理夫人勉強坐起，寫一封長函給他，這封信，多少悽婉，多少纏綿，使馬拉爾了痛心斷腸，不忍卒讀呢！

「我不能夠早早的告訴你我的病軀，稍爲強健，我真苦痛！前幾日，我極爲衰弱，所以不能執筆——我現在漸覺痊愈，我受盡許多的困苦，我或者可以活在世上，我活在世上，可以贖我的罪過，只有如此，上帝還可以恕我……」

「你寄給我的幾封信，我都收到了，現在呢，我的朋友！那些信，隨便可以給別人看了！我不能夠再接你的信，并且我也不想再接你的信，你也不用答覆我這封信了！我本來還不可以寫這封信，然而我怕你憂念，我不能不勉強起來，我相信上帝也以爲我應該安慰一個小孩子，一個那樣親愛他的母親的小孩子，我并且知道這個小孩子是很規矩的，上帝一定許可我待他和朋友一般……」

「我終以爲不能和你再見了，我如今稍爲強壯些！你要保你的身體，不用來看我了！我以為你不來看我，還爲妥當……」

「再見了我的朋友！我愛你，永遠和一個慈藹良善的母親一樣！」

查理夫人寫這封信的時候，已經幾乎不能說話，眼已經幾乎不能觀看，然而她實在愛拉馬爾丁，她不能不寫，她有時也希望可以再活着，可以再愛拉馬爾丁，可以永遠愛拉馬爾丁，她存了這種希望，她與「死神」爭鬥，一面拚命的爭鬥，一面遙遙的想念她的「小孩子」，過了五星期，她已氣力衰微，不能不脫離塵世了！千八百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詩人的情侶死了！詩人的心碎了！蒲爾志湖永遠不能再見他們的雙影了！查理夫人臨死之夜，時托爲她懺悔的教士，將她的木十字架，交與拉馬爾丁，以爲紀念，過幾日，拉馬爾丁又得到她的醫生寄給他一封短札，并她寫完而未寄發的手書數通。

醫生的信道：「你要有勇氣，你要知道，這是上帝的願望！你不用在地上找她了，她已升天了！她臨去的時候，她刻刻呼你……星期四早，晨陽初出……她已遠離人間了……她留下幾封未發的函件，她托我交與你，那些函件，直到她手已凍冷，不能再寫的片時，她始停筆，最後的筆畫，依然是你的名字……」

查理夫人的信，像日記的格式，紙上染滿淚痕，有時寫罷幾字，又停了數日，始再續下。可以見到她在危病之中，無時無刻不想拉馬爾丁，也無時無刻不想留着幾行溫柔的言辭，以安慰拉馬爾丁，她的第一封信道：

「呵亞呂方斯！呵亞呂方斯！我的弟弟，請你恕我，恕你的姊姊瞞騙了你許久……我早已不希望和你在沙維華有再見的日子……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經危險，我活在人間的時期，早已有有限，我也知道我不能再有從前的幸福了……當我在蒙騷公園對你說『再會』的時候，你雖然不明白，但是上帝已經知道我的苦痛了！在那時，我是說我們在天上再見，我們在天上永遠相憐，永遠相愛罷！小孩子，我求我的醫生瞞你，我又求他助我瞞你，使你早些離開巴黎，我不願你近在我的身邊，親眼見着我的痛苦，你若在這裏，你的心就要分碎，你的力也就要耗盡了……并且……請你恕我，我完全告訴你罷……我不想你看我的逝世……我要在我未死以前，有一層輕幕，遮住這種慘狀……咳！咳！真冷得可怕呵……我自己覺得如此，我自己見着如此……亞呂方斯！我要在你的腦海中，永

遠留着你所崇拜你所愛憐的美人的形影……然而現在呵，你不用再到湖邊了……你不用到沙維華等候我了！再有幾日，兩日或者三日，你不必到別地方等候我了！我的靈魂將隨時隨地，纏繞你的左右了！

她想留下一件紀念品給他，所以她又作第二封信：

「……我有一個十字架，昨日教士來此，爲我懺悔，我托他將此『聖木』交給你，我已經將我的心緒告訴他……上帝已經恕我了！他是寬大的，他是仁慈的，他許我愛你！我若還活在人世，你是我的弟弟，我是你的姊姊！我若就死去，我在天上，永遠是你的『安琪兒……』」

她怕拉馬爾丁因悲傷過甚而損害身體，所以她又寫第三封信，不特安慰他，且望他另找幸福，以解愁懷。

「亞呂方斯！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明天，恐怕就不能夠再說了，我死之後，你萬萬不可以死，我在天上，時刻保佑你……你愛我了！你還應該愛別人……上帝一定爲你找

一個終身的伴侶，亞呂方斯！你不要爲我而輕生，我在天上，只有禱祝你有幸福，我不會爲你的幸福而嫉妬！」

她的病態，日就危急，她的第四封信，只有幾個字，她的死期日近，她與詩人長別了！

「亞呂方斯！你在那裏呵？我拖到桌旁，想寫幾行……然而我已經看不見東西了……我只覺得點點黑斑，在紙上浮蕩……亞呂方斯！我不再寫了……呵！最少還可以寫幾個字……」

她就微閉雙眼，淚珠脫眶而出，她病目模糊，似見拉馬爾丁立在她的面前，她舉手抓他，她的兩臂，已經不能動了，她急急的把筆尖在紙上拖過而書道：「亞呂方斯！再見罷！」

查理夫人死了，然而「詩人的情侶」卻沒有死，拉馬爾丁已經在他的許多詩篇——如「湖」如「十字架」如「回憶」如「孤獨」——裏，描寫「她」，追想「她」，我們研究法國文學，就知道有拉馬爾丁，知道有拉馬爾丁，就不能不知道「詩人的情侶」因爲這位情侶，是詩人的「詩思默啓者」，詩人自愛她以後，詩人的作品，細麗密切，委婉柔

厚，多是絕唱，而又有盪氣回腸，一波三折之概，使人詠竟，不能不揮同情之淚！拉馬爾丁常說：「一個人缺乏了，塵世茫茫，全已空虛！」他所缺乏的一個人，就是他的「情侶」了！她臨終以前，雖不能與他再見，但他若知他這樣想念她，她在天上，亦只有微笑！冥冥中如真有所謂天堂，他們現今，一定久已相遇，依然攜手相看，時時並肩，往來於蒲爾志湖畔呢！

四

我們如今到沙維華，必到蒲爾志湖——詩人的湖——我們就去看白希耶醫生的舊宅，詩人與他的情侶的房子，依舊保存，兩室間的薄壁，還留着詩人的吻痕，還染着情侶的淚點！

我們泛舟湖上，又到「拉馬爾丁谷」，那裏就是詩人第二次重來等候情侶的巖石，她終不能來，詩人在此，匆匆的寫就「湖」詩，她接得此詩，放在懷中，時時取出吟誦，恐怕詩人憂念，她還覆函給他說：「我的病軀已漸痊愈，我還能夠誦讀你的詩篇，你的詩篇，真使人感動呵！」

我們循「拉馬爾丁谷」，直至奧德江道院，那裏就是拉馬爾丁與他的情侶，第一次談心的地方，我們從小徑而登，到一小茅舍前，我們在窗外細看，彷彿尙見詩人跪在他的情侶的面前，她以纖手摸撫他的絲髮，他以首靠着她膝上，他們的眼睛，沈沈相視，好像說：「我們終有此一日呵！」是的，他們的靈魂依然回來，他們必不忘記蒲爾志湖面的綠波，他們亦不忘記蒲爾志湖邊的青山，湖畔的草色月光，都沾染着他們的「愛液」，湖畔的幽徑亂石都深印着他們的履跡，他們的靈魂，要重找從前甜蜜的生活，只有再到那裏去，我們不要驚醒了他們的好夢，我們不要攪亂了他們的情話，我們靜靜的轉回，我們快快的解纜，我們還是寂寂的離開「詩人的湖」罷！